**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**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**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**

 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 **—**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

[**前言 3**](#_Toc4380)

[**第一講 乙丑年五月廿二日 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 4**](#_Toc17333)

[**第三講 乙丑年 一九八五年 21**](#_Toc18428)

[**第四講 乙丑年八月廿三日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 38**](#_Toc11360)

[**第五講 丙寅年四月廿三日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  53**](#_Toc6971)

[**第六講 丙寅年五月八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  66**](#_Toc27523)

[**第七講 丙寅年冬月一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  82**](#_Toc4432)

# 前言

《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》為恩師  黃念祖居士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三日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期間，在北京居士林所作的一系列演講。  本書是依當時的錄音所形成的文字。

黃老曾對弟子們說：可將一些開示錄音內容轉成生動活潑之文字來向人介紹。文字可供學人反覆的比較，前頭翻到後頭，後頭翻到前頭，到處去看看，這才容易深入，這是文字的好處。恩師又曾在給愚的信中提到：**近來發現許多人會把重要的地方聽錯，所以又有聲帶，又有書的情況最好，聲帶聽著方便，內容又可從書中查對，這樣最理想。** 所以遵師所示，現將黃老住世時的開示錄音筆錄成文，依時、地、聽眾分類整理成書，此系列之講即是其中之一。

遺憾的是，此系列開示一直無法尋獲第二講的錄音，若當年現場還有其他人將此會錄音下來，敬請提供，功德無量。另外，為了方便學人閱讀通順，故將少數幾處文字做了些加減調整，特於此說明。

 承恩弟子妙圓敬述 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

# 第一講 乙丑年五月廿二日 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

作為佛學漫談，我這次來不是說法，更不是說開示，只是向大家匯報自己看經、實修的一些體會而已。那麼漫談，談什麼呢？就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之所以稱為漫談，就不一定要有一個專題。一般人都覺得這兩部經好像是很不同的，怎麼會連到一塊兒呢？這裏有三個因緣：

頭一個因緣，正果法師一直在講《金剛經》，現在正果法師生病了，我來代替，所以我們還有點接續的意思，所以從《金剛經》談起。大家都知道我寫了一本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而且三月份的時候，我就預備來向大家談這個的，後來廣化寺增信班那邊需要，我就跑到那邊講去了。那邊講的是《無量壽經》講的是淨土法門。當然我們這一方面也是要談到的，所以接著從正果法師的《金剛經》談到我所要談的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一個因緣。就是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也就是《阿彌陀經》，也就是從般若到淨土。這是第一個因緣。

第二個因緣，咱們居士林一恢復之後，開始印經。咱們念的那個法本，不是居士林印的，是我印的，供養居士林的。居士林印的第一部是什麼呢，就是《金剛經》。是秦譯、唐譯兩種，老居士有人得到了，有王XX居士寫的一篇序，這是秦、唐兩譯。接著就印《阿彌陀經》，印了三種《阿彌陀經》。於是王居士就提議叫我寫一篇序。印完了《金剛經》就印《阿彌陀經》，這個序我就說，居士林我們這麼印經是很有意義的，也就是我們修行的人的途徑，就是以般若為導，以淨土為歸。

我們拿什麼來導引呢？我們要有一個導航、一個方向、一個指南針，這要靠什麼呢？要靠般若，《金剛經》之類。但是我們這走到哪去？我們要有一個歸宿，以什麼為歸呢？就是以淨土為歸。這個「歸」字有幾個解釋。這個序是我寫的，我說「以般若為導，以淨土為歸。」這個「歸」字有幾個解釋：

一個是「歸宿」。總要有個歸宿啊，你在外頭跑，要回去呀，不然你住在哪兒？「歸宿」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得回家呀，回家得有個住的地方，要有個宿處，投個宿舍，「歸宿」。而且這個「歸」字也是一個「究竟終極」之義。什麼才究竟，什麼這個事才算圓滿呢？要以淨土為歸，匯歸大海。一切水流到哪兒？都要流到這個大海裏面去，淨土就是這個海。所以以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這是第二個因緣。

 為什麼要以般若為導呢？我們菩薩都要修六度，從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這是前五度，第六度才是般若。我們要修六度，但必須知道，前五度如盲，唯有般若才是有目。而且這個話回頭我可以從《金剛經》裡頭把它找到，就是這麼說的。所以常常有人批評人說：「你這個人是盲修瞎練！」他沒有目嘛，不就是盲修嗎。沒有般若，你就是行五度也是如盲，那還就免不了這「盲修」的批評。所以這般若為導，就如有目。一個人要行路，沒有眼睛怎麼行，不辨方向怎麼行。又有經上的話說：入佛的寶藏，是智慧為目。到了寶藏裏頭，你要拿寶，你得認，要得看見寶。那什麼是你的眼睛？智慧是你的眼睛。不然進了佛的寶藏，你看不見它，你不知道拿什麼。「信為手」，信心就是手。有般若才知道拿什麼，怎麼能拿到手就得要有信，所以信為道源功德本，所以般若為導啊。

反過來說，咱們很多在迷的人，如「大富盲兒」，大富的瞎眼睛的孩子，「日坐寶中」，天天坐在這些寶貝裏頭，珊瑚樹、水晶瓶、大金元寶，「為寶所傷。」讓珊瑚樹扎破了臉，讓水晶瓶碰破了腦袋，讓金元寶拌了，摔一跤了，成天在那兒受傷。這是「大富盲兒，日坐寶中，為寶所傷。」所以般若非常之重要，般若為導的重要性就在這兒。

以淨土為歸，那有一個很好的證明。最高的經就是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八十一卷，最後就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這不是再現成也沒有了。一部佛法就在這兒，佛一開始就說《華嚴》，一開口，成了佛告訴眾生，就告訴的是這個，把佛的全部之所得都給眾生了。那最後導歸到哪？歸到極樂世界。普賢菩薩是《華嚴》的長子，第一位大菩薩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世界。所以，以淨土為歸就是《華嚴》的宗旨，也就是普賢菩薩所給我們示範的，所帶頭的，他親自給我們帶頭！以淨土為歸呀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從《金剛經》談到淨土法門，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是第二個因緣。

第三個因緣，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一個因緣。有許多老同修總想問我：「你是怎麼回事？」這我首先要感激《金剛經》，是《金剛經》救了我，不然我已經是叛徒了。我這個叛徒又變成信徒，就是由於《金剛經》。

 我小時候跟著家長到廣濟寺來，這個廟裏沒有一個角落我是沒有走到的。在我十一歲的時候，那次是臘月初八，夜裏頭，晚上念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那天的那個道場非常莊嚴，從大殿繞著念，一直念到第二天的凌晨。當年這地方一直是甬道過去，通到天王殿，不是現在這樣。從這個大殿繞出去，經過甬道，經過天王殿，再從這兒繞回來，人就來回這麼繞，都是滿的。這鍵椎 (註一)也好，鐘鼓聲也好，念的也好。在那一天夜裏頭，我母親她們都走了，我還不肯走，還跟著大家繞，後來到了十二點多，才用車把我叫走。我小時侯是佛教家庭，一開始的印象是很深的。那麼為什麼又成為叛徒呢？這慢慢慢慢的，知識就增加了一些，就覺得不是僅僅參加道場、拜拜佛、念念佛，而就想看看這些佛教徒到底是什麼樣的思想和行動。就發現許多有名的法師、有名的大居士，他的名利心還是不淡，他在人我是非上還是很多分別，還是有時候是瞋恨，有時候是貪、瞋、癡心都不淡，還是一些計較分別，還是有這個佛教裡的機械心，勾心鬥角。我看到了在家、出家許多人的這個情況，這些有名的人。因此我就有了一個錯誤的結論，我說這些人修行了幾十年，敢情這個修行是不管事，要管事怎麼還是這樣呢？那時候念《活葉文選》(註二) ，有蔡元培的一篇文章，叫《以美育代宗教》，就想恐怕這個是對的了。這些人這麼念、這麼拜，實際上沒起作用。

直等到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，考試完了之後，書都不想看了，考完了，也不想出去玩，就把我母親的佛書拿來兩本，看了一本《靈魂論》，看了一本帶註解的《金剛經》。在看這本《金剛經》時，那就是不知多少次的，一次又一次的，從身而心，從頂到踵，如同甘露灌頂一樣，一陣一陣的清涼，一陣一陣的清涼，一切世間的事情都不能相譬喻。這就明白了《金剛經》的道理，我那時候就恍然大悟：不是佛法不靈啊，是這些個修行人辜負了佛法！

從這個佛法裏頭，也就看到了這一部《金剛經》的宗旨，就是「無住生心」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這就轉變了，就不是叛徒了。同時自個兒在這個時候也有一個體會，這「無住生心」不是一般主觀願望所能達到的。我要「無住生心」。你生心了就有住！就不是無住；你無住就不生心啦。 那時候，第一遍看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我剛二十歲，那時我一個體會，看來這念佛法門是很巧妙，你在念佛的時候就容易達到「無住生心」。所以從我個人說，也是從《金剛經》到了《阿彌陀經》，這個念佛。從《金剛經》體會到淨土的道理。而這樣一個體會道理，那剛是第一次開蒙，開蒙的第一課。經過這麼多少年的學習，這就深化多了。今天底下我們要談的，就更深化一些，有許多大德的討論、著作，他們的遺教。 那麼這麼多年的學習，回顧起來，當年這一轉還是正確的。當然是很幼稚、很膚淺，但基本上說，一部佛法也就是這麼回事！

這個「無住生心」的重要性，從六祖的因緣就很清楚。六祖是個一個字不識的勞動者，很孝順，自個兒砍柴擔水養母親，這麼一個人。他的這個信佛就是因為聽了半部《金剛經》，也就是這個「無住生心」。他給小旅館裏頭送水來，聽見一個客人正在念經。他就放下擔子聽，聽他念經。這個人念到「無住生心」時，他心中就豁然，他就問：「你這經是從哪來的？」客人說：「我這是從五祖黃梅那兒來的。」他就要去黃梅。從廣東去黃梅還不是太遠。那麼他就去了黃梅，他只是聽經聽到了這「無住生心」就去了。

 一個不識字，從來沒聽過佛法的人，就聽了半部《金剛經》，就聽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就是這樣的一個水平。可是大家知道，他見了五祖時候的問答，這個公案大家都很熟，我也還經常老說，因為這個公案實在是有意思。不老去提，咱們總是體會得有時候不親切。他就是這麼一個水平，沒有多少年的修持，一個字不識的年青勞動者。這就見了五祖，五祖一看他就說：「你這個獦獠，你也學佛呀！」「獦獠」那時候是罵南方少數民族的話，就好像「你這個蠻子」這類的話，不是恭敬的話。「你這個獦獠」，南方這種好像沒有開化的人，「你也來學佛呀！」所以禪宗有的時候說話，都有個機鋒。

 六祖當時就回答：「人有南北」，人是分南分北，「佛性何分南北。」人人都有佛性，這個佛性還分南北嗎？你看看這個水平，什麼水平！這麼一說，五祖馬上就回答：「這個獦獠根器還挺利的，你帶他到槽廠勞動去。」就到槽廠幹活去吧。他又回答，這話就厲害了：「阿那自家」，他自稱我是阿那自家，「日生智慧」，每一天都生出智慧來，「未審再作何務？」我不知道還要幹什麼？「我自生智慧之外，還要幹什麼呀？」說這個話是個什麼人？僅僅聽了半部《金剛經》，聽到了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所以《金剛經》的殊勝功德，我們要深入體會就在這兒。五祖說：「你看看，這個獦獠他根性太利，快去快去！」就勞動去了。後來作偈子，大家都很熟了，我就不多說了。

作了偈子，這個地方有很多人錯會。他已經就超過神秀。大家有許多人不相信頓法，這個是很可惜、很遺憾的。你能不相信頓法嗎，這不就是中國歷史的事實？你能不信哪？那神秀能講多少部經論，在宮中第一次給武則天講《楞嚴經》的就是神秀。神秀是五百人的善知識，他是上座，所以五祖一傳說：「你們誰來作個偈子，我就傳衣缽給他。」五百人沒有一個敢作。「當然是神秀，眾望所歸嘛，我們不必再作了。」那神秀這麼高的威望。神秀作了之後，他不得衣缽。反而這樣一個勞動者，南方來的，還不是出家人，還沒剃頭的，只是廟裏的一個勞動者，所以後來的追衣缽，很多人就誤會了，以為佛教徒搶衣缽。不是這個！當時的佛教徒水平不是這麼低，咱們都低估了，我要給他們平反。那是想不通呀，怎麼一個在家人把衣缽拿去了？想想看，連戒都沒有受，連和尚都不是，他變成祖師了，竟然有這個事！所以大家想不通啊，不是爭名奪利，這一點要這麼看。

可是他雖然高過神秀，還是沒有見性。這一點要肯定，今天來不及多說了。所以五祖又把他找來，又給他講，又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所以「無住生心」，是《金剛經》這一部經的宗旨。現在香港寫了一部《金剛經》的註解，他對於「無住生心」一句也沒有發揮。所以有些事情挺有意思的。

在這個時候，六祖就說了。他是第二遍聽《金剛經》，他沒有別的基礎，沒有見過別的經。他就是在客店聽了一次《金剛經》，到了五祖這兒就勞動。五祖再給他講一遍，又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就大徹大悟了。他就說：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」這是六祖的話，一個文盲啊，大家有的說「我不識字」，大家怕什麼？這個不是考狀元。大家要知道，沒什麼可怕的，你的佛性一點兒也不減，一點兒也不減。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。」「何期」，就是我哪裏能想得到。我哪裏能想得到，我的自性本來自然就是清淨的；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。」我哪裏能想得到，這個自性本來就是無生無滅的；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」一切都具足的，沒有任何欠少，一點兒也不缺；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。」咱們的妄心有動搖，哪裡想得到，我的自性從來不增不減，沒有動搖；底下還有一句，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這真正認性，認識自性了。

當下五祖話就說了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」不認識你的本心，你學法沒有用處。不是說一點用處也沒有，當然可以種福，但是對於解決你的生死根本，就得要開慧，明見本心。你如果是愚昧，就達不到了，所以也就學法無益了。「若識本心，見自本性」，倒過來說，你如果能識本心，見自本性，怎麼樣？即名「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所以這是頓法，「迷即眾生，悟即佛。」明自本心，識自本性，你就是天人師、丈夫。「丈夫」，調御丈夫，就「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」，他沒有全說，就說到這兒，就給衣缽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的殊勝，這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也就是如此。

這般若的重要，我也在這兒提一提。剛才說的五度如盲，唯般若有目，我說這《金剛經》裏頭有證明。《金剛經》就是這麼說的：「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則無所見。」心裏有所住，你雖然行布施，像什麼呢？像一個人進了黑屋子裏去，什麼也看不見。所以你行布施，如果沒有般若，就像進了黑屋子一樣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是《金剛經》的話。而「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」，無所住而行布施，就是生其心。這不就是無住生心嗎。你「無住」就怎麼樣？就「如人有目」。般若如目，有眼睛，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好好地在眼睛上用功夫。現在很多人都願意練腿，想跑，都是好事，但是先別光練腿，你跑得太快，眼睛要是看不清楚，是會摔跤的，所以眼睛很重要。若人不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。在光明明照之下，見種種色。這就是說「無住生心」，這個般若的重要，從經文上我們可以看到。經文也說了：「若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」，早上我以多少多少身布施；中午以多少多少身布施；晚上還是這麼布施。這麼布施了百千萬億劫，拿生命來布施，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而這個福有多大呢？這個福要是比較的話呢，「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其福勝彼。」如果有個人聽到《金剛經》能相信，不跟它矛盾，信心不逆。你得的福，比那個百千萬億劫拿無量生命來布施的福要超過。

 所以《金剛經》的功德、般若的功德、不住相的功德，你拿這個行一切功德，就如人有目，見種種色。你不如此，所做就如人入暗，則無所見。這就說明《金剛經》功德的重要，而《金剛經》的功德就在於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但這是什麼人的境界？根據蕅益大師的《破空論》，這是地上菩薩的境界。他說：「羅漢能夠無住，不能生心。」他見了「我空」，真正沒有我相了。他證有餘涅槃，證了真諦，他就入般涅槃了，但生不起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心了。所以他是無住，但不能生心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呵斥這些聲聞乘是焦芽敗種。其實他已經是聖人了，但就由於他發不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有些事度的菩薩，他也發了大乘心，拿頭目腦髓來施捨，修忍辱，這些事度的菩薩，他是生起了大乘心了，但是他不能無住，他是有所住。地前的三賢——幾十個聖位，「十信」之上有「十住」；「十住」之上有「十行」；「十行」之上有「十回向」；「十回向」之上才是「十地」。地前三賢是什麼情況呢？就「十住」、「十行」、「十回向」，他們只能夠有的時候是無住，在無住的時候就不能生心；有的時候生心了，但又不能無住。交換，一段時間無住，一段時間生心。只有在登了地，破了無明的菩薩，生心時即無住，無住時即生心。

我們剛剛讚歎了《金剛經》的殊勝，又根據了蕅益大師的《破空論》，這麼殊勝，但不是凡夫境界，也不是羅漢境界，也不是事度菩薩境界，也不是三賢菩薩境界，而是登地以上菩薩的境界。那我們讚歎這個經，大家是不是覺得高不可攀呢？

剛才我不是說過嗎，在我二十歲的時候，就體會到當你單單純純地、老老實實地念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時候，一句之後又是一句，一句之後又是一句，這個時候你心裏沒有想別的，所以說念佛的人應當萬緣放下，什麼功名富貴，什麼考績，什麼家庭糾紛，這一切都應該放下。你萬緣放下了，不就是無所住了嗎？可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」這一念聲聲不已，一聲接一聲，相續不斷，這不就是「而生其心」嗎？你的心沒有斷滅，所以經典告訴我們：以凡夫的生滅心要入諸法實相，唯有以念佛是最容易。佛的八萬四千法門，沒有不好的，但以我們現在這種生滅的妄心，就這個心要入諸法實相，那就是以持名，或者我再補充一個持咒，這種方法是最為容易了。所以蕅益大師就說這個念佛「即事持達理持」，你就這麼事念，相信有阿彌陀佛，相信有極樂世界，我就這麼念，這是事持。不想別的，就這麼念，執持名號。從這個事持就達到理持，也就變成了實相念佛。這是蕅益大師這個大德所說。它為什麼有這樣大的功德？就是因為這一句佛號，就暗合道妙。你雖然不懂得《金剛經》，但是在你念的時候，不知不覺中你就合乎「無住生心」的這個無上道妙，也可以說是妙道。

蕅益大師說：「行人信願持名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。」一個人能夠信願持名，就完全把佛的功德全攝成自己的功德，這是最直捷的。所以我們剛才說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阿彌陀經》，就全攝成自己的功德。我們知道《金剛經》是如此殊勝，但非我們的境界，那我們怎麼辦呢？這個淨土法門就解決了這個問題。今天我們就以剛才大家所念過的《阿彌陀經》的最後一段，根據《彌陀要解》，向大家匯報一下。

大家剛剛念過了，所以我們剛才說了《金剛經》，現在就談到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就是小本的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樣一個漫談，可能今年還有兩次，或者明年接著談都可以。本來這回就是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咱們今天先談到小本，《阿彌陀經》。最後在廣化寺，我講了一個《無量壽經》的開頭：還沒說法，佛放光 (註三)。 大家很多人聽了，也覺得很有啟發。這兒講《阿彌陀經》我談一個收尾。經的收尾也是很多讀經的人容易忽略的。

「如我今者，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。」剛才不是說了，六方的佛都在讚歎這部經，這也就是佛在讚歎一切諸佛。「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。」十方的佛都在勸大家要信這個經，同時也在稱讚釋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議功德。「而作是言」，十方的佛是這麼說的，說什麼呢？說：「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。」釋迦牟尼佛能夠做到非常難得、非常稀有、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能在這個娑婆國土，五濁惡世，這「五濁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中。在這樣一個惡世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在這個世界上示現成佛。「為諸眾生」，為這個世界的眾生，「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」說這一切世間都難信的法。大家在讚歎釋迦牟尼佛呀。大家為什麼做這個讚歎？蕅益大師就把這個事情講清楚了，所以我就把蕅益大師《要解》中的話來供養大家。

蕅益大師的這個《要解》是九天中寫出來的，完全是三昧境界，完全是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的文句，所以近代的大德印光大師，咱們現代的人推崇他為淨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師，印光大師就稱讚：「所有的註解之中，以蕅益大師的這本註解最好，而且這一本註解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自己來寫，也不能超過。」這個話也只有印光大師才敢說，也因為他說這話，我們對於他被稱為咱們中國現代三大高僧，深信不疑。確實是可以與諦老、虛老並列。印老，過去我總覺得印老弱一點，這也是我的妄見。現在覺得不是，是可以並列。

**《彌陀要解》：諸佛功德智慧。雖皆平等。而施化則有難易。淨土成菩提易。濁世難。為淨土眾生說法易。為濁世眾生難。為濁世眾生說漸法猶易。說頓法難。為濁世眾生說餘頓法猶易。說淨土橫超頓法尤難。為濁世眾生。說淨土橫超頓修頓證妙觀。已自不易。說此無藉劬勞修證。但持名號。徑登不退。奇特勝妙。超出思議。第一方便。更為難中之難。故十方諸佛。無不推我釋迦。偏為勇猛也。**

蕅益大師這些話說得好。他說：「諸佛功德智慧雖皆平等。」佛佛平等，佛佛道同。「而施化則有難易。」但他所施行的教化就有難有易。實際上佛法沒有不好的，佛沒有不同的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一結合到具體情況，就可以比較了。我給大家舉一個例。一本藥方的書，裏面的藥方沒有一個不是好的，都是能治病的，收集起來都是經驗的總結。但你不能說這裏頭某一個藥方好，除非你有科學試驗的果實，隨便說是不成的。都是好的，都是經驗的總結，但是結合到具體的病人來說，那我就可以說，你只能用這個藥方才最對，別的那些藥方對你是不對症的。人參是好的，但你正感冒發高燒，而你吃人參？吃了是會死的。這是一樣的事情，你哪能說那個藥好，人參好就什麼病都吃人參？這兒有個好大夫在座，是吧，那個砒霜也能治病嘛，它一結合到具體的病就有比較了。 所以一結合到咱們這個世界，結合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眾生，那就可以說，稱讚淨土法門就正當。

「施化有難有易。」為什麼稱讚釋迦牟尼呢？因為他給這個五濁惡世的眾生說這樣的法。給濁世眾生說一般的法容易，說些漸法也就很難了，但還是比較容易的。你要給眾生說頓法，說你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成佛，像《大乘起信論》就講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，那還是個漸法，而《大乘起信論》要信就不容易了，但還是比較容易的。這個五逆、十惡臨終十念，就能往生極樂世界。生了極樂世界你**……**就等著成佛，這是頓法；禪宗當下開悟就成佛，這是頓法，但這個就不好說，就難哪，大家信不及。你說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，他說那這個對，我就慢慢修去，這他能接受。你說當下成佛，他就不能接受了。你給咱們這個濁世的眾生說其餘的頓法，比如禪宗、密宗、天台這個還容易，你給說淨土法門，這種橫超的法，就不容易說，就難了。你給咱們眾生說一般淨土的法，這個淨土法門有四種念佛：實相念佛、觀想念佛、觀相念佛、持名念佛。要說前三種大家信起來還比較容易，可是你要給他說單是持名而不需要怎樣閉關，不需要多少多少的修證，「但持名號」，只要你念，你就「徑登不退」，直捷達到不退轉，變成阿鞞跋致了。三不退：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不退轉直到成佛。「奇特勝妙」，出奇、特殊、殊勝、微妙的。「超出思議」，不是眾生的思想、眾生的言論所能及的，所能夠達到的，就超出去。「是第一方便」，是方便法中的第一方便。「更為難中之難」，這是難中之難。所以十方諸佛都稱讚釋迦牟尼佛「甚難稀有」，能做這樣的事情，給這個娑婆世界、五濁惡世這樣的眾生，說這樣的殊勝之法，說這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是難中之難。所以「十方諸佛。無不推我釋迦。偏為勇猛也。」沒有一位佛不推崇我釋迦牟尼是勇猛啊，能做這樣殊勝的事情。

 **《彌陀要解》：劫濁者。濁法聚會之時。劫濁中。非帶業橫出之行。必不能度。 見濁者。五利使邪見增盛。謂身見。邊見。見取。戒取。及諸邪見。昬昧汨沒。故名為濁。見濁中。非不假方便之行。必不能度。 煩惱濁者。五鈍使煩惑增盛。謂貪。瞋。癡。慢。疑。煩動惱亂。故名為濁。煩惱濁中。非卽凡心是佛心之行。必不能度。 眾生濁者。見煩惱。所感麤弊五陰和合。假名眾生。色心並皆陋劣。故名為濁。眾生濁中。非欣厭之行。必不能度。 命濁者。因果並劣。壽命短促。乃至不滿百歲。故名為濁。命濁中。非不費時劫。不勞勤苦之行。必不能度。 復次。祗此信願。莊嚴一聲阿彌陀佛。轉劫濁。為清淨海會。轉見濁。為無量光。轉煩惱濁。為常寂光。轉眾生濁。為蓮華化生。轉命濁。為無量壽。 故一聲阿彌陀佛。卽釋迦本師。於五濁惡世。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 今以此果覺全體。授與濁惡眾生。乃諸佛所行境界。唯佛與佛能究盡。非九界自力。所能信解也。**

**【劫濁者。濁法聚會之時。劫濁中。非帶業橫出之行。必不能度。……然吾人處劫濁中。決定為時所囿。為苦所偪。】**

底下就解釋這「五濁惡世」。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。「劫濁」是個總的名詞，就是這些濁法都聚會了。見也濁了、煩惱也濁了、眾生也濁了、命也濁了，這些濁都會聚了，這樣一個時代就叫做劫濁，劫濁是這樣一個名稱，就是濁法聚會之時。那麼在這樣一個濁法聚會的時候，你一定被這個時代所限制住了。為苦所逼，有種種的苦來逼迫你，你要受到時代環境的限制。但誰都有這種感覺嘛，古人說：「不如意事常八九」，一個人一輩子不如意的事情常常是八件、九件，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」能跟人說一說的沒有兩三樣。苦在自己心裏頭了。劫濁誰都不例外，所以這種時候要不是帶業往生，不以這種「橫出」的修行，必不能度，這是肯定的！結合這個時代，所以這個藥方就出來了。

佛法都是好的，沒有不好的，你要是跑到藥師琉璃佛世界，或是跑到什麼別的國土，那不一定都能這樣。但是在咱們這兒就絕對肯定了，那就是這個法最殊勝。「必不能度。」你看這個很肯定，不是這個法，絕不能度！而且這裏頭說了個帶業「橫出」。現在就是很苦，現在就有人在國外反對這個「帶業往生」，寫了很多著作。這是一個學密教的人，我們也可以說是師兄弟。但是他背叛了我的師父，密宗最要尊師！你要背叛了師父，就沒有可說的了。而這麼一個人，他忽然間寫了一些文章，他還有他的雜誌，就大肆反對帶業往生。有一些人給他作了些文章辯論之後，說是：「帶業往生指的是帶善業。」其實不是這個意思，就是帶罪業。你這罪業消不了，佛大慈大悲，罪業不消你能往生。這才是佛的大願，是淨土宗的根本，但是有人就是反對，這就是劫濁的特點。

**【見濁者。五利使邪見增盛。謂身見。邊見。見取。戒取。及諸邪見。昬昧汨沒。故名為濁。見濁中。非不假方便之行。必不能度。……處見濁中。決定為邪智所纏。邪師所惑。】**

「見濁」是什麼呢？「見濁」是見惑的前五種，就是身見、邊見、見取、戒取、邪見，這五樣稱為「五利使」。因為它非常之迅速、非常之靈利，比誰動得都快。「見」，說俗話，當然說得不很恰當，就是你的觀點、看法。對於這個事你是怎麼看，你是怎麼看問題的，這屬於「見」。每個人有他每個人的「見」，但這個「見」，這個「五利使」，也就是見惑的前五樣，是什麼呢？

 第一個就是「身見」。就把這樣一個五蘊假合的血肉之軀，當作是自己了。愛護這個身體，種種想營養它、保護它。女同志的「身見」還多一點，她總覺得這個很美，很留戀它、裝飾它。有很多修練的人，又練氣功，練這個練那個，想通周天，大周天，任督脈轉，這個脈通了，那個脈通了。而且奇異功能使這個身體起了些變化。這些也都屬於「身見」。這是「見惑」裏頭的第一個。「惑」，惑亂，就是迷惑；「濁」是混濁，都是貶義詞。

「邊見」呢？就是落在邊上。一個事情一分為二，二就兩邊出來了。一個球是沒有邊，但你刀子一切，就有兩邊了，就出來邊了。所以一個是「空」，一個是「有」，有的人是「空見」；有的人是「有見」。有的人就把一切執為實有，一切都看成是真實的。人民幣是真實的，這電器、冰箱也是真實的，明天還要買個彩色電視，臨死的時候就是留戀捨不得。這都看成有。有的人就都看成是空的，外道就都看空，本來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就變成斷滅，也是「邊見」。

再有的人就執斷執常，這也是兩個邊，「斷」、「常」兩見。「斷見」，許多科學家說「人死如燈滅」，什麼都沒有了。現在國外大量的試驗證明了前生，有一篇文章叫《Memory out of time》，裏頭作了大量的報導，證明了這些人記得他們前生的事情，他那個記憶超乎時間了，所以叫「out of time」，他還記得，舉了許多例子。「斷」當然不對。有的人就是「常」，有些宗教徒就說「常」。比如耶穌教，說人死了之後，將來要等著耶穌來審判，有罪的人就入地獄了，而且是永遠入地獄；善人就升天，而且是永遠升天了。這是常見，老是如此，也是錯誤。這都是邊見，不落斷就落常。種種的所謂邊見，都是在見濁裏頭，不是這樣就是那樣，是、非種種的，這都落邊，這就不多舉了。見濁就是這樣一個性質。

那麼在見濁中如何呢？蕅益大師說：在見濁中決定被邪智所纏，就被這種邪的智慧把你纏住了。所以現在有很多練氣功很有名的人，託著找朋友，說要來跟我談談，我說這樣的一位也不要給我接見，我說現在他們連外道也不是了，不是老子、莊子的道理，這一些人只能稱為養生家、氣功師，所以被這邪智所纏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有這些身見、邊見的人怎麼辦呢？如果「不假方便之行。必不能度。」他已經被邪智所纏，沒有什麼智慧了，你沒有特殊方便的辦法叫他修行，他就不能得度。還要叫他很艱苦很什麼，那麼去度他，他就沒有這個心了，他就做不到了。這是見濁。

**【煩惱濁中。非卽凡心是佛心之行。必不能度。……處煩惱濁中。決定為貪欲所陷。惡業所螫。】**

「煩惱濁」呢？就是見惑中的後五樣：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貪、瞋、癡是三毒，我們都知道，就不用再說了。所謂「息滅貪瞋癡，勤修戒定慧。」用三無漏學去對治咱們的三毒。「慢」就是我慢，這個我慢僅次於貪、瞋、癡。人人自個兒想一想，總覺得自己不錯，總覺得自己對，而別人不對。兩個人要有點意見，一定是錯在對方；自己的修行總好像比別人強一點。還有大我慢，就是「未得謂得；未證謂證」這種種的。 「疑」就是懷疑。對什麼事都不能信，總要有點懷疑，對於正法的懷疑，那是最不得了。所以「疑根未斷，即是罪根」，疑的那個根沒有斷，就是犯罪的那個根沒有斷，所以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」就稱為「五鈍使」，就是我們的「煩惱濁」。

「煩惱濁」就是煩動惱亂。「煩」，煩燥；「動」，亂動，這個人喜歡熱鬧，安靜不下來。「惱」，苦惱；「亂」，心裏頭很亂。大家種種的心情，實際說起來就在這四個字裏頭。煩動惱亂，煩燥；心裏總不安，老在那動；這很苦惱；心中散亂，所以叫做「濁」，不然怎麼叫做「濁」呢？為什麼稱為「鈍使」？因為很癡重，他就老這麼樣，好像有慣性一樣，貪就老叫你貪；瞋就老瞋，轉不過來。

那麼在這個「煩惱濁」之中是如何呢？蕅益大師說：「處於煩惱濁中，決定為貪欲所陷。」你在煩惱濁中，一定被貪欲像陷阱一樣，把你陷進去。各種的貪，貪吃、貪色、貪享受、貪舒服、貪名、貪人家恭敬，種種的貪。「為惡業所螫。」像被蠍子螫了，被黃蜂螫了一樣，被這樣的惡業螫了，決定有這樣一個遭遇。在這種情況之下的眾生，要不是「即凡心是佛心之行，必不能度。」這念佛是個什麼心？就「即凡心是佛心」，這幾句話我們要好好的珍重。把你這個凡心就成為佛的心，不是這樣的妙行，「必不能度。」這個「必」字在這兒很肯定。要不是把你的凡心，就你這個凡心，當下成為佛的心，沒有這樣的妙行，你決定不能得度。所以這也就是十方佛稱讚釋迦牟尼佛的道理，因為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說這樣的妙法。

怎麼說「即凡心是佛心」？你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念這一句名號，阿彌陀佛之能成為佛，出現這句佛號，是萬德的一個果實，是萬德之所莊嚴。是萬德成了這個名號，所以這個名號之中就包括了萬德。所以你念這個名號的時候，這個名號就在你心裏頭，這個名號也就把「阿彌陀佛」的萬德，莊嚴了你自己的心，所以就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，大家要注意。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，當你念「阿彌陀佛」的時候，就把阿彌陀佛所有功德攝即成為自己的功德，即你的凡心成佛心。這就是密宗的道理。很多人都想學密，「密宗」就是把凡夫的三業，身、口、意都是造業的，叫做三業，叫它頓然同於佛的三密。念佛就是這個法，使你的口業同於佛的意密。你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就是莊嚴你的意密，也就是你的意業同於佛的「意密」，這就是密宗的道理，即這個凡心成為佛心。要不是這樣的妙行，不能得度。

**【眾生濁者。見煩惱。所感麤弊五陰和合。假名眾生。色心並皆陋劣。故名為濁。眾生濁中。非欣厭之行。必不能度。……處眾生濁中。決定安於臭穢。而不能洞覺。甘于劣弱。而不能奮飛。】**

什麼是「眾生濁」呢？因為又是見濁又是煩惱濁，這樣所感成五蘊假合的這麼一個身，所以「色」跟「心」都否劣。身色就是這麼個樣，把這個皮一剝開，這裏頭人就是一個行動的廁所，這個身體很劣。「心」呢？也就剛才說的見濁、煩惱濁，心也很劣。所以這叫做眾生，就是五蘊假合，假名為眾生。在「眾生濁」呢，你決定是安於臭味而不能洞覺，因為你是「濁」了嘛，所以你就安於這種臭味的環境之中，你不會感覺到。昨天晚上，我還批評我的兩個女兒，我老是這麼舉例，我說：「大家就是糞坑裏頭的蛆。」現在是新社會新設備不感覺了，從農村來的，在農村勞動過的人都知道，這糞坑裏頭的蛆，就在這兒忙忙亂亂，爭呀，這一塊糞好，這一塊糞不好，我要丟掉這塊糞去奔那塊糞；那個蛆不如我，我比它強，就不想我出糞坑！

這個，蕅益大師說了：大家在煩惱濁中，你決定安於臭穢，你不能覺得。你不認識這是糞坑，就在這爭，這是一個大富翁的營養充足的糞；這個是個病號的糞，我要從這個糞，換那個糞，「甘於劣弱而不能奮飛。」自己覺得「我總是不行」，很多人就是想「我還能去往生啊，我念佛就求一個好死。」這是我自個兒的妹妹，她修了一輩子的佛，這是她的話，她就求一個好死。還有一位居士跟我說：「我念佛就希望我的一個亡者死了，我想給他得點好處。」他當時就不想我們自己的佛性，和阿彌陀佛、釋迦牟尼佛也平等的，我們念佛就是把佛的功德攝成為自己的功德，我們決定可以往生，我們決定可以如阿彌陀佛一樣，廣度無量無邊的眾生。他不能擔負起。

所以很多人也都很關心佛教，我說你關心佛教，第一件事就是你把自己這個燈點著。你不要去管別人，這個廟怎麼樣，那個和尚怎麼樣。你先管你自己，你這個燈先放光。他不能奮飛，淨想管別人的事，總覺得別人不對。這就是「眾生濁」的現象。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沒有欣厭之心。因為眾生否弱，沒有這個雄心壯志，沒有廣大的願力，他就安於這個臭穢。你就告訴他要欣厭，這裏是苦空無常，要厭離，極樂世界你可以欣羨。而且這個欣厭之中也就包括了「四弘誓願」，包括了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四諦，今天時間不多，不多講了。要沒有這種欣厭之心，而且很切合實際，一般人都感覺到，尤其是年歲大的，看看無常就到了。今年發回來我的很多照片，連學生時代的，翻開一看，就唐詩說的：「訪舊半為鬼。」訪老的朋友，我看這照片，一半都是鬼了。底下就夏老師說的：「看看輪到我。」再輪也要輪到我了。所以這個時候得欣厭，大家眾生濁也能懂得這個道理，要要求往生極樂世界。

**【命濁者。因果並劣。壽命短促。乃至不滿百歲。故名為濁。命濁中。非不費時劫。不勞勤苦之行。必不能度。……處命濁中。決定為無常所吞。石火電光。措手不及。】**

再有就是「命濁」了。因為你因很劣，所以果也很劣。感受的壽命就不滿百歲。現在到一百歲的人很少很稀有，所以叫做「命濁」。我們最苦的就是這件事情。也發心了，也懂得了要去修行了，但是壽命沒有了。很多很多都是錯誤，不覺悟。也明白了，理解力也強了，種種的也有了決心了，可是身體不頂勁了，老了。釋迦牟尼佛說：老了之後，修行就如那個吃過了水的甘蔗。所以希望年輕的要趁及早努力，莫待老年方學道。《涅槃經》講了：老年人修行如擠出了水的甘蔗。造糖廠，把甘蔗擠出了水後，剩下的只是甘蔗渣。你吃那甘蔗渣去了。「命濁」就是如此。

在「命濁」之中，蕅益大師說：「決定為無常所吞。」這很快啊，石火電光般的，像把那個打火石一樣打個火，閃電閃個光一樣，措手不及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你只有不花多少時間，修密的人，有時候要十二年閉一次關，一個關接一個關，那就不容易，一般人做不到。現在這不讓你費時節，像明真長老，他一天修「十念法」，修「十念法」也可以往生。你早上起來衝著西方念十口氣，當然像退休的，沒有別的事情的人，你這麼念，表示你還是不想念。明真長老是修禪的人，他是禪淨雙修，用他的「十念法」也可以往生。不是一定要你功課很多，能否往生決定於你信願的有無，品位決定於你念佛的水平。所以這不需要多少時節、多少勤苦，只有這樣的不需要花多少時間，不需要勤苦去修的這樣一個法，你才能夠得度。因為在命濁中，生命很短。到了現代，事情很多，尤其是我們在家居士，社會上的事、家庭中的事，我們不能不管，這也是我們菩薩道的，菩薩行的一部分。淨土宗的好處，就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。世間法所應該做的事，你一樣也不要廢除，還能證佛法。所以這句話最妙了：「不廢世法而證佛法，不離佛法而行世法。」沒有離開佛法行世法，你那炒菜，何嘗不可以念佛。你那帶孫子、拍孫子睡覺，你要念佛的時候，對你孫子有很大的加持，這樣你可以一舉兩得。所以沒有這個行不能得度。底下最重要的一句。

**【復次。祗此信願。莊嚴一聲阿彌陀佛。轉劫濁。為清淨海會。轉見濁。為無量光。轉煩惱濁。為常寂光。轉眾生濁。為蓮華化生。轉命濁。為無量壽。】**

「復次。祗此信願。莊嚴一聲阿彌陀佛。」你有信有願，以這個信願的心來莊嚴你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所以念佛必定是信願持名，光持名而無信願，不能往生，這個要點今天來不及多說了。那麼用信願來莊嚴你這一聲「阿彌陀佛」怎麼樣呢？不是五濁惡世嗎，就轉了，「轉劫濁為清淨海會。」這是劫濁，整個這個時代的一切環境都濁，還可能有核戰爭，到處鬧災，災情很普遍，而且恐怖主義份子到處搞爆炸。但是你這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就把這樣一個濁變成了清淨海會。當然你往生之後，這個就很好體會，諸上善人聚會一處了，就是清淨海會。還不知道，你這一聲正念的時候，當下對於你來說，就是清淨海會了。

 「轉見濁為無量光。」「見濁」就是污濁，你就變成智慧的相。「無量光」，「光」是照用，是智慧。你這就把「見濁」完全變成「無量光」了。轉「煩惱濁」就成了「常寂光」了。剛才不是說「無住生心」嗎，你念的時候，什麼都不想，就是寂；你這一句佛號清清楚楚，就是照，這不當下就「常寂光」嗎？「寂而常照，照而恒寂。」「轉眾生濁為蓮華化生。」現在眾生濁這樣一個污垢之體，成了蓮花化生了。「轉命濁為無量壽。」人本來不過百歲，這一句佛號這麼莊嚴之後，你就把「命濁」變成「無量壽」了，就是無量壽佛。

**【故一聲阿彌陀佛。卽釋迦本師。於五濁惡世。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今以此果覺全體。授與濁惡眾生。乃諸佛所行境界。唯佛與佛能究盡。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。】**

「故一聲阿彌陀佛。」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今天我要供養大家的，來報大家給我加持之恩。這一句話非常重要，拿這一句話來報大家的恩。這一聲「阿彌陀佛」即是釋迦牟尼佛本師，於「五濁惡世」所得的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」。念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咱們的本來的導師釋迦牟尼佛，在這個世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他所得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就是這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「今以此果覺全體」，現在把佛所得的這個果實的覺悟，全體「授與濁惡眾生。」把這個果實全體的、一點沒有留的、一點沒有保存的，給給濁惡的眾生。 在「五濁惡世」，見濁、煩惱濁，咱們各個都有，我也具足，「濁惡眾生」。但是釋迦牟尼佛他把他的這個果實，給給我們濁惡眾生。這是什麼？這是「諸佛所行境界」，這是佛所行的境界，只有佛才能做得到的。所以佛都稱讚，稱讚釋迦牟尼佛甚難希有啊！這種修行，「唯佛與佛能究盡。」只有佛跟佛才能夠究盡、徹底，能夠行、能夠解、能夠信、能夠說。「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。」，這「一切世間」包括什麼？包括九界啊！九界——咱們六道是六界：天、修羅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獄，這六界了。阿羅漢、聲聞，這是七了。緣覺，是八了。九界呢？菩薩！所以這個九界，就不是說是「一切世間」，大家就以為普通世間上不能知道，不是這意思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只指到這兒！包括了阿羅漢，包括了緣覺，包括了菩薩，一直包括到等覺，不是這些個菩薩他們的自力所能夠信、所能夠解的，當然佛給加被之後你才能夠信解啊。所以這才說明這真正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把佛所多劫修行的一個果實，能夠直捷、全體的給給濁惡的眾生，這是「唯佛與佛」所行的境界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所以十方的佛都稱讚，釋迦牟尼佛甚為希有啊！

今天講的時間也不少了，就以這個供養大家。今天就到這兒，謝謝大家。

註一 ：梵語「鍵椎」乃鳴集之法器。

註二 ：《活葉文選》是以活頁形式出版的中文文選，曾先後由不同出版社出版。「活葉」中選有文言，有白話；有古人名篇，也有時人佳作。大約只是從其方便，幫助普及著眼。

註三 ：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 大教緣起第三「爾時世尊，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裡，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。」

（現存無第二講錄音，當年若現場還有其他人將此會錄音下來，敬請提供，功德無量。）

# 第三講 乙丑年 一九八五年

 還是繼續上次那個題目，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也就是上次提出來的「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」我們要依靠般若作為我們導航的方向，引導我們，把我們導到哪兒去呀？我們還是以淨土作為歸宿。所以我們就從這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

《金剛經》的經題是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這個「般若」，沒有適當的中國字可以翻，因此就翻譯了它的音，沒有翻譯它的意思。這是古時候譯經家的一種規定。咱們國家沒有適當的名詞恰好跟這個「般若」一樣，於是就用了印度話的音，當然這個音有一點走了，注了這個音，但這個音還是接近的。比如像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就是翻譯的是音，要翻它的意思，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也就有的翻譯的是音，有的翻譯的是意思。「般若」就是音。因為我們中國沒有適當的字可以相當於「般若」，就勉強叫做智慧。但這很容易混，因此需要「般若」翻成中國的意思，於是就有人翻成是深智慧或者大智慧，以區別於咱們一般所謂的智慧。尤其是要區別於咱們所謂的世智辯聰，這兩個恰恰是天淵之別。我們如果把世智辯聰當做了般若，那就是禪宗的話：「把驢鞍橋當做了阿爹的下巴頦了。」那個橋跟下巴頦沒有共同之處，如果把般若體會為世間的學問、世間的聰明能幹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，因為世智辯聰是八難之一。學佛有八種人是困難的，聾子、瞎子、啞巴、世智辯聰等等。啞巴，他就不能問話；如聾如盲，他就看不見、聽不見；還有神經病，這都屬於八難。這世智辯聰跟八難是並列的。我們有的時候常常不知道，有的人還以此自負，不知道這是一種缺點，不是我們所說的般若，也不是學問，是一個大的智慧，極深的智慧。六度裏頭如果只是前五度而沒有般若的話，就不能稱為波羅蜜。你只是布施，那就是布施，不能稱為布施波羅蜜。忍辱，只是忍辱，不能稱為忍辱波羅蜜。波羅蜜是什麼意思呢？翻譯的意思就是「彼岸到」。外國的文法是倒過來說的，咱們的話就是所謂「到彼岸」。

咱們這生生死死，輪迴不斷，這個生死是一岸。我們是在這岸裏頭，八寶山一燒，又不定是牛胎馬腹，不知哪兒去了，輪轉不休。現在大量的科學研究，證明了這種輪轉是事實。很多人都記得他前生的事情，出了專書，外國人寫的書。生死這一岸是可怕的，不但我們死是很苦的，而且這個死是無窮盡的死。一個人說：「我難過的要死。」那就是用這個「死」來形容難過到極點了。這個死是極難過的，如果只死一回就完了，這個事情也好辦了，但是這是無窮盡的。而且這六道裏頭還有三惡道，三惡道苦趣的時間就長了，三途一報就五千劫呀！釋迦牟尼佛修精舍的時候，很多大阿羅漢看見螞蟻就哭了。說前一個佛，成了佛在這說法，它們就是螞蟻，它們現在還一直是螞蟻。你看前一個佛到後一個佛，有多少個劫，可它們還是螞蟻。所以墮入這種惡趣就很難得再從這惡趣裏頭出來，因為它結的緣只是這個緣，它思想裏頭只是這個東西，它就出不去了。所以生死這岸很可怕。

那麼我們都希望永遠離開這個生死，涅槃哪，涅槃是彼岸。但中間還有個中流，這個中流是什麼？就是煩惱，煩惱是中流。渡過這個煩惱的中流，才能到彼岸。那麼六度裏頭，真要到彼岸，每一度都不能離開般若。般若是大智慧，甚深的智慧，不是我們所謂的世智辯聰，這般若就是波羅蜜。般若有三個般若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。一切寫成了文字的、寫成了書的、寫成了經的、寫成了論的，這都屬於文字般若，用文字來表達般若的。那麼僅僅是文字行嗎？所以底下第二個般若就是觀照般若。觀就是「觀自在菩薩」的那個「觀」；照就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那個「照」。你讀了經之後，是聞到文字般若了，你得實修，要實踐哪。所以從前我就說，這佛學跟學佛是兩件事，佛學是佛教的學問，還要學佛呀，學佛就是要學佛的大慈大悲、六度萬行。佛學院有一個學生問我：「我們到底要不要搞佛學？」我說：「既然名字叫做佛學院，當然要研究佛學了。但是要知道，佛學裏頭真正的內容，都是告訴咱們怎麼去學佛的。 」

你這麼去研究佛學就對了，不是給你寫一篇論文，考個博士，而是告訴你如何去修，如何去成佛的。所以我們是要學佛，學佛就要觀照般若。觀就是「觀自在」的那個「觀」，「觀自在菩薩」的意思很深，老要觀自己的自性在不在。你自己的妙明真心是不是都當家做主，你的主人翁在不在？你的煩惱一來就跟著它跑了，音樂一響，你就完全想到音樂上去了，你這主人翁就不在了，再加上一些分別顛倒。所以要觀，老觀自在的這個「觀」。底下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那就是「照」。我們要學佛也就是這個意思，我們要學佛是怎麼觀、怎麼照。所以這裏就有實踐，不光是懂得理論就完了。我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你就得要去做。要去做當然很難了，上頭說過「無住生心」，這是凡夫做不到的。但是我再舉一個例子，我們也是可以做的。

比方《金剛經》裏頭大講「忍辱波羅蜜」。釋迦牟尼佛講：我前生為忍辱仙人，那時候歌利王出來打獵，帶了多少宮娥彩女，打獵之後睡個午覺。這些宮娥彩女沒有事就出來轉轉看。附近有一個青年男子在那打坐，很莊嚴很清淨，有的人過去問問他到底在做什麼？他就回答。大家覺得他這些話還都是很有道理，大家就很重視，就請教他，他就給大家講。人越聽越多，很多人都圍過來了，聽他說法。歌利王他睡醒一覺一看，宮娥彩女都沒了，大吃一驚，一找，發現都圍著一個青年男子，坐在那聽他說話，這時候男人的那種妒嫉心就起來了。「你是什麼妖人！你敢調戲引誘我的婦女。」「我哪裡引誘她們，是她們自己來找我，聽我講話的，我沒有去引誘她們。」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「我是修忍辱，我是忍辱仙人。」「你忍辱？我剌你一刀，你忍不忍？」「你剌我一刀，我無我無人，我不生瞋恨。」就給他一刀，剌下一塊肉，「你恨不恨？」「不恨。」再剌一刀，「不恨。」就節節支解。這是《金剛經》裏頭談到具體的一個事例。這節節支解之後，歌利王後來看釋迦牟尼佛始終不生瞋恨，這是佛的這個大慈大悲。當然我們現在要學當年的忍辱仙人，剌你一刀，你也不生瞋恨，這個當然我們還是做不到。這有個程度。

這個「忍」有「六忍」，我們今天稍微談談這「六忍」，這對於我們生活一切還都有關係。人生總不免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有許多冤枉，有許多無理橫加，種種的這種事情。

那麼我們要忍辱呢，第一種叫「力忍」。要用力量才能忍。就是說，他無緣無故打了我一拳，啐了我一臉唾沫，我當然那時候是生了氣，動了瞋心了，但是自己克制自己，「我是修行人，我不應當跟他一般見識。」自己努力克制，所以就不報復。他罵了我，我沒有罵他；他打了我，我沒有打他；他批評我，向上級彙報我，我不打擊報復。這都不報復，這叫「力忍」。我受了，但是我生了氣了，還是動了心，動了煩惱了，但是不去回報他。這是第一步。

第二步就是「忘忍」。這個事我就把它忘了，這就高了一步了。度量很大，宰相肚裏好撐船，你這樣對我，我沒有計較，就把這個事忘了。像古時候的晉襄公，因為他把敵人的元帥都給放了，自己的元帥氣了，「我這麼大辛苦的把人給抓來了，你給放了。」就在晉襄公的臉上啐了一臉唾沫。而這個晉襄公度量很大，所謂的「唾面自乾」，唾了一臉唾沫他擦都不擦，讓它自個兒乾，然後就把這事忘了。這也就進一步了。

再進一步叫「反忍」。人家對我無理橫加種種事情，我回頭想是我不對，責怪自己，一定是什麼什麼原因，由我這引起來的。這是第三種。

第四種就是「觀忍」。那就用上了咱們的《金剛經》了。來侮辱我的、我受的侮辱以及我被受的這個人，都是肥皂泡，將來都是要幻滅的。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這樣一觀，也就沒有什麼可去計較它了，總之是肥皂泡上的文章。這個肥皂泡還是紅的，還是綠的，還是藍的，各種的顏色，有種種的差別，這差別反正是轉眼就空的，這麼一觀哪，所以就是觀世音菩薩照見五蘊皆空，一觀照，一空就度一切苦厄。這是第四個忍。所以這個學佛，他不是無用，他是大有用，是一個大安樂法門。咱們只要受用一點，你就安樂，社會也就變了，種種的問題也就改了。

第五種是「喜忍」。碰見這種無理橫加，別人忍受不了的，可我很歡喜。沒有這個事怎麼能夠鍛鍊我的忍呢。歡喜有這麼個機會，那就不是生氣了，排除了，所以一步一步高上去。

第六步是「慈忍」。對於這種無理取鬧，這種愚癡的人，我憐憫他，因此我就要度他。所以不是要報復，最初一步只是不報復，後來是想讓對方得到好處，得到度脫。

而釋迦牟尼佛的教導，都不是空談，他都是自己先做到的。這個歌利王，後來他是誰呀？世尊成道，首先的睹明星悟道，度五比丘。五比丘之中最著名的就是憍陳如，憍陳如就是當年節節支解世尊的那位歌利王。所以佛法就是觀照般若。我們就是念經當然得好處，念經之後，你還要在一切日用中，能夠這麼去觀行、去覺照。這是第二種般若，叫觀照般若。

第三種實相般若。觀照般若之後，最後證的是實相般若。實相就是真如、佛性、果覺等等，都是實相。實相等會兒我們再解釋。

我們說三般若，不過這裏首先要強調一點，就是現在對於文字般若上，我們可能有兩種不很正確的對待。一種呢，研究的人只是重視了文字般若，以為從這經典我懂了，看了一些註解，我也明白了，我也會跟人家說，以為這就是實相般若了。這個是一個錯誤。因為一切文字，不管是經典，不管是禪宗老和尚的語錄，所以禪宗有一部書叫做《指月錄》，我最近剛退回一部明版的《指月錄》，《指月錄》就是那一切一切，不過是給你指一指這個月。所以文字般若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給你指一指這個月。所以有兩種錯誤，一種錯誤說既然實相是離開這一切，就不要指了，對於經典我也不用去看了，這個是個錯誤。這麼一個茫茫太空之中，哪個是月亮，從來沒見過，你哪兒去找啊，你需要一個指，才能得到很大的方便。連指都不要了，看月就困難了，所以不要指的人是一個錯誤。再一種錯誤就更嚴重，就以為這個指，我說：「這就是月亮。」我這一指，那真要是月亮的話，我這一指，我這一句話都是對的。我說：「這就是月亮。」那月亮就在那兒了。我的這一句話跟我的指、跟我的話都是對的。誤解的人就說：「這個是月亮。」（認指為月）我說：「這就是月亮。」（以指標月）他說：「這個是月亮。」就把經典上的一句一句話，以為就是實相了。這樣就有兩個嚴重的問題：一個嚴重問題你再也看不見月亮了，以為這就是了。第二個嚴重錯誤就是把月亮認為是這樣。因此在般若中，我們知道，用自力來悟入實相般若，是很不容易的事。這個是三般若的一個淺說。

底下我們再引證一下蕅益大師，他把這三個般若圓融起來，深說一步。剛才我們都是打比方，這個深說三般若，蕅益大師對於實相有個解釋。

**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空論》：實相者。非有相。非無相。非非有相。非非無相。非有無俱相。離一切相。遍為一切諸法作相。故名實相。此實相者。即是般若波羅蜜體。體自寂照。不可思議。如理而照。照不異寂。即名觀照般若。如理詮寂。寂詮即照。是名文字般若。夫實相者。為觀照體。為文字體。夫觀照者。照於實相。照於文字。夫文字者。詮於實相。詮於觀照。此一非一。舉一即三。此三非三。言三即一。為令眾生頓悟諸法自體性故。但舉實相冠三般若。以實相體統諸法故。此之實相。本自非有。亦復非無。非亦有無。非非有無。實相離四句。故觀照文字亦離四句。四句既離。百非自絕。以彼百非總不出四句故。此實相三法。不可思議。非修非證。而為一切修證之本。滿修證者。謂諸如來。稱性而修。稱性而證。因果理窮無可加故。分修證者。謂諸菩薩全性成修全性作證。如入大海。漸次深故。福名福德。慧名慧行。實相非福。而為一切福德之聚。稱性緣修。是成性福。實相非慧。而為一切慧行之本。稱性真修。是成性慧。依於文字。則有實相之福。福亦實相。具足福慧。依於觀照。則有實相之慧。慧亦實相。具足福慧。實相體尊，是故福慧修證。成兩足尊。**

**【實相者。非有相。非無相。非非有相。非非無相。非有無俱相。離一切相。遍為一切諸法作相。故名實相。】**

實相是什麼呢？剛才我說了，但沒有講。他說：「實相者，非有相。」不是有相，也不是無相，也不是非有相。不是非有，也不是非無。你看這個，實相咱們就不好講了。我們就是這四句：是有；是無；非有非無；還有，也不是又有又無，「非有無俱相」；這一切都不是，所以實相就離開了一切相。我們總是在這些相之中，是有？是無？是非有非無？還是有無俱相？這都沒有了，就離開了這一切相。那麼如果實相就是離一切相，這個事又跑到這一邊去了，那眾生又好懂了，但是底下還有一句：「遍為一切諸法作相。」一切法都依這個實相而成相，這才叫做實相。

這個比方，就同上次《資糧》用的那個比方，水上生波。水本來就無所謂一定的什麼波相，沒有這些相，但是因為風動之後，水可以出現種種的波。種種的波都是實相，因為風吹動之後而顯的相，所以水就遍為一切波作相。水本來沒有這個波相，但是它給一切波作相，這個話好懂吧。實相是離一切相，可是「遍為一切諸法作相」，所以就能顯現一切相，無相而顯現一切相。佛法都是這個道理，寂而常照，空寂之中而常起無邊無盡的照用。所以空到了極點，徹底，而這個用也就無窮。我們現在就是因為不能空其心，不能無所住，所以我們的妙明真心他也就不出生，就像陰天的太陽被雲遮了。

**【此實相者。即是般若波羅蜜體。體自寂照。不可思議。如理而照。照不異寂。即名觀照般若。**】

這個「實相」是什麼呢？就是般若波羅蜜的本體。那麼《金剛經》，「金剛般若波羅蜜」的本體是什麼呢？就是剛才說的實相。那麼《彌陀要解》裏頭，蕅益大師說《阿彌陀經》是以什麼為本體呢？就是以實相為本體。所以水、鳥、樹林那些個事相，都是依止這個實相而成相的。「寂照」這是本體，是實相般若。如果契悟到這個，「離一切相，遍為一切諸法作相。」這個實相，那就是實相般若。能夠稍微證一點實相般若，就是地上菩薩了。這個體本來就是寂而常照的，我們西方極樂世界的四土，最高是常寂光土，本體就是自然而然、本來就是，寂而常照，是不可思議的。

這個「觀照般若」是怎麼樣？是「如理而照。照不異寂。」我說眾生真像剛才我說的，那還講的是初步，淺的了，他那個六步的忍。真正的觀照是很深的境界，是即理而照。完全合乎這個本體，在那產生了，這樣去照，一切無住。這個「無住生心」就是理，用這來照，我這個心寂然無住，又不斷滅，以這個為我們心的鏡，這就是「如理而照」。「照不異寂」，在照的時候，跟這個寂並沒有不同，這也就合乎於「無住生心」。在照的時候跟那個寂，跟那個空寂沒有相異。就好像鏡子一樣，鏡子很寂，它可是能照。鏡子並無心，而它能照，而且鏡子的照就比我們高，它不留一點痕跡，你什麼人來，給你反映的真真實實，一點不錯，毫釐不爽，只有在空寂之中才有這種用。這個鏡子就是我們很好的一個譬喻。所以這樣叫「觀照般若」。

**【如理詮寂。寂詮即照。是名文字般若。】**

文字般若，就是如這個實際的理體，來表明什麼叫做寂。所以一個生無所住心，一個生清淨心。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但是修一切善法，無住而生心，以這來表示這個寂。那麼在寂，不離開寂，而能夠做一些表示說明，這個就叫做照，這個就叫做文字般若。

**【夫實相者。為觀照體。為文字體。夫觀照者。照於實相。照於文字。夫文字者。詮於實相。詮於觀照。此一非一。舉一即三。此三非三。言三即一。】**

這個文字般若用我自己的語言粗淺來說，文字般若也就是從實相般若所流出來的，實相就是觀照般若的本體，是文字般若的本體。這三個是互相聯繫的。那麼觀照是觀照什麼呢？觀照就是照實相、照文字。那你觀照什麼？也就是照實相般若、照文字般若去。那文字是幹嘛的？文字就是表達實相，表達如何觀照。所以這三個般若，一也就是三，三也就是一。因此我們讀經，我們思維，這裏頭能夠起很大的、不可思議的功德。為什麼說你早上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中午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晚上又拿多少生命布施了，這麼布施了多少千年萬年，還不如對《金剛經》的道理你能相信，你不違反。這個沒有信《金剛經》的福氣大，就是因為這個文字般若，它也即是表達了觀照般若、表達了實相般若。你只要不去把剛才說的「這就是月亮」，你就認為「這就是月亮」這句話就是實相，這麼去執著，那你所積的福就勝過於多少生命布施。這個道理就在這。

般若的妙用，我們再舉一個例，舉六祖的一個事。上次我們說過六祖了，六祖的水平，他得衣缽。他只是聽過人念了半部《金剛經》。別人念，他在那給一個飯店送水，那個客人念經，他旁邊聽了，就半部，這就是他的全部理論基礎。他的修行經過就是這！到了黃梅去，他勞動，最後作了個偈子，五祖給他講《金剛經》，又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這一小段，大徹大悟，得了衣缽。這是六祖，然後禪宗一花五葉。

現在外國人非常重視咱們中國的禪宗，他們把佛學歸為是印度的，當然這也應當，確是印度的。對於中國的學問，他們最重視的，在世界上最推崇的就是禪宗跟老子。老子是中國的，禪宗也是。禪宗在中國是大放光明，所以他們把禪宗歸為中國，其實也是佛法，他沒有歸到印度。因為在印度沒有這麼放光，而在中國一花五葉，流出這麼許多公案，所以大家把禪宗列為是中國的。那麼這麼一個水平，他得了衣缽之後，有多少人在六祖這開悟啊！我們底下就舉他一則公案。

**《六祖壇經》：師曰。吾不識文字。汝試取經誦一遍。吾當為汝解說。法達即高聲念經。至譬喻品。師曰。止。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。縱說多種譬喻。亦無越於此。何者因緣。經云。諸佛世尊。唯以一大事因緣故。出現於世。一大事者。佛之知見也。**

就是一個叫法達的，這個人從小就出家，七歲就出家了，他就一輩子念《法華經》，念了三千部《法華經》。《法華經》很厚，有七卷，他念了三千部。那麼六祖就問他：「你念《法華經》，你是以什麼為宗呢？」所以我們講《阿彌陀經》，一部《淨土資糧》就講了《阿彌陀經》的宗。《阿彌陀經》的宗就是「信、願、持名」。所以這個宗很重要，我們要研究什麼經，就先要知道這個經的宗是什麼。這個念《法華經》的人來，六祖就問：「你念《法華》以什麼為宗呢？」他就回答說：「弟子根性很暗、很鈍，從來我就知道按著文念，我不知道什麼叫宗。」所以有些修行人，這樣的，還是很了不起的修行人哪。那麼六祖就說：「我是不認識字。」一個比丘尼也曾請教六祖《涅槃經》，六祖就說：「好，你問吧，你念給我聽，我不識字。」那比丘尼說：「你不識字怎麼講？」六祖時說：「字我是不識，道理你只管問。」所以這不是一個搞學問的事，有學問更好，沒學問一樣。六祖就是這個例子。有人搞得有一點學問就「我這個比別人強」，其實不見得，你有了學問，就很容易生所知障。「你把經念一念，我可以給你講。」那麼他就高聲念，念到《譬喻品》，也不是念了很多，六祖說了：「好，不用念了，就是這了。」他就給他講：「這個經是以因緣出世為宗。」佛以什麼因緣出現於世？佛為什麼到世間來？這部經就是說佛的出世是大事因緣，不是一個普通的事，是一個大事、大因緣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界上成佛，給我們說法四十九年，最後給我們說《法華》，這是一個大事因緣。什麼大事因緣呢？就是佛的知見。把佛的所知、佛的所見讓眾生知道。所以這個《法華經》就是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眾生就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。這個人念了三千遍，他始終不知道什麼叫宗。六祖聽他這麼一念，他還沒有念完，六祖就給他開示了，而且開示得非常好**。**

**《六祖壇經》：世人外迷著相。內迷著空。若能於相離相。於空離空。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。一念心開。是為開佛知見。佛猶覺也。分為四門。開覺知見。示覺知見。悟覺知見。入覺知見。若聞開示。便能悟入。即覺知見。本來真性。而得出現。**

世間的人，外就迷了著相，追求聲色貨利，就著這個相；內的，有人內迷。佛教以外，他的迷就迷於世間的繁榮，名利，這些個相。教內的人就迷於著空，我要空，放下一切，就著空。不用空呀，見色聞聲你只管見色聞聲，離相就完了嘛，用不著你聾，用不著躲著。那麼於相就要離相，於空就要離空，所以「空亦空」。你要死守著一個空，這就叫做「轉到陰山背後」，是很可怕的事，就沉空滯寂，沉到空裏面去了。於空就離開空，這就叫內外都不迷。「若悟此法」，對於這個你能夠悟，「一念心開」，這就是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：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所以念佛跟禪宗是一回事，六祖說你從這裏頭悟了此法心開，而咱們淨土宗就是如母親想兒子，兒子想母親，像母親想孩子般地這麼念「阿彌陀佛」，你就自得心開了。你「一念心開」就是開了佛的知見了。

**《六祖壇經》：汝慎勿錯解經意。見他道開示悟入。自是佛之知見。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。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。已具知見。何用更開。汝今當信佛知見者。只汝自心。更無別佛。**

有的人就說《法華經》也講了佛的知見，這是六祖的話了：就說這是佛的事，我們沒有份。這就錯了，你這麼去理解你就是謗經毀佛。所以謗法有很多種，有的人說：「我怎麼會謗法？」可是有的人是成天在謗法，你這麼去解釋你就是謗經毀佛，說「這是佛的知見，我們沒份。」六祖的話就是這樣。他都是佛了，他已經是具佛知見了，他要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幹什麼呢？就是說給我們聽的，叫咱們自己要信佛知見是什麼？就是你自己的心。就是這個直指。這跟淨土宗《觀經》的話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**。**你作佛，是誰在這兒作佛？是心在作佛，這個作佛的心就是佛。這個跟這個一模一樣。

**《六祖壇經》：蓋為一切眾生。自蔽光明。貪愛塵境。外緣內擾。甘受驅馳。便勞他世尊。從三昧起。種種苦口勸令寢息。莫向外求。與佛無二。故云開佛知見。**

 一切眾生自己障蔽了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就受外緣內擾。外頭有種種緣，裏頭自己干擾自己，「甘受驅馳」，就這麼成天跑來跑去。所以這樣，世尊才從三昧起來，種種苦口勸令大家不要向外求，你自己本來跟佛無二。這個你要真正能夠信受，你就是開了佛的知見。

**《六祖壇經》：吾亦勸一切人。於自心中。常開佛之知見。世人心邪。愚迷造罪。口善心惡。貪瞋嫉妒。諂佞我慢。侵人害物。自開眾生知見。若能正心。常生智慧。觀照自心。止惡行善。是自開佛之知見。**

「吾亦勸」，這個「吾」是六祖，我也勸一切世人，「於自心中。常開佛之知見。」如果把佛的知見都推到佛那邊，那於我無關，這樣學佛那至少得三大阿僧祇劫。「剎那際成佛」這些話都是大圓滿的話，密宗叫「大圓滿」，有「剎那際成佛」的話。這是六祖的話：世間人心邪，「愚迷造惡。口善心惡。」嘴裏說的都很好，好話說盡，心中很惡，壞事做盡，思想想的都是壞事。「貪瞋嫉妒。諂佞我慢。侵人害物。」侵害別人，害己奪物，對其他生物種種的干擾，使得一切都不安寧。這就是自己開了眾生知見。為什麼這麼做，就是眾生知見。所以昨天我還跟X老說：「我們這個事，就是把我們眾生的知見換成佛的知見，也就是我們的大事因緣。」佛已經把《法華經》都說了，把道理都說了，對於我們來說，就是怎麼放棄你的眾生知見，變成佛知見，這就是我們的大事因緣。

這是從《金剛經》談到了般若，談到了三種般若的關係，談到了這個般若所起的功用，六祖就是我們最好的一個事例。現在有的人，他就是不大相信，六祖是中國的歷史，這不是咱們隨便捏造的，沒有誰捏造出六祖來。唐朝就有，多少論著都記載了，這是個事實啊！

我們不是要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談到我們淨土法門嗎。般若有三種般若，淨土法門講念佛，念佛正好有四種念佛。四種念佛的第一種大家都知道了，「持名念佛」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還有一種叫「觀像念佛」，供一尊像，成天看這個像。觀這個像，你心裏就想著佛了，這叫做「觀像念佛」。「觀想念佛」就是《觀經》裏面的，他就想。所謂的十六觀，先觀太陽，然後觀水，觀地，種種觀，一步步觀。但是《觀經》的這個「觀想念佛」就是很難。真正要照《觀經》的觀，觀一朵蓮花有八萬四千個花瓣，我就說按我的能力，要觀一朵花有一百個花瓣，清清楚楚是一百瓣，我很困難。別位你們要比我水平高，也許你們辦得到，但我想要觀八萬四千瓣，諸位也辦不到。一朵蓮花八萬四千瓣，這個就辦不到了，一瓣蓮花有八萬四千個脈，蓮花瓣上不是有一條條紋嗎，每一個瓣上有八萬四千條脈，每一個脈要放八萬四千種光，這超乎咱們眾生的心力。所以又開了第十三觀，叫「劣觀」。觀一個丈六或八尺的像，劣像。佛的像有多少萬萬里高，我就說為什麼報身像咱們凡夫見不著，因為他那個微妙，你不行，你根本連一個汗毛也看不清。你上了白塔，你就看一個圓圈，三十里地半徑這麼一個圓圈，再遠就瞧不見了。你這眼力要看佛的像，一根汗毛那麼長，你也看不完，怎麼能看見佛是多大。所以那都是給佛的報身的，凡夫無份，阿羅漢也無份，地上菩薩才能見。所以就「劣觀」，「劣觀」就是觀丈六八尺，但觀丈六八尺也有很難的地方，比如要觀這個白毫光相，白毫光相是八輪中空，右繞幾匝，然後下垂於地，這也都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《觀經》是很妙啊，但就是不很容易。

第四種念佛就是「實相念佛」。所以說到究竟，是一樣。談到般若，三種般若，最後的般若是「實相般若」。談到咱們念佛，四種念佛，第四種念佛就是「實相念佛」。「實相念佛」也就是念實相，念念入於實相，那凡夫更無份了。那麼我們說這個事，這兩者到了最高，最究竟的，是一回事。還不僅僅就是一回事，淨土法門之方便中最方便的是什麼呢，就是可以使咱們凡夫，甚至於下愚的凡夫，你可以通過念佛，而不知不覺的符合了《金剛經》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你不知不覺的進入了「實相般若」。你不知不覺的在持名念佛之中，相契了「實相念佛」，咱們念佛法門的最微妙就在這，最方便也在這。釋迦牟尼佛跟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，阿彌陀佛是大願之王，也就在這。許多經典、許多法門，沒有一個不是好的。但是尤其到了末法的時候，眾生要依照那些辦法去解決問題就困難了。這也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：到了末法，億萬人修行，罕一得道。成億成萬人去修行，很少有一個人能得道。釋迦牟尼佛早說過了，這些法不是不行，在那些佛世界，如藥師佛世界、種種佛世界，那些大菩薩們修行，人人都行，那是他們比我們的水平又高太多了。我們這些末法的眾生，你要用那些法，那是億萬人去修，很少有一個人能成功，只有念佛人。所以我們所有的一切人，要是懂得般若的道理，以念佛求生淨土，以這個為歸宿，我們就必定可以往生。

**《彌陀要解》：事持者。信有西方阿彌陀佛。而未達是心作佛。是心是佛。但以決志願求生故。如子憶母。無時暫忘。**

持名念佛也分兩種念法：一種叫「事持」；一種叫「理持」。得到一心之後，一種叫「事一心」，一種叫「理一心」。這也是我們應當知道的。那麼什麼叫「事持」呢？就是在事相上，你在那兒持念、持名。這個「事持」同樣是極其殊勝，極可寶貴的。「事持」就是我們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，相信有阿彌陀佛，但是你還不能夠深深的了達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的道理。對於這樣殊勝的般若，你還不能很真實的理解。有的人他也說：「我也就是這樣。」看著文字他也能講，就覺得是理解了，但這種只是像考卷子似的，並沒有成為他的思想。這得真正的成為思想，真正的相信承認，是自己的看法，那才是了達了。你只是看到了這個文句，或聽到某個法師講過，然後按著他的也給講一遍，那還是鸚鵡學舌，這不能算。但是你不了達不要緊，你只要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，相信有阿彌陀佛，你決心下願，「決志願求生」，死心踏地，不貪戀這個世界，我就願意能夠盡一切的努力，爭取生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這裏頭對大家很要緊，問你願意不願意，說我也願意，但這個願意是三心兩意的，來了一點別的事，就把這「願意求往生」忘了，就被別的事給轉了。這就還不大夠，要真正是「決志願求生」。「如子憶母。無時暫忘。」你念這一句佛號，像兒子孝順，想起母親來了，憶念母親了，就像母親當年想兒子那麼樣想。「無時暫忘。」沒有什麼時候把這句佛號忘了，這叫「事持」。所以「持名」，我們要注意，並不是說我這一天念了一千，或念上三千五千，就說我已經持名了。真正要「事持」的話，就是在你有時間的時候，都要不能忘記你所修的這個法門、方法、所持的名號。但是你智慧不大夠，沒有了達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這樣的持叫做「事持」。

**《彌陀要解》：理持者。信西方阿彌陀佛。是我心具。是我心造。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。為繫心之境。令不暫忘也。**

水平再高就是「理持」。相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我心具，是我心造。天台宗就是「心具心造」。西方極樂世界就是我本心所具有的，阿彌陀佛也是我本心所具有的，這叫「心具」。不在我心之外，是我心裏本來具有的。西方極樂世界與阿彌陀佛是我心造，是我造的。從前耶穌教說上帝造萬物，我就問他：「誰造上帝呀？」它就不平等哪，只許上帝造咱們，不許咱們造上帝。你要跟他講「我造上帝」，他就認為你很不恭敬。佛教就是平等，佛就是我們心造的，所以十法界就是從我們一念心中所流現出來的。所以說是難信之法啊。有人就接上說：「你這人怎麼這麼我慢哪。」他不知道，他只是重視了佛，而沒有重視心。上次說的咱們的山門上，那個大家稱為彌勒佛，其實是錯誤的，稱為彌勒菩薩還可以，實際上是唐朝的布袋和尚，大家說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。他的偈子嘛，「只這心心心是佛。」什麼是佛？只這三個心字是佛。「十方世界最靈物。」十方世界最靈敏的東西了。「妙用縱橫可憐生。」你有多少神通妙用，縱橫自在，這些事情可憐得很，算不了什麼。「一切無如心真實。」一切一切世間、出世間，沒有一樣能比我們自心更真實的。

所以我們要開佛知見，就是叫大家要明白自心，我們念佛還就念的是自心。夏老師的《淨修捷要》，我不是跟大家匯報了一遍嗎？這講了念佛法門，講得十分透。「無量光壽是我本覺。」阿彌陀佛可以翻成無量光、無量壽，可以翻成無量的名字：無量清淨、無量莊嚴、無量的無量，可以翻無窮的名字。但一個「光」一個「壽」就統攝了一切。光就遍滿虛空，壽就豎窮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不可窮盡了。無量光無量壽阿彌陀佛是誰呢？就是我們自己的本覺，我們人人所有的本覺。「起心念佛方名始覺。」我們發起了心在念佛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或「南無無量壽佛」，這才叫做「始覺」，開始覺悟了。這個「始覺」必須得合乎「本覺」才叫覺悟。怎麼合乎「本覺」呢？我在念「阿彌陀佛」，念的是誰呀？就念的是自己的本覺嘛。「始覺」要念「阿彌陀佛」，所念的這個佛就是我們自己的「本覺」。這個「始覺」跟「本覺」不就自然合起來了嗎？不是念的別的。所以「始本不離。直趨覺路。」就必然覺悟。「暫爾相違。便墮無明。」你不念了，不念了就整個又墮到無明窠窟裏去了。所以「理持」就是相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我心之所本具，是我心之所造、所顯現。就拿自心所具、所造的這個佛的這一句洪名，為「繫心之境。」我的心就住於這一句上。而這一句住既然是覺悟，它就離開了四句，離開了百非。而這個心也不斷滅了，就這一句綿綿密密，「令無暫忘也。」沒有一會兒把這個忘掉。這一點是我們修行人的一個關鍵問題。

大家也信佛了，也念佛了，這個怎麼樣？能不能成功呢？能不能像上次我給大家看的那個照片，那位至少八十七歲的老修行，女居士那樣，一天念八萬佛號，念到無念而念。在八三年冬天跟孫媳婦說：「你不要給我送飯了，我見佛了，我就要往生了。」她就不吃飯了。不吃飯還沒有什麼奇怪，反正她就單腿盤坐，晝夜念佛不斷，又念了八天八夜。所以她後來的見佛見光，我說你們有人否定這個事，不相信，以為她見佛見光，是她自己吹。可以，這話也有理由，眾生你可以這麼說，你也可以說她在臨終時神經錯亂，她看的是幻境。你也可以這麼說，但這個事實你不能否認。這麼一個老太太她八天八夜不吃飯，八天八夜坐著念佛。反對的人，你拿一天試試。你拿一天不吃飯，坐在那兒不住聲的念，你拿半天你試試，做到做不到？就做不到。有的人，說這話的人，三個小時他都做不到，我跟你說，他就念不了。這個是事實，這個事實就夠了。

最後一天，她跟她的兒孫說：「佛的這個白毫光相，這個殊勝，沒有法比喻了。」她在那之前就見佛了，所以她知道自己要往生了，就不叫孫媳婦送飯了。到了這一天的時候，她再一次說西方三聖來接了。所以佛的臨終加被、來接引，這些事例八三年就出現在福建了，離開福州不遠的地方。他把這照片都寄來了，我都寄到上海去了。這個照片，還是死後合掌，那個恭敬虔誠，不是一般人現的相。又坐了七天，我看不是坐不住，是街道不答應了，認為這不符合公共衛生，一般兩三天都不行。燒的時候，大眾聞到異香，燒出了三十多顆堅固子，也就是一般俗稱叫舍利。因為舍利只有佛的可以稱為舍利，佛以下的人再燒出來的，那叫堅固子。她燒出三十多顆堅固子，這都是事實。這堅固子擺那兒，這唯物嘛，有這個東西嘛。所謂的堅固子，就拿錘子砸都砸不破，所以稱為堅固子。

這主要是她不忘念佛。我也常常說我們應當是到一個什麼程度，我們既然都在世間，總有些事情要做，但是我們應當到一個什麼情況？就像這個譬喻，像母雞孵小蛋。它也不能不離開這個蛋去找食，但是它也不能把這個蛋忘了，就到外頭找食不回來了，讓這雞蛋冷了。雞蛋要一冷了，再回來孵也不中用了，所以我們就是要注意不斷暖氣。有的時候事情來了，反正你這是念不成了，這個時候就好像那個雞出去找食去了，一旦回來馬上就要想到這個蛋，我回來還得孵，不要叫暖氣斷了。你這就行！就怕你留連忘返，忘的不知哪去了，你再回來，再孵也不中用了。底下蕅益大師說的很好。

**《彌陀要解》：不論事持理持。持至伏除煩惱。乃至見思先盡。皆事一心。不論事持理持。持至心開。見本性佛。皆理一心。事一心不為見思所亂。理一心不為二邊所亂。**

不管你是事持到理持，你能夠把見思惑都先盡了。所以念佛到了這一步就很高了，但只要你能夠，就我說的「不斷暖氣」，那必定得受用。這一點是多少的事實經驗證明了，自己的、別人的，多少多少的事實證明，不是一句空話，就是要實踐。真正要達到「事一心」之後，自然而然地，見惑思惑就盡了。見惑思惑先盡了就叫做「事一心」。不管是事持還是理持，你能夠開悟了，這就叫做「理一心」。這個話又是很深入。達到「理一心」的，不一定必須得理持。我們通通想事持就是「事一心」，理持就得到「理一心」，那不一定。事持和理持都可能先達到「事一心」。事持的人也能夠明心見性，也能達到「理一心」。這就是我們所要說的，這個法門的最方便之處，它就是所謂暗合道妙。

因為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，花了五劫的時間才想出了四十八條願，想出這個法門。這個是極微妙的，它是「潛通佛智。暗合道妙。巧入無生。」「潛」著就跟佛智相通，暗著地合乎這個道的妙，「巧入無生」就是證「無生法忍」，花開見佛就悟無生。這是巧著地入了無生。你不相信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就這麼事念的人，一樣可以到「理一心」。為什麼？它就是暗合道妙嘛。就剛才我說的，持名念佛的人，你就這麼念，不知不覺你也就到了「實相念佛」了。念得萬緣放下，什麼我都不想了，就是一句佛號，明明朗朗現前，就無住而又生心，這裏頭是極殊勝的實相般若，它就是暗中就通了，就合了。所以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就在這兒。當然密法的持咒，你要發大菩提心持咒也一樣，所以淨土宗是密教的顯說，這一點也是相通的。

我們剛才說般若有三個般若，從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而實相般若。念佛有四種念佛，我們現在用的是「持名念佛」。「持名念佛」可以暗合道妙，在持名之中不知不覺，你就暗合了「實相念佛」。因此，你就是不能夠相信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就老這麼念，如母憶子，如子憶母，一會兒也不忘，同樣的你也可以明心見性，這是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說的。就是這麼念，他沒有講別的，就是「如子憶母」，「如母憶子」，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蕅益大師的話跟大勢至菩薩就完全相合。

有的人往往自個兒喜歡談高妙，他不知道他所謂的高妙，反而是走了彎路。所以有的時候反不如剛才說的這位老修行。她這個人不識字，她這個情形，至少我看達到了「事一心」，不達到「事一心」是做不到的。我們凡夫這個肉體，你怎麼使橫勁，多少天不吃飯，多少天念佛不斷，睏也把你睏死了，餓也把你餓壞了。等達到了一心之後，那就都突破了。這是我們最近很好的一個例子。

最近這《要解》給佛學院又講了一遍，這是第二遍。同時這個《彌陀要解》，上海他們要印第三版，咱們北京印了一次，兩千本，那是第一版。這兩千本出去了之後，各地翻印了很多，數量不大的就不算，上海今年春天印了一萬五，這一萬五一搶，就搶光了。預備再印，第三版要印的更多，要印幾萬本。要印幾萬本我就改一改，咱們居士林也做了些校對，也把一些錯字一塊都改了改，增加了一點東西，前天剛剛寄出去。那麼就要大量的印，這個印出來就很便宜，三、四毛錢一本。在這個結束之後，因為剛講完《要解》，又做這個，就把《要解》裏頭現成的話，彙集了兩句話，成為一幅對聯。

這個上聯是「從事持達理持。」就從這個「事持」，剛才「事持」不是講了嗎，相信有極樂世界，相信有阿彌陀佛，我就如子憶母，這麼真正的下決心求生，就這麼念，老這麼想、這麼念，不忘，一會兒也不忘，這就是「事持」。「事持」之中，不知不覺就達到了「理持」，那也就趨向於「實相念佛」，或者完全是「實相念佛」了，都可以，要看個人情況。這是蕅益大師的話。這個淨土法門之妙，就是「從事持達理持」。這個也有一句話，有的人覺得「我智慧不高，這個道理我還不十分懂」，但你只要跟剛才蕅益大師這幾句話相合，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對於世間我不貪戀了，我就決志要求生淨土，去度眾生，將來要花開見佛。就老這麼念。

蕅益大師是明朝人，這跟唐朝道綽大師的話也是一樣的。道綽大師說，念佛人不要一上來就要求離相，因為離相大家做不到。又要不著相、又要想到金剛智慧什麼什麼，這你就頭緒多了。但能一向專志，你就著這個西方極樂世界，著阿彌陀佛這個像，就這個像，你專心致志這麼去念佛，你決定往生。這個道綽大師這是淨土宗的祖師，跟蕅益大師這個話是一致的。它妙就妙在什麼呢？不要求你現在離相，就這麼念。念念之中，自然而然的，所以巧妙就在這兒，方便就在這兒，阿彌陀佛的大智慧、大慈悲也就在這兒，你就自然而然的合乎道了。誰都可以從這下手。別的法門你得去悟了之後才能修，就這個法門你不悟也能修。能悟的人就太少了，你不悟也能修，這大家就都能使得上。

你要度眾生，你必須給個法子，大夥兒都能用。不然你給一個法子，就像有一群人都得了癌症，你告訴他們：「現在你這個病你不用發愁，美國有一個醫院，你去了那兒准好。」但這對他們有用沒用？你怎麼能飛到美國去？你哪有這個美金去看病？他是不是接受你？這法子你使不上，但這個不要緊，街道上就有個大夫，就有現成的方，他就能給你治，你就吃了准好，這咱們就使得上了嘛。他這個咱們使得上，不是那個高不可攀。美國有名醫有大夫，絕對給你治得好，但首先你去不了，你使不上。

# 第四講 乙丑年八月廿三日 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

法師要我今天來講一回，法師的慈令我們只有遵照。我們今天就接著以前的那個題目，就是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是第四談，我們是漫談的性質。從《金剛經》到《無量壽經》，也就是從般若到淨土。般若為導，我們要用般若來引導我們，但是導到哪兒去呢？普賢菩薩就導歸極樂，以淨土為歸。所以我們這些漫談就是圍繞著普賢大士，也就是華嚴的宗旨，也就是一大藏教的引導和歸宿。

今天這個第四談呢，我們從另外一部經談起，這部經很重要，但是恐怕許多人不熟悉，這本經的經題稱為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。翻譯得很早，是東晉的時候，在南北朝之前了，由北天竺，那是印度，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所翻譯的。這個經在東晉翻譯了一次，唐朝密宗的大德，不空金剛阿闍黎又翻譯了一次，他用的名字就是《大方廣如來藏經》。這個「大方等」、「大方廣」在梵文是一個名詞的兩種翻譯。

「方等」這個名詞大家應當很熟的。佛的五時說法：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涅槃時。「方」就是方正，咱們通俗的話；「等」就是平等。整個方等時說的是大乘法，就是「彈偏斥小」，對於偏、小就呵斥，稱這些小乘是焦芽敗種，是長焦了的芽，腐敗了的種子，不能出生大乘的心了。「歎大褒圓」，讚歎大乘，褒揚圓法。所以「方等」就都是大乘，小乘中沒有「方等」。現在我們稱為「大方等」呢，就是方等法中最為殊勝、稀有、無上。這個「大方等」的經題就是這個含義。

至於「大方廣」呢，是一個名詞了，就是以甚深廣大之法來教導眾生，其中最殊勝，故稱為「大」。我們也知道《華嚴經》的經題上來就這三個字，因此這個經跟《華嚴》是同宗旨的。

「如來藏」在《大乘起信論》中講的特別多。一切眾生都有如來藏。「如來藏」是什麼？就是在眾生的煩惱之中，就包含了如來法身的功德。這個是最不可思議、最難信的法。《大乘起信論》，馬鳴菩薩就為了讓大家信這一點，造了這一部論。眾生的情見就很難信，現在信小乘法的人很多，信大乘法的人在世界上是中國和日本。這大乘法很難信。在我們的煩惱中，斷了煩惱當然就是清淨了，在煩惱之中，就有了如來法身的功德。這個「藏」者，是藏之意，它這個在裏頭了，所以稱為「如來藏」。每一個眾生的本心裏頭，都包括了如來的智慧功德，「如來藏」就是這個含意。這一部經，佛直接說明了眾生的如來藏，以種種的善巧方便給我們打了不少譬喻，所以就非常重要。《金剛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淨土法門之所以殊勝，他之所演說的，都是以這個「如來藏」，以這個經為根本。

今天不是講這個經，只是擇要地向大家來做些貢獻。下面這一段就有很多古德引證。當時這個法會是為菩薩說的。就是說這些比丘有百千人，他沒有說是幾個人，像《金剛經》就說是千二百五十人，說有多少人、中間有誰誰誰、經中都還提一點名字等等。這「大比丘」就沒有把比丘的人數說多少，也一個名兒都沒提，所以就是說這個聲聞乘不是當機，而當機的是什麼人呢？是「菩薩摩訶薩」。這「菩薩摩訶薩」是大菩薩，不是一般的菩薩。而這些個菩薩，眾生只要聽一聽他的名字的，你都可以在無上道不退轉。這樣的菩薩有多少呢？有六十個恆河沙那麼多。一個恆河有多少沙？你數不清呀，有恆河沙數的六十倍。這麼多的菩薩，這些菩薩的功德都是極其殊勝，只要眾生聽到他們的名字，你無上道就不退轉了。其中我們熟知的有觀世音菩薩、文殊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、彌勒菩薩等等。這樣的菩薩列名的有多少呢？這些個阿羅漢一個名字都沒有列，而從這兒起到那一邊，都是這些菩薩的名號，所以說，今天大家咱們在一塊兒，能聞是經，不是小緣，不是小緣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爾時世尊。告金剛慧及諸菩薩言。善男子。有大方等經名如來藏。將欲演說故現斯瑞。汝等諦聽善思念之。咸言善哉願樂欲聞。**

在這個法會上，如來現出極殊勝的瑞相，我們就不說了。有請問的，請問之後，佛就答覆。世尊告，這個當機的是金剛慧菩薩，這部經裏頭有四位大菩薩是最突出的了，有金剛慧菩薩、文殊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。這四位大菩薩在久遠以前，有個常光明佛，或稱常放光，這個如來在說法的時候，那時有無量聞著法的人都已成佛了，還有四位大菩薩為了度眾生沒有成佛的，就是這四位，就是文殊、觀世音、大勢至、金剛慧。金剛慧菩薩在這個法會上又來提問，釋迦牟尼佛也是後來聞到這個法成佛的。佛就告金剛慧及諸菩薩言，這是對大乘說的法，對菩薩說的法，我們應當要以極殷重的心來聽受如來的開示。就是說有一個《大方等經》，名叫《如來藏》，「將欲演說」，我要演說，所以現這個瑞相。現種種花、種種佛，放大光明。這個瑞相的解釋我們就不說了，就說釋迦牟尼佛的直接開示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如是善男子。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。貪欲恚癡諸煩惱中。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。結加趺坐儼然不動。善男子。一切眾生。雖在諸趣煩惱身中。有如來藏常無染污。德相備足如我無異。**

「善男子。我以佛眼」，「我」是釋迦牟尼佛，我先把佛的這一段經文讀一讀。「善男子。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。貪欲恚癡諸煩惱中。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。結加趺坐儼然不動。」佛有五眼，《金剛經》講過。這個事情只有佛眼能見，其他一切都不行。見什麼呢？看見眾生，「貪欲」就是貪；「恚」就是瞋；「癡」就是愚癡，在三毒的種種煩惱之中。他說在這種種的煩惱之中，有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眼目、如來的身，在那跏趺坐，儼然不動。這煩惱與他不相干哪，所以就稱為《如來藏經》。

「善男子。一切眾生。雖在諸趣煩惱身中。有如來藏常無染污。德相備足如我無異。」這裏給我們做了極大的證明，這是佛眼所見，釋迦牟尼佛在樹下睹明星悟道，悟的也就是這件事。所以一代世尊的教化就是這一件事，也就是這樣一個大事因緣，來開示悟入佛的知見，給我們開示佛的知見。什麼是佛的知見？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跟這兒說的是一樣，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」問題就出在這兒了，你多了個妄想，有了執著，因此你就不能現證。那麼「一切眾生。雖在諸趣」，在六趣之中，雖在地獄、餓鬼這樣的惡趣之中，可是你的煩惱身中有個「如來藏」，而這個「如來藏」是常無染污。自個兒雖然在種種煩惱染污之中，是在纏的眾生，可是這個「如來藏」沒有染污，是「德相備足」的，一切德相是完全具備，完全圓滿充足，而且是「如我無異」。如我釋迦牟尼佛現在三覺圓滿成佛，這樣的一個德相沒有分別。所以我們為什麼說「大方等」，佛是一個大平等的法呀，《華嚴》就講：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」，這樣一個大平等法。這個就是這一段經中開示最主要的內容。底下世尊非常慈悲，給我們打了種種的譬喻，所以佛就是給說法，讓眾生知道這件事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復次善男子。譬如淳蜜在巖樹中。無數群蜂圍繞守護。時有一人巧智方便。先除彼蜂乃取其蜜。隨意食用惠及遠近。如是善男子。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。如彼淳蜜在于巖樹。為諸煩惱之所覆蔽。亦如彼蜜群蜂守護。我以佛眼如實觀之。以善方便隨應說法。滅除煩惱開佛知見。普為世間施作佛事。**

我就不念經文了，節省一點時間。頭一個譬喻就說樹裏頭有很好的蜜，但外頭有很多的蜂子在那兒，你要吃這個蜜，蜂子就要螫你。那怎麼辦呢？就你要把這個蜂子去掉，才能取其蜜。蜜是現成的，你已經得了的嘛。蜜就譬喻「如來藏」；蜂子就譬喻煩惱。你只要除了煩惱，這個「如來藏」，一切功德、一切受用就現現成成了，這第一個譬喻。所以這些個譬喻都跟《圓覺經》的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是一味的。很多人對於這個「本來成佛」的這個「成」字信不及，甚至連古時候大德也信不及。只能說這「本來是佛」就可以，說「本來成佛」就不敢相信。我們下頭選了幾個譬喻，都是證明佛的這個意思。他當時說《圓覺經》的時候，說的是「本來成佛」，就是佛的本意，不是翻譯的人給翻譯錯了。這個蜜不是已經成了嗎，不是蜂還要採花，就是那個蜂子跟那兒，你就沒法吃那個蜜。眾生有如來性，他成就了，就「如來藏」，這如來的德相跟釋迦牟尼佛一樣。但你現在這個煩惱跟許多螫人的蜂子一樣，你就不能去受用它，這是第一個比方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復次善男子。譬如粳糧未離皮。貧愚輕賤謂為可棄。除蕩既精常為御用。如是善男子。我以佛眼觀諸眾生。煩惱糠覆蔽如來無量知見。故以方便如應說法。令除煩惱淨一切智。於諸世間為最正覺。**

第二個比方就更妙了。就你這個吃飯，飯上帶著稻殼，那些淘米的人、吃飯的人，誰要看見了這裏頭有一顆這個東西，就扔了，就受輕賤。誰都是一樣嘛，扔了嘛。可是咱們吃的飯，跟國王吃的飯，跟那帶著稻殼的飯裏頭的那個東西，不就是一個東西嗎？這也就是打個譬喻，說裡頭那個米就是「如來藏」，你種種的煩惱就是那個稻子的穀子皮。你把那穀子皮去掉，給國王做飯它都是合適的。這也就是說本來就成佛，就是多了點東西，就多了點皮嘛。要是有那個去殼、去皮的機器，多少稻子倒下去嘩啦一沖，把那穀子皮一吹走了之後，那都是好東西嘛。

我們學佛，有好多人，尤其是越有學問的人，越是知識份子學佛，往往是越學越遠，都變成了一些所知障、理障，不能如實領受佛法的真意。他就是按照作學問的方法來研究佛學，那恰恰是個相反的東西。為學就日增，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。搞學問，你的學問一天比一天長嘛，學問要是越學越不會了，你就是白學了，本來會高等數學，越學就只會加減乘除了，那你就是白學了，你得要越學越增長。為學，就日增；為道、修道，日減。現在有很多人肯讀書、肯讀經，但是他不知道這個讀經的要緊是要減。減什麼呢？就剛才說的，你把這個殼去掉，日減。你沒有什麼可增的，咱們搗米，就是把殼子去了不就完了嘛，你還給米上加什麼呀，沒法加。底下許多譬喻都是這個。我們只是要去東西，不是要得什麼東西。有的人就是想得點神通、得點什麼定、得一點什麼奇異功能。很多人把這看成奇異功能，我有一次在佛學會上說：「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。」有一個人聽了很不高興，因為他正在那兒講奇異功能。你真的把你殼去了之後，如來的智慧德相完全是本有的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復次善男子。譬如真金墮不淨處。隱沒不現經歷年載。真金不壞而莫能知。有天眼者語眾人言。此不淨中有真金寶。汝等出之隨意受用。如是善男子。不淨處者無量煩惱是。真金寶者如來藏是。有天眼者謂如來是。是故如來廣為說法。令諸眾生除滅煩惱。悉成正覺施作佛事。**

第三個打的譬喻，譬如真金。真金你掉到髒地方去，多少年也沒有人能知道。可是這個金子怎麼樣？金子不壞。金子掉到糞坑了，多少年後，有一天你把金子拿出來洗乾淨，金子還是金子，從來不是染污的。這又是個譬喻，這些髒東西、糞便等等就是我們的煩惱，真金就是我們的如來本性。所以有人一聽了就說：「你說我本來是佛，豈不就是驕傲自大？」這裏有兩點可以把他這一說就破了。頭一個雖然說了你是金子，可是你這金子是掉在糞坑裏頭了，這整個都是糞坑，不洗你連用手接恐怕都不敢接，你得墊點東西才能接著，所以你這個金子跟人家首飾店裏的金子還是有不同。這是第一點，你有什麼可驕傲的？你自個兒也覺得它臭。再有一點，就說這也沒有什麼可驕傲的，一切眾生都是這樣，你也是這樣，你有什麼特殊？所以這是個大平等法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復次善男子。譬如鑄師鑄真金像。既鑄成已倒置于地。外雖焦黑內像不變。開模出像金色晃曜。如是善男子。如來觀察一切眾生。佛藏在身眾相具足。如是觀已廣為顯說。彼諸眾生得息清涼。以金剛慧搥破煩惱。開淨佛身如出金像。爾時世尊以偈頌曰。**

這裏譬喻很多，講最後一個譬喻。他說譬如造佛像，現在廣化寺也在造。那你得有個模子，把金屬燒融，然後倒到模子裏頭。你們現在要造一個真金的佛像，當然是非常寶貴，這最可貴的佛像。你倒到模子去了之後，等它一涼之後，像就成功了。這是成功了，可是你來看，你看不到像，它的模子包著呢，你必須把模子去了，你看見像，金色光明、種種莊嚴相好就顯現出來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就說：「善男子。如來觀察一切眾生。」如來看一切眾生，不光是咱們人，蒼蠅、螞蟻、地獄中的眾生，包括一切眾生，都是一樣。「佛藏在身」，都有佛藏在他身體裏頭。而「眾相具足。」如來的一切相，那不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是釋迦牟尼佛示現在尼泊爾出生，給凡夫示現的相，實際在菩薩看到的是無量的相、無量的好。這不可形容。而這些無量的相好，咱們眾生的身體裏頭都具足。「如是觀已」，這麼看了之後怎麼樣？就「廣為顯說。」佛就廣泛地普遍地跟大家顯示這個道理，跟大家說明。說了幹什麼呢？讓這些個眾生「得息清涼。」他的心能夠休歇，能夠得到清涼。「以金剛慧」，這一種智慧認識自己，就是在我們貪、瞋、癡之中，就在我們最煩惱之中，在我們勃然大怒，在我們種種愚癡之中，如來在心中是照常放光，轉大法輪。

禪宗的祖師有人就能夠悟到這一點。德山臨終大病，「噯呦，噯呦。」《指月錄》上的「阿伊，阿伊」，就是我們說的「噯呦，噯呦。」有些疼。弟子問：「和尚疼嗎？」「有個不疼的。」這個肉身疼還是疼，所以他就「噯呦，噯呦。」但噯呦聲中他答說有個不疼的。弟子就問：「他還來看老和尚嗎？」德山就回答了：「老僧看他有份。」我看他有份。所以這就是禪宗的大祖師啊！如來觀一切眾生都有份，這個大徹大悟的德山，他雖然臨終也在那病痛之中，但他還知道這有個不疼的，這就是金剛智慧，這個金剛智慧就能摧破煩惱。這不是其他外道的那些智慧。有的人學了佛還總不放心，還想找誰去學點氣功，或看一點外道的書，看一點什麼這個那個。他不知道這不能夠解決根本問題，只有這種金剛智慧，金剛智慧就是這個經當機的金剛慧菩薩，就是這個經所說的這些個譬喻。就「開淨佛身」，你把這個淨的佛身就開出來了，「如出金像。」就剛才說的在模子裏頭把金像出來了，金像已經成功了，那模子在外頭，所以這個事就是容易了，還要跟大家說一遍，所以也就說明，只要去東西，這個佛是成佛了。

咱們這兒有一位佛學院畢業的。他以前跟我說：「我認為體會這個佛性，就是有這個性，而不見得現在任何人就具有佛的智慧。」我說：「你這麼一說，當然也就好講了，別人聽了也就好懂了，他就沒有什麼懷疑了。可是你沒想到釋迦牟尼佛成佛時說的那句話：『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』現在你說雖然都有佛性，裡頭沒智慧，你跟釋迦牟尼佛抬摃啊？」就表示難信。佛學院雖然畢業了，他還發揮這個道理，所以這是一個難信之法。你難信了，就叫你要有這個智慧。一切頓法，有很多人只能信漸法，不能信頓法，他的根器只能信漸法，頓法他不能承認。這就是頓，你把模子一去，佛就出來了。甚至禪宗，還有人不信頓法，他成天在那打坐，第五度的禪，他不相信頓悟。所以聖教之衰，現在是衰得很，就在這些地方。

**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若持此經者。當禮如世尊。若得此經者。是名佛法主。則為世間護。諸佛之所歎。若有持是經。是人名法王。是為世間眼。應讚如世尊。**

 底下，我們講最後持這個經的功德。「若持此經者。當禮如世尊。」我們對於他的禮敬，當跟禮敬佛一樣。「若得此經者。」得到了這個經的，「是名佛法主。」在佛法中他就不是一個門外的人了，不但是門內人，他是主人了，佛法的主。「則為世間護。」一切世間、天人、天龍八部、人非人等都是應當守護。「諸佛之所歎。」是十方諸佛之所讚歎。「若有持是經。」若人能持這個經，「是人名法王。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」若就是咱們一個凡夫，能持這個經，這個人就叫做法王。「是為世間眼。」這就是世間的正眼。「應讚如世尊。」我們對他讚歎應該像世尊一樣。

今天我們把這個經說一說，並不是說讓大家居士林趕緊把這個經印了，一人一本，咱們就《金剛經》也別念了，《阿彌陀經》也別念了，就念這個經，不是我的意思。而是把經中所說的這些譬喻，如來的這段開示，我們把它帶到咱們天天念的《金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一句佛號裏面去，這就是「持是經」。你就是法王，你就為一切世間所護念，一切佛所稱讚。這是我們的目的。剛才說到了，這一部經不空三藏曾經翻譯了，叫做《大方廣如來藏經》。他為什麼還要再翻一次？他翻譯的這本將來如果能夠有因緣得到，讀一讀。不空阿闍黎要來翻這部經，他是密教的，中國的密叫唐密，在唐代盛極一時，而日本的密宗，現在高野山密宗還很盛，就是當年從唐朝學去的，在中國沒有流傳，在日本一直流傳到現在。那就說明這個經和密教關係極深，不然不空三藏為什麼翻譯呀。

密教，大家有很大的誤解，以為這是一個秘密，有些什麼特殊的竅門、有些什麼特殊的事，不可解呀。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。所謂密宗，就是這個道理大家不能領會，說了給你之後，你也跟沒聽一樣，所以這個叫做密。密宗的道理就是這個《如來藏經》的道理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的道理。這密宗《大毗盧遮那成佛經》就說：密宗最根本的，就這五個字可以包括，就是「如實知自心」。如那個實際、實相來知道自己的心。那麼這個心，所以不空阿闍黎要翻譯，就是把你的心告訴你。你的心是已經成佛的心，你心裏頭所有的功德，跟釋迦牟尼佛是沒有分別啊。而你就是在那兒貪瞋癡，煩惱熾盛，使得你不能自主。

我們對於「如實知自心」來說，我們聽到佛這個開示，我們就知道咱們每個人現在只是一個模子，我們這一種愚癡，煩惱種種之中，這個模子是很容易去掉的，沒有多少，就是在那個像外頭的那個殼，這個模子裏頭就有佛。我們知道了這件事，這就是一個殊勝的因。不聽到這個話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敢相信哪，有的還覺得這麼一說，我多我慢呀。我自心中就是已成就的佛，有人就不敢這麼想呀，其實佛正希望你這麼想，大家要知道，這個是因哪！要先知道你這個模子裏頭有佛嘛，你才有下文，下文是什麼呢？去掉這個模子啊！所以這很簡單，你不要再去買金子了，也不要你再去弄爐子了，也不用再去燒了，什麼都不用了。你只要把模子去掉，打開模子就完了。很現成的事，模子又不是一整個的，是兩片合的，把它掰開就完了，一舉手之勞嘛。這什麼是修行？這就是正修行。你知道這模子裏有佛，就是正知見。你有正修行，就不是去搞亂七八糟的了。很直接了當、很簡單嘛，模子一打開，佛出來了就是成就，就是證，就是「如實知自心」。

第一步先知道。剛掰開一點你見到一點，你就放心了，你努力去掰開。第一次見一點就是悟，整個都掰開了，就全部修行圓滿了。開開的時候，佛就現成了，所以這個因跟果就同時啊！所以性修不二，修跟性不是兩件事，修就修在性上。從性上起修，我知道這個是佛了，就是從性上起修。修什麼？把模子掰開這佛就出來了，修在性上。這叫做「全性起修。全修在性。」這就快，珠子放了光，光就照珠子，直接了當、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、現現成成，沒有那麼些囉嗦，沒有那麼些繁瑣。所以稱為無上法，所以是頓法。所以密法講什麼呢？講一生成佛，還有剎那際成佛，密宗的無上密之無上就在這兒，紅教的特點就在這兒。

這「如實知自心」，一種是從道理上懂得，這是比量的知。真正到了最後，這模子裏的佛像出來了，你見到了，這就是現量的知。有三量：非量、比量、現量。這個知就是從比量的知達到現量的知，所以這個一生參學，也就是這麼一點事，到了這就功德圓滿了。密教的精華就在這，所以也就離不開這。不空阿闍黎為什麼要翻譯，就是因為它對密法極關重要。對禪宗來說呢，那也就是現在正果法師大慈悲，給大家講這個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雖然沒有直接提出佛性、提出「如來藏」，但是我們從禪宗的一則公案中，你就明白了。以前我說過，恐怕第一談那時就說了，六祖就只是聽了兩個半部的《金剛經》，他不識字，到旅店裏頭給人家送柴火、送水，賺點錢養媽媽過日子，很孝順。聽見客人念《金剛經》，他就放下扁擔聽人家念，聽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就初步的悟了。他這麼孝順，他捨開了母親，就跑到黃梅。黃梅那時候是在湖北，他在廣東，要越過很大的山，交通很不方便。大夥兒旅客給他湊了錢，他留點安家費就走了。就這半部《金剛經》，他就壓倒神秀。所以這個漸法跟頓法，大家必須要注意，不可以抓住一個漸法就把它釘死了。有漸有頓呀，漸法也是對的，我們讚歎漸法，但是你要排除頓法，那就不合適。六祖就現在咱們中國，在地球上，離咱們就一千多年，就在唐朝，有歷史上的記載。他壓倒神秀，神秀能夠講多少部經論！五祖是大祖師，得佛衣缽的人，他座下五百人個個都尊敬神秀，「有神秀在，當然是他得衣缽。繼承老師的法和法脈，我們無份。」這麼高的威信！做了四句偈，讓一個字不識的六祖，只聽了半部的《金剛經》，到了廟裡，他沒有去上殿，他是個居士，在那兒勞動，就好像在廟的食堂裏頭幹活的人一樣，他不是跟那兒去聽講什麼，沒有，都沒這個資格，他就那一點本錢。就是在旅館裏聽人念了半部的《金剛經》的本錢，剛念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他那四句偈，五祖看了可用，他不去成就神秀，而是成就六祖。他不是壓倒神秀嗎？神秀到了陝西，到了皇宮，武則天封為國師，給武則天講經，這是什麼水平的人呢。這些地方我們不可不留心。你說他頓不頓？他就壓倒他。

他那四句就壓倒了神秀那四句。一字不識，你看這四句好不好？「菩提本無樹。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惹塵埃。」這智慧怎麼來的？一見五祖，五祖說：「你這南蠻子，你也來學佛。」他就知道佛性啊，說：「人有南北，佛性何分南北。」五祖說：「你去幹活去。」「阿那自家日生智慧，不知更作何務。」我自個兒每天都生出智慧來，我不知道還要幹什麼。這話是普通人能說得出來的嗎？咱們普通人有誰「阿那自家日生智慧」？恐怕有好多是日生煩惱。這個事一來，煩惱了，那個事一來又煩惱了，今天買個東西，排隊沒排著，明天東西又漲價，這個煩惱呀。

他就這樣，所以要承認這個頓法，這個地方就是。「無住生心」跟這兒就是一致的東西。「無住」，你就去了殼了。煩惱就是你的妄想執著，就是這四相：人相、我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你若離開了這四相，你無所住，你本來的佛，他自然就是成就的，他是活潑潑的，不是個斷滅，不是個死的。用這個話就把「如來藏」的精神就顯示了出來了，作用就這麼大的作用。六祖寫了偈子之後，五祖把他叫來，夜裏頭在自個兒的方丈裏頭，再給他講《金剛經》。這第二遍，他再次的聽講，又講到了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就大徹大悟，這是見了像了，殼打開了。就說了這一段話，今天我們還可以說一遍：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」大地山河種種的一切一切，也就種種十法界，都不離開我們自己當人的自性。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這五祖說你開悟了，當時就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！」所以我們要知道，我們的本心就是「如來藏」。你要不知道這個，你學法無益，你只是種一點福。福享完了之後，他就完了，所以五祖說「學法無益」。你如果識了本性，「若識自本心，明自本性」，怎麼樣？「是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所以是頓法，我們說的是頓法。你不識，學法無益；識了之後，你就是天人師，就是佛。

我們這一段說明什麼呢，說明通過《金剛經》這一種「明自本心」，就知道這個模子中有佛。打開模子見了佛，在咱們這個世界上，六祖就很好的給我們做了一個示範。至於我們呢，這「無住生心」不是一般人的境界，上次就說了。在別教來說，天台宗把這個分為四種，所謂藏、通、別、圓。藏教就是小乘；通是可以不定的；別教是專屬於大乘；圓就是無上圓滿之教。在別教裏頭有三賢，十地是聖，這三賢都不能做到「無住生心」。三賢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；後來十地，這四十個位次了；再加上等覺、妙覺，這是別教的四十二個位次。別教的地前三賢，無住的時候就不能生心；生心的時候不能無住。必須到了初地菩薩以上，才能實際做到「無住生心」這句話。六祖是特殊根器，我們一般就是，我們念了之後，給我們熏習，得到無量的啟發。但是我們通過這個，第一步我們當前眾生怎麼辦呢？

笫一個就是要知有，所以這《金剛經破空論》就是要破空見。很多人把《金剛經》看成只是離相、無相、無為，這很容易使人體會到一個空無上去，偏於空。偏於空就是二乘，是阿羅漢所證的偏真，實際應該是中道，不落二邊。因此現在我們讀了《金剛經》，尤其通過了六祖這個例子，又通過了《如來藏經》，我們要知有，知道我們本心之中有「如來藏」。禪宗最強調這個知有，必須知有始得。知道我們有「如來藏」，我們都有佛性。這個知有，我這兒再打兩個比方，一個是古德給的比方，一個是我根據科學，現在東西多了一點了，我們用這些做的譬喻，還從日常大家所接近的科學來打比方。

**《心王銘》：水中鹽味。色裏膠青。決定是有。不見其形。**

傅大士，在梁武帝的時候，有個大菩薩叫傅大士，現居士身。梁武帝請他講《金剛經》，他上了座把戒尺一揮，就下座了。他這一揮戒尺，一部《金剛經》就講完了。他有一個《心王銘》，其中有幾句話：「水中鹽味。色裏膠青。」水裏頭的鹹味；要上顏色就得擱點膠，這顏色畫了才能粘，要膠。「決定是有。」這鹹味有沒有？沒有鹹味你怎麼嚐得出來呢。「色裏膠青」，咱們不畫畫，咱們不說，咱們就說這鹹味，日常生活大家都熟悉的。「決定是有。」不然你就嚐不出來了。白水怎麼不鹹呢？鹹味不見其形啊！鹹味是個什麼？所以剛才那些個例子，我們很容易打些比方，讓你知道是實有。另外我們再把這個補充上，決定是有，但是你不可以形相求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這個法身如來，打的一個比方都不能夠在各方面都是恰當，只能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。剛才那句告訴你，確實是實有，這就達到一萬分了。再把《金剛經》的道理結合進去，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我們把這融會起來，我們就懂得。這個見，不是色見聲求，就跟這鹹味一樣，決定是有這個鹹味，不見其形。拿這個鹹味比方佛性。「決定是有」，咱們眾生決定有佛性，但是你要找，你現在要把他找出來，是個什麼，這又是執著了！你用執著的心是找不到的，色見聲求是不行的。

這個佛性，我們現在打一個常見的例子。誰都知道指南針，這不是個磁石嗎，它跟地球兩極相吸，就老指南了。咱們老祖宗發現了這個，這是個大科學的成就。現在也都知道吸鐵石能吸針，誰都知道這個事，它能把針吸起來。這吸鐵石具有磁性，針也是鐵的，它也有磁性。這性質很厲害，現在我們科學的文明，就是利用這個磁性。 你拿一個導電的東西，讓它在磁場裏頭旋轉，就是發電機，咱們這就亮了，都是靠發電機。發電機就是一點銅線在磁場裏頭轉，就這麼大的作用，電就都來了。開多少工廠，飛機什麼什麼，都是靠電操縱著這一切東西，它不過就這麼點事，靠的是磁場。你要帶電的線進到磁場裏頭，它就會動，就是所謂電動機。這個電鑽，理髮店的吹風機，一按電呼呼地就把頭髮吹乾了。它怎麼會動起來呢，就那有個磁場，線一充電，它就有動，叫電動機，可以帶動了一些機器，這都是利用磁。你說磁場有磁性，有這麼大的作用，到底磁是個什麼呀？磁性是個什麼呀？不可得。禪宗說見性，我們千萬不要有一天覺得看到一個特別的景象，或看見什麼光了，這個見是不可以色見聲求的，決定是有，但不是色見聲求的。這一點在此補充一下。

剛才我們念的《如來藏經》跟咱們淨土宗呢？那關係就更密切了。淨土宗最關鍵的兩句話就是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老實說，這兩句話大家熟得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，但是能不能真的相信就我這個心就是佛呀？倒過來說，有人能信。我是心作佛，這念佛呢，我心在作佛，而這個念佛的心就是佛呀。這就把這句話通過這樣，你把它接受下來，直接了當就說「是心是佛」，就不大敢承當。

今天這部《如來藏經》，釋迦牟尼佛就是這麼說的。就在眾生在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之中，有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眼、如來的身，在跏趺坐，儼然不動。把釋迦牟尼佛的這句話，剛才這個開示，咱們結合起來，對於「是心是佛」你信得就要親切多了。當然這句話我們要真正能夠很深的信入，那就很了不起。但是釋迦牟尼佛打了這麼些譬喻，每一個譬喻都說得那麼清楚，我還沒說完哪。當初古佛說這個事情的時候，打譬喻打了五十劫，說這個法五十劫，說了多少的譬喻，就是難信。所以這個「是心是佛」我們也有一些信，今天再加這一句話，就是《如來藏經》釋迦牟尼佛的這段開示，把它結合起來，我們總是比以前會多信一點了，要信得深一點了，信一點就是大進步。

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我能入定了，什麼什麼了，認為這個是我的進步；或者我能夠講多少多少經了，這都是務外。你真正對如來的真實法，真正的從內心把它接受下來，你堅信不疑，這才是道源功德母，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。」我們老在信上要加深。入佛寶藏，咱們都是進了寶藏，有沒有空返呢？你別空入寶藏呀，咱們今天任何人，我也在內，都別空入寶藏。是進入寶藏，這還不是寶藏嘛。要不空入寶藏，就要有兩個條件：

一個是要有智慧。智慧如眼睛，能看見哪個是寶，你沒去揀破爛。把寶認出來，你就能拿寶。但只是有眼睛還不行，拿要用什麼拿，你得有手。什麼是手？信為手，信心才是手，你才不會空入寶山。那才是錯過了，如果根本還沒有到寶山，空手回來了不足可惜，可你是進到了寶山，卻空手回來了。所以「是心是佛」。

《淨修捷要》說：「無量光壽是我本覺。」念的南無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？就是無量光佛、無量壽佛。無量光就遍滿虛空，沒有一個地方沒有。無量光它普照，你的身、你的智慧、你的一切都遍滿虛空，你的本覺。無量壽就是沒有窮盡，沒有終了。大家都想求長壽，長壽總不過活二百歲，古德有活一千歲的，但究竟是一剎那。無量壽才是無窮盡的。這個「無量壽」也是我們的本心，「無量光壽是我本覺。」遍滿虛空，無有窮盡。從空間說，哪兒也找不著邊，東也沒有邊，西也沒有邊，上也沒有邊，下也沒有邊；從時間說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沒有邊，都不可窮盡。這樣一個大覺的性，就是我們的本心，所以無量光壽是我本覺。我們人人都有法身如來，「如來藏」我們已經下了一個定義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就眾生煩惱之中有如來法身的功德，不是如來報身的功德、如來化身的功德，而是如來法身的功德，所以「是心是佛」。本心就是佛，剛才那個譬喻又來了。

本心是佛，有人就說「行了，我已經行了。」可是你要知道，你是那個帶殼的稻子，你是掉在茅坑裏沒洗的那個金子，你是做佛像，沒有打開外頭的模子，在髒的模子裏頭的那個佛像。因此就還須要修嘛。所以天台宗說：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」這個修也就簡單了、直捷了，不是從外面去修，就把你心中這個殼，你心中有佛嘛，心中這個佛外頭有個殼，咱們說是模子也行，也可以說就是無明那個殼，只要這一分開，所以我們就要修。修有八萬四千法門，但一切修行之中，我們開開這個模子見佛，就莫有過於咱們持名這個法門是最妙、最容易、最穩當。因為無量光壽就是你的本覺，你現在念的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你就是直接地開了這個殼，所以最為直捷了當，因此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最直捷、最了當。念佛有四種念佛。這四種念佛跟別的法門比，都是徑路，而四種之中，以持名念佛是徑路中的徑路，因為它最方便、最簡單、最直捷、最了當、最現成。人人能念，什麼時候都能念。所念的是什麼？就是念你的本覺，念的是阿彌陀佛。

蕅益大師在《阿彌陀經要解》中，講到信願持名。信願持名的這個信是六信。往往我們有很多淨土宗的修行人，能信有極樂世界，信有阿彌陀佛，信我念這句佛號能得往生，這是信了他，信了一些事，信了一些因果，但是信自、信理就往往很不夠。這部《如來藏經》跟《金剛經》就幫助我們信自，而這個自是平等的，一切眾生都具，你也沒有什麼突出。同時你這個自，就是截流大師說的，相信我跟佛是平等的。但現在佛是已經成就了的，我還在迷，我們相差天淵。那底下怎麼辦呢？念佛嘛，念佛的時候，因為佛就是我心中的佛，我就是佛心中的眾生，我念佛就是佛念我，感應道交，不相間隔。這個話有時候大家也不大能懂，「啊，我是佛心中的眾生？」這個咱們就當然了，我是在佛心裏頭，佛光普照，照到我嘛。而佛是我心中之佛？這個就現在打個比方：

你只要把頭一點，你承認下來，你雖然在煩惱之中，你本來的「如來藏」中的如來，跟釋迦牟尼佛所成就的如來，是完全沒有分別的。釋迦牟尼佛是那邊的那盞燈；咱們都是這邊的這盞燈，他的燈當然就照到我這兒這個燈，佛光普照嘛。所以我們這些眾生就是佛心裏頭的眾生，也就是佛光中的這個燈。而我們的燈也照嘛，也照那邊那個燈，所以佛就是我們眾生心中的佛，也在我們的心之內。再合起來說，這就重重無盡了。照著我們的這個佛，也就在被照的我的心之內，我的也照到他，相互是這種關係。而且佛這個燈的光和我們這個燈的光怎麼分？在這個地方兩個燈都照到我的手上，兩個燈都有，你怎麼分？這光是這邊的，那光是那邊的，能這麼分嗎？不可分嘛！成為一體了！所以「心作心是」就是這個道理。你這麼念佛的時候，這兩個燈就互照。這樣去修，就決定往生。所以上者即生證入無生法忍。晉朝就有這樣的人，現代也有人能證入，我看福建那個老修行，能夠多少天不飲不食，端坐念佛，見光見佛，正念分明，那要沒有達到事一心是很難能做到的，就是因為這個法門如此的殊勝。

最後，我還是把這個淨土法門，用兩句蕅益大師的話，上次我說過一次，我們再說一次。都是蕅益大師《要解》裏的話，我們這個念佛是什麼？「從事持達理持。」你也不要管它著相不著相、離相不離相，你就這麼老實念去，就是事持。蕅益大師說，拿上念佛珠一天念三萬，他這個數說的是起碼三萬，他沒說過再低的數。我現在也不敢這麼說，我老勸人說：「你要念佛，你要修行，一天要念不到一萬，恐怕功效不大明顯。」當然念一句也是好的，但要看顯著的起作用的話，那你得一天至少念一萬，我這比蕅益大師的就剩三分之一了。蕅益大師提的最少數是三萬，大家要不找他的開示去，他的數是三萬、五萬、八萬、十萬。蕅益大師就拿著佛珠念。有人說不要佛珠，拿佛珠念是有好處的，可以提醒我們。從事持就這麼念，什麼時候我都有這一句，在事持中就達理持。

所以這「無住生心」咱們就辦不到，就剛才說的地前三賢，成了聖賢的賢了、菩薩了，還做不到。可是這個淨土法門之妙，你就這麼念，在暗中不知不覺就做到了。念來念去，你就這麼老老實實地，念著念著，什麼功名富貴、什麼人我是非，什麼都沒有了。念來念去也就不知道是誰在念了，能念所念的分別也沒有了，你這就無所住了，而我這句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**……**」還相續不斷，這不就「無住生心」了嗎，這地上菩薩才能達到的，而淨土法門持名念佛能使凡夫暗合道妙，在暗中不知不覺就做到了。

第五講 丙寅年四月廿三日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

今天要向大家匯報這個「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」這八個字代表一個很重要的精神，因為「般若為導」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。這六度萬行啊，這六度裏頭，前五度如盲，從布施到禪定，這是前五度。這個就像瞎子一樣，唯有第六度——般若度，才有目，才打開了眼睛，才看清了方向。因此咱們得以般若為導，不能以盲的為導。無目就不能導啊，所以我們是以般若為導。

「淨土為歸」，這就更有根據了。經中最高是《華嚴》，《華嚴》中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」。所以這個法門是「十方諸佛同讚。」十方佛都讚歎這個法門。「千經萬論共指。」就指示你到極樂世界。十方佛都讚歎，那麼我們歸到哪兒呢？當然也是極樂為歸嘛。總的精神就是「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」說得再簡單一點，就是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這兩部經，般若中《金剛經》是家喻戶曉，自有五祖、六祖的開悟之後，都是《金剛經》；再有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淨土第一經。所以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。

這個般若就有三般若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。經上這些文字，般若經典的這些文字是文字般若，都是從實相般若所流出來的，極殊勝的文字。但它本身僅僅只是個文字的般若，因為咱們的文字非常有限，用我們的語言文字來表達般若，它就有局限性。所以僅僅只是文字般若，而不能一寫出來就說這是實相般若。有了文字般若，我們就依著這個文字般若，我們就要用哪。所以這個「信受奉行」，什麼經後都是「信受奉行」，要奉行，按照般若的道理去奉行，這就是觀照般若。

「觀」就是看，「照」就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那個「照」字。這個「照」字很深，我們也念了《心經》，我們也懂得「五蘊皆空」，可是我們度不了一切苦厄。問題在哪兒？就是我們不會照，我們是想見五蘊皆空。用我們的思想一想，「啊，五蘊都空了。」我們接受了佛的道理，但這不是「照見」，因此力量很小，作用不大，你這個苦厄就不空，分別就在這兒。「觀照」，一上來我們就用「照」，也是不可能的，先練習用「觀」。「觀照般若」，就是從這個文字，我們要去觀，要去照，說得俗一點，就是怎麼去看問題，怎麼去對待問題。我們生活中種種的問題，我們是怎麼去對待？我們這個修佛不是上座了在大殿上繞佛，這個時候咱們是在那兒修持，這個二六時中，這二十四小時，應當是不斷的。在日用之中，隨時隨處，我們都應該按如來的教導來看問題，對待問題。這是觀照般若。由文字般若而觀照般若，從觀照般若，某一天忽然觸著碰著，你證實了般若了，契入了實相了，就是實相般若。

今天我們就是要談一談這個「觀照」。當然是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上一次我已經跟大家匯報過了。那是地上菩薩的事。不但在凡夫份上做不到，到了三賢位的菩薩，三賢位就是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迴向位，這三十位稱為三賢位。三賢位的菩薩都做不到，他只能夠一時無心，這時候我無所住了，但他就不能生其心了；而另一時生其心了，他就有所住了。那我們怎麼辦呢？我們從哪兒做起呢？我覺得我們下手要去做的，最好的就是《金剛經》的四句偈子：「一切有為法。如夢幻泡影。如露亦如電。應作如是觀。」這就是從「文字般若」來進入「實相般若」，我們的下手之處，只有從這可以下手。就看這一切有為的世間法，不但世間法，就是你修橋、補路、上供、齋僧，你鍛鍊氣功、入禪定，這一切一切都是有為法。這個禪定很深哪，大家有時候得了一點兒就以為自己證了什麼什麼了，或者有一點兒奇異功能，現在奇異功能已經肯定了，大家不要害怕了，這不是唯心。錢學森發表了文章，肯定奇異功能是事實，這個是事實，這不能否認，但是這個都是有為法。你入禪定，入到了自己也空了、床鋪也空了、房子也空了，一無所有，這都在欲界，都是欲界的定，連色界天都不是，無色界天更不是。所以有的人得了一點，就以為《金剛經》的道理我都證了，我都證了般若了，都化空了，其實遠去了，這些有為法啊。不要說功名富貴、妻兒子女是如夢幻泡影，就是這一些修持、這一些種種鍛鍊也都是有為法。這一切有為法皆如夢，這是夢中事，在夢中來了個大老虎，何嘗有老虎；夢中撿了十萬美金，你也沒有美金，還是我自個兒，那是夢中事。

「幻」是幻化，變幻出來的。印度從前有許多的幻術，他能變出人來，變出什麼什麼來，一看果然是這麼一回事，實際沒這回事。「泡」就是最好的比喻了，就是個肥皂泡。小孩子吹的肥皂泡。現在有吹泡機，一吹，吹出了幾十個，五顏六色的肥皂泡，很好看嘛。但是有誰認真地把肥皂泡收到保險箱裏頭去？它馬上就破滅了嘛，是不是，這是最好的比方。這一切功名、富貴、地位、名譽、妻兒、子女，種種這一切，都是種種的肥皂泡，就要壞滅，還有什麼執著嗎？「你搶了我一個肥皂泡，我要跟你拼命。」沒有這個事！這不搶也是要破滅的。如人的影子，沒有實際。 「如露」，如早上的露，太陽一出就沒有了；如閃電，只閃一下就沒有了。

所以就六個「如」。唐伯虎，大家都知道他這些風流的事情，而不知道他是個佛教徒。他的法名，他自稱為「六如居士」。「六如」就這六如：如夢幻泡影，如露如電。這個道理很好懂，在座諸位要講，比我講得還要好，但是我默察這種種的因緣，就這四句是我們的下手之處，但是就是很不容易做到。我們不要小看，這四句是《金剛經》裏我們最容易下手之處，但實際上很多人沒有做到。因為我最近寫這些書，有人也知道我是在居士林、佛學院，所以有種種的信寫到佛學院、居士林，寄給我的都轉到我這兒來了。各方面的，通信的對象就多了，所以瞭解的情況也就多了。我就舉一個例。

一個女居士修行了一輩子，她的愛人拋棄了她，跟她離了婚，她就撫養兩個兒子。現在她就是跟這個小兒子鬧矛盾，煩惱的不得了。一煩惱來的時候，就嚷嚷要打，打了之後就鬧，鬧得不可開交。她就很痛恨自己：「我一個有修持的人，我為什麼能這麼做呢？」這都是她的原話，她說：「一點瞋心火，能燒功德林。我修來修去，這一把火又把我功德都燒光了，我又得從頭修起，哪天又都燒光了。」她就不斷地在佛前懺悔，不斷地痛哭流涕，她這痛哭流涕達到三十多次。你說她對這句話不懂嗎？這些道理她不知道嗎？但她還是不行，她說：「我不能懺悔了，我不變成欺騙佛了嗎，我說我改了，可我這又來了。」後來我給她的信說：「你不能不懺悔，你要繼續懺悔，《普賢行願品》普賢菩薩『我此懺悔無有窮盡』，盡未來際。普賢菩薩的懺悔都無有窮盡，咱們焉能不懺悔，接著懺，只要錯了之後，再懺。」她的矛盾很簡單，她的兒子收入不很多，想從母親那兒拿點錢，花得痛快一點。她就覺得兒子不應該隨便多花錢，應該體貼這一些，養成個刻苦的習慣。就這個矛盾。打完之後，母子都哭，哭完了之後，過兩天又打。這說明了什麼？道理懂得很容易，事情做到就很難。就這麼一個事，所以她這多生的習氣，如油入麵。我們和麵的時候，裏頭灑一點油，很容易這油就進到麵裏頭去了，但是你現在想去掉這個習氣，就等於要把這麵裏頭的油拿出來，這就困難到極點了。

所以我們要知道，高明容易解脫難。這不但是一個居士個別的例子，我們就聽到外地有許多寺廟，中間也是分了幾派，彼此不團結，不是和合僧。幾派不團結，我們只可能這麼說，其中有一派是好的，其餘跟他不合的，那就不見得，就有問題了。這些事情的發生，就是把這個事情太認真了。你如果看到這一切一切，誰當方丈是個肥皂泡；誰受到居士的恭敬，肥皂泡；誰派出國去深造，肥皂泡；給你個博士學位，肥皂泡。這一切一切能把《金剛經》這四句都這麼看，你的關係處得好，肥皂泡；關係處得不好，肥皂泡。這沒有什麼可分別的，沒有什麼可執著的，沒有什麼可留戀的，道理這個就是。但是大家就過不去，所以就看得破，忍不過。說起來很高明，遇見問題，實際上也是很難，說老實話。我們只有勤，老常常提起《金剛經》這幾句話來提醒自己。有的時候都隨境所轉，當你隨境所轉的時候，猛一提「如夢幻泡影」，這就是在觀照。我們只有從文字般若而觀照般若，至於《金剛經》深入的，那就是「無住生心」了，上次說過，大家辦不到了，但是有一個殊勝的方便，暗合道妙，底下我就要說了。

我們就是從這些地方入手，要能夠進入到無為，不是有為法，而是無為。所以古德有個偈子：「十方同聚會。各個學無為。此是選佛場。心空及第歸。」就咱們今天這個居士林，道場來了這麼多大德，這是「十方同聚會」。都到這兒幹什麼？我們都在這學無為，我們不是來搞有為，「各個學無為，此是選佛場。」這個地方是個選佛的考場。什麼人能考取呢？你心空就及第歸。我們就從這能照破，看破這些有為法，不為它纏縛，契入諸法實相，心空啊。心空就及第，選佛就當選了。

剛才我們說，要入諸法實相是這麼難啊，地上菩薩才有份。但是有一個最殊勝的方便是什麼呢？以我們眾生的生滅心，要入諸法實相，就是以念佛、持咒最容易。這是一個殊勝的方便，這個叫做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。」我們怎麼能達到無住生心呢？你越想無住，你就是有住，你一生心就是分別，完全沒有一點《金剛經》的味道。但當你真正是在念佛的時候，你念得綿綿密密，念到最後不知道誰在念，也不知道念的是什麼，就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正當這個時候，你什麼都放下了，你就無所住了，但是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**……**」朗朗現前，這個心他是生的，他不是斷滅的，所以既生心又無住。這能暗合道妙，這是一個最殊勝的法。所以我們這個淨宗，現在有很多人在外國，弘揚了一輩子密宗，他也認識到，要契機還是淨土宗。剛才說的，要入諸法實相最容易的是密和淨土，就是你不知不覺就暗合道妙，你就巧入無生，而地上菩薩所能做到的事，你就不知不覺你做到了，因此你的功德極大。因此念一句你能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因此你臨終一念就能往生。它是諸法實相的功德，這個功德是無限大，不是一切所能比的。所以在一切法門之中，以淨土宗是最為容易，當然持咒也是一樣，但是密宗之困難。我是學密的，我也是學淨土的，我也是學禪的，但這裏頭最穩妥的，就只有淨土。密宗的師父非常難找，種種的邪說異端、魔子魔孫，在這裏頭冒充。大概就是去年北京就來了一位，他就召集有夫之婦、有婦之夫，在一起合修，還表演，還自稱為密宗。這一些如果沒有一個金剛正眼去分別，你只是好奇，你只是聽說他有些奇異功能，你就跑去，這個上當就上到極點了。所以它很險哪，一般人你沒有這個眼力，能認得清哪一個是真正的阿闍黎，哪個是冒牌的。你如果有這個眼力，那你也不是普通人了。所以是不容易，一句話就叫不容易！

淨土宗沒有這問題，你不要找師父，千經萬論，你看了書，告訴你就念阿彌陀佛，到居士林參加一次，阿彌陀佛你就會念了，是不是？只要真具信心去念了，就解決問題。所以說，一切法門之中，以淨土宗最為契機、最為方便、最為穩妥。在現在這個末法時代，眾生的根機，這個社會大家如此之忙，種種的工作、種種的任務、種種的橫禍，這個核電站泄漏了；哪兒洪水了；什麼地震了；種種的，還有恐怖主義者到處給你爆炸，你想要像過去那麼修行，不可能了。所以我們說這個淨土宗是一切修行之中，這是個易行道。這個話是龍樹菩薩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別的修行是難行道，這個路很難走，而修淨土法門是個易行道，這是一個平坦的、直的路，因此我也是不遺餘力地來讚歎、弘揚這個淨土法門。我寫的這些書，這一部書寫了多少年哪，剛剛又再去正式的印，就是為了大家重視這個法門。

淨土法門是個易行之道，但是淨土宗的經典呢，就以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土宗的第一部經典，說「此是淨宗第一經」。大家都念《阿彌陀經》，但有很多人不知道《無量壽經》，因為《無量壽經》很長，兩萬多字，兩厚本，又是兩卷，一卷一本，上下兩卷，而且文字也很繁雜。中國是曹操那時候翻譯的，文字也很古，所以大家念就都念《阿彌陀經》了。《阿彌陀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是一部經，古人就把它稱為大經、小經，大經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；小經就是《阿彌陀經》。或者稱為大本、小本，大本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；小本就是《阿彌陀經》。這小本就簡要多了，《無量壽經》像《金剛經》，小本就像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就剩二百多字了，《阿彌陀經》我們一會兒就念完了。但是不是多了就是好？那倒不一定，那為什麼說《無量壽經》是第一部經呢，因為這一部經裏頭，真正的把阿彌陀佛成佛的因，因地的修行、因地的發願，一切都給我們介紹清楚了。說到這是怎麼來的；怎麼成的佛；這四十八願都是什麼，《阿彌陀經》裏頭都沒有，而且發的這些大願，是怎麼成就這些願。極樂世界種種的莊嚴，跟《華嚴經》一樣的莊嚴，事事無礙莊嚴，小中有大、一裏頭有多、一秒中有萬萬年，這一切無礙，華嚴的事事無礙境界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頭都有。十玄門，《無量壽經》中一門也不少。大家如果看我的《大經解》就可以發現，具足的。

這往生，《阿彌陀經》中只講了一種，就是一日一夜至七日七夜念佛。《無量壽經》就詳細多了：三輩往生、往生正因，而且裏頭特別說出我們這個世界種種的惡因惡果，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眾生都行五惡，所以現生受五痛，來世受五燒。裏頭就告誡大家，不是說我們念佛就只是念念佛，將來死了生極樂世界，而且說現在在社會你是個人，就先要把人做好，所以它是很完備的。一方面告訴你極樂世界，讓我們欣慕，也告訴我們這娑婆世界種種的惡、痛、燒，讓我們脫離。更要緊的是這裏頭的最後，阿彌陀佛的世界顯現在大會上，人人得見，不然說有極樂世界，誰看見？你說信極樂世界，你往生了，誰看見了？在淨土三經裏頭，除了《阿彌陀經》之外，其餘兩部經大夥兒都看見了，所以今天我要說一說，就是《阿彌陀經》裏頭沒有。《阿彌陀經》就和《心經》一樣，最簡要，做為常課可以讀《阿彌陀經》，你要研究淨土宗，了解淨土宗，就不可不讀其他的經典，比較起來《阿彌陀經》它太少了，沒有禮佛現光。而且將來一切經都滅了之後，還有最後就這部經獨存。所以我們就知道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土宗的第一部經。

《無量壽經》到了現在一共有九種本子，這九種本子哪一本最好呢？就是最後夏老師所完成的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。現在海外的佛教徒已經評定，公認，九本中這個是善本，並且收入了《大藏》裏頭。我作的這個註解，也就是這部經的註解。所以一切法門中，以淨土宗最為易行，而淨土法門的經典之中，以《無量壽經》最為第一。《無量壽經》有九種，哪一本是善本？以夏老師這個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是善本，所以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們慢慢的將來就是把重點向《無量壽經》這邊轉移。

今天我們只是談一下這個會本的殊勝與重要，我們重視這部經。這部經差不多大家都有了，而且現在還正在印。 《大經解》過去咱們印了五百部，居士林有很多人有了，現在再印一萬部，東林寺在那申請，這個稿子寄走了。《資糧》現在印了一萬五之後，今年又印了兩萬，印好了稿子送給我，找我校對，我請一位人替我校了。這些書慢慢都會有，都很多。

今天我們就談一下這《無量壽經》的重要，至於裏頭重要的內容，好在我們時間還很長，有機緣會不斷的向大家來供養。

第一點，說這個經的殊勝。就是在這一本《無量壽經》的第三品：「大教緣起」，說明淨土這個教是以什麼因緣而引起的。我不多念原文了，因為耽誤時間，主要是把它的意思稍稍說明，節省一點時間，大家都可以查，這個書正在印，《大經解》一萬本也在印，有註解的、沒註解的都在印。

這大教緣起是為什麼呢？就是在法會上，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放大光明，「威光赫奕」，就像融了的金子一樣，透的，佛身不是個有礙的身體，裏外都是透的。而且現大的光明，數千百變，好多變化不拘。阿難是侍者，他就想：「今天世尊，為什麼諸根這麼清淨，這麼光顏巍巍，所現的寶剎是這麼莊嚴，是從昔以來所未曾有，我未曾見，我跟佛這麼多年，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個情況，這麼殊勝、這麼清淨、這麼光明，而我今天這麼能夠瞻仰。」生稀有心，他就偏袒右肩，向佛作禮，說：「世尊今天你一定是入了大寂之定，住了最奇特之法，你一定是住了諸佛所住的導師之行，今天不同往常，是最勝之道。過去未來都是佛跟佛彼此相念，世尊現在您是念現在佛，還是念他方佛呢？不然的話為什麼這麼樣的光明，這麼殊勝？請佛告訴我。」阿難所以了不起的聰明，他已經知道，從來沒見過佛這麼殊勝、這麼光明、這麼功德莊嚴，必定是在念佛了。所以這就是他的智慧。那麼到底念的是什麼佛？是他方的佛？過去的佛？現在念的是哪一尊？要不是念佛的話，怎麼會有這麼樣殊勝的境界呢？

所以問問題的人很有水平啊，所以佛聽了之後就讚歎阿難：「善哉善哉，你為了利樂眾生，能問這麼好的微妙之義。這麼殊勝的問題你提得出來，你很好啊。」「汝今斯問」，你這一個問題，就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布施累劫。」你比把供養一天下，就整個的太陽系，我們這麼說，各個星球都有了。你就所有的阿羅漢、辟支佛都供養了，你比那還強；你比累劫的布施都強。比那個強多少？百千萬倍！你看阿難這個問題一提的功德，就比供養這麼多阿羅漢，比窮劫的布施無量的人民，要大百千萬倍。因為你這個問題問得好，我回答了，大家又知道方法了，而得到了度脫。他就說如來之所以出興於世是為什麼，就是要惠予眾生真實之利。佛為什麼要降王宮、出家、示現成佛？就是要給眾生以真實的利益，所以這部經、這個法門就是如來的本願：要給眾生真實的利益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成道以後，這個是經文裏頭沒有的（註），我引證一下。父親來求法，他教父親念佛，父親說：「你釋迦牟尼有好多實相、真如種種殊勝的法，你為什麼不教我修習？你就教我念佛？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歲數大了，那些法你修不起來，但是你就修這個法，你解決問題呀。」你看，釋迦牟尼佛對於父親也是教他念佛，教導我們也是念佛。所以佛的大公無私、大慈悲，真是啊！我們要知道。佛並不是還有什麼法保密著只告訴父親，你們就去念佛去吧，你們不堪造就。就是以對待父親的法來對待咱們，所以我們要感恩哪，感恩佛的慈悲。這是緣起，底下就說這個法，這很長。

**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：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．聞我名號．至心信樂。所有善根．心心回向．願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．若不生者．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．誹謗正法。**十八、十念必生願。

這個裏頭第二就提了佛這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，第十八願今天我們也來不及多說了。日本的佛教就是拿這個為根，日本就是完全是善導大師的教化，善導大師是專弘《無量壽經》。他是把幾種原譯都參考，都配合，就提出以第十八願作為一切聖教的中心。就是說，眾生聽了佛的名號，「至心信樂。所有善根．心心回向．願生我國。」這個我是指阿彌陀佛說的，願生阿彌陀佛的國，極樂世界，「乃至十念．若不生者．不取正覺。」你念到臨終有十念，你要不生的話，佛就不成佛了。佛已經成佛了，那就說明眾生只要在臨終能念十句阿彌陀佛，乃至一念，臨終你有一句，必能往生，這是《寶王三昧論》裏頭所講到的，所以就是惠予眾生真實之利。

所以修這個、修那個的人很多，我的朋友也很多，而且觀想、持名，都是極殊勝。《觀經》就教觀想，但是許多真實的經驗，咱們現在就是研究。這修觀想的人，他們都有這個經驗，在休克了之後全觀不成了，不但休克了之後觀不成，重病的時候觀想也觀不成。所以咱們這個法門就是要在你臨終臨危的時候能用。你平常都用得很好，一病了，最後要嚥氣了，你使不上了，那不前功盡棄呀？所以我們得說老實話，我們不是說好看。所以這「十念必生」、「一念必生」，只要做到有這一句，這一點回頭我再引密教祖師的話來印證，諾那祖師的話，證明古德都是一味的。

底下要重視的就是「禮佛現光」，這極樂世界現前了。這是一件大事，因為《觀經》是在宮裏頭說的，就韋提希夫人和她的一些侍女，沒有四眾弟子。說《阿彌陀經》時，人數很少。說《無量壽經》的時候，就說咱們地球上的人，「大比丘萬二千人」，有一萬二千大比丘在法會上，沒有退席的。說《法華》，還有五千人退席，聽不下去了。一萬二千比丘、七千男居士，就一萬九；五百比丘尼、五百女居士，兩萬，整整兩萬。現在開萬人大會，這是兩萬人大法會。這兩萬人的大法會上，人人都見到了極樂世界。所以有人說「誰看見了？」這不是歷史上記載了嗎，這看見了。說《觀經》的時候，韋提希夫人和侍女們也都見到了極樂世界。所以淨土三經中有兩部經，當時聽經的人都親見極樂世界，親見阿彌陀佛。這一點也就是阿難了，佛就說：「如果你們想見阿彌陀佛的話，應該向西頂禮，念佛號。」阿難就起來了說：「我願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。」就在頂禮的時候，忽然親眼看見，看見阿彌陀佛「容顏廣大」，紺目澄清四大海，白毫宛轉五須彌；「色相端嚴」，色相非常端莊、非常莊嚴，「如黃金山」，像在海上湧出一個黃金山一樣金色光明。就看見極樂世界、看見阿彌陀佛了，同時又聞十方世界諸佛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，「無礙無斷」。當時見著佛，而且聽見十方世界諸佛正在那兒稱揚讚歎阿彌陀佛呢。我們現在這個時候，十方諸佛也在那兒稱揚讚歎，不過我們耳朵不行就是了。這無礙無斷，他沒有障礙，沒有間斷。

阿難接著發願，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光，照到一切佛世界，這一切佛世界也明現。所以在這個會上，不但見到極樂世界，聽見了極樂世界之外其他十方佛讚歎阿彌陀佛，後來佛又放光，十方世界大家都見到了。咱們這個世界完全是光明，「唯見佛光」，阿彌陀佛的光，「明耀顯赫」。

底下大家要重視，「此會四眾」，這個法會的四眾、聲聞、菩薩、天龍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所有的都在內了。剛才我說的那兩萬是人，還有他方的阿修羅、天人，多少他方的菩薩，都無量無邊了。我們最主要點是要觀咱們世界上的人，這都包括在內。「此會四眾」，就剛才我說的一萬二千比丘、七千男居士、五百比丘尼、五百女居士，兩萬人，這四眾啊。人人都看見了，都看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，看見阿彌陀佛於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聲聞、菩薩恭敬圍繞。這就是咱們一個證明，不要覺得這是個寓言、是個安慰。而且孔子、老子，我們誰也沒有見著嘛，但是我們承認他們，歷史上書記載著在那的。而這個法會上，大家這麼多大眾都親見了，經典記載下來的事情，是個歷史事實，我們就是要真實的生信有極樂世界。《阿彌陀經》：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中有佛，號阿彌陀。兩個「有」字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、其中有佛號阿彌陀，這兩個「有」字，剛才我們說的，也就是這兒的證明。

再說這個經的重要，我們看底下講的流通分。流通分就是勸要流通，當然這個經裏頭重要的地方很多，我們今天不是談這個，是談我們要重視它。首先要重視這個經，這你才會去讀它，才會去研究它。我們先要重視起來。第四十三品就是「流通分」的開始，「佛告慈氏」，這是佛對彌勒菩薩說的。所以這一部經前半部是阿難當機，後半部就是彌勒菩薩當機。這是很特殊的。這彌勒菩薩當機，告訴咱們什麼事？當來彌勒下生以後，還是要弘揚這部經。佛後來就把這部經囑咐給彌勒。所以大家要等到龍華會上，龍華會上靠度眾生的，還不是講唯識，還是《無量壽經》。

**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：佛告慈氏．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．善獲利益。若有善男子．善女人．得聞阿彌陀佛名號．能生一念喜愛之心。歸依瞻禮．如說修行。當知此人為得大利。當獲如上所說功德。心無下劣．亦不貢高。成就善根．悉皆增上。當知此人非是小乘。於我法中．得名第一弟子。**

「佛告慈氏」，慈氏就是彌勒菩薩，他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果「得聞阿彌陀佛名號」，能聽到這個名號，乃至「能生一念喜愛之心。」能真實生了一念的喜愛之心，你起心動念，能引起這麼一念，當然這一念是很真實的一念、很清淨的一念。「歸依瞻禮」，歸依阿彌陀佛，願意禮拜、願意「如說修行。」那怕只是一念， 「當知此人為得大利。」你要知道這個人是得了極大的利益。底下就簡單一點了，「當知此人非是小乘。」你要知道這個人他就不是小乘道，所以生極樂世界的人都是大乘的，純一的，極樂世界純粹是大乘菩薩。又說裏頭有很多聲聞，是什麼意思啊？他是大乘菩薩，但他所證，他斷惑的水平，他剛剛斷了見惑思惑，相當於阿羅漢，還有塵沙惑未斷、無明惑未斷，慢慢的斷。我們就是帶業往生，帶惑往生，你發小乘心是不能往生極樂世界的。所以這就不是小乘了，這是什麼呢？底下就是佛說了，「於我法中．得名第一弟子。」就是在釋迦牟尼佛的法裏頭，這樣的人是弟子中的頭一號人物，是第一弟子，笫一流的弟子。

**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：是故告汝天人世間阿修羅等．應當愛樂修習．生希有心。於此經中．生導師想。欲令無量衆生．速疾安住得不退轉．及欲見彼廣大莊嚴。攝受殊勝佛刹．圓滿功德者。當起精進．聽此法門。爲求法故．不生退屈諂僞之心。設入大火．不應疑悔。何以故．彼無量億諸菩薩等．皆悉求此微妙法門．尊重聽聞．不生違背。多有菩薩．欲聞此經而不能得．是故汝等．應求此法。**

所以有好多人現在還是在那不大重視淨土法門，我在佛學院講課，我說：「我也不敢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信淨土，但是我確是有這個希望，你們任何一位都不要輕視淨土法門。」釋迦牟尼佛說：能這麼信，那怕只是一念，這清淨單純的一念，就這樣，就不是小乘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。 所以佛就告訴大家，天人、世間、阿修羅等，應當對這個法門「愛樂修習．」應當喜愛，應當歡樂，應當好好修習，「生希有心。」所以彭二林說：此是萬劫千生稀有難逢之一日。我這萬劫千生輪轉六道，今天能遇見這個法門，能聽到這個法門，這是萬劫千生稀有難逢的一個遭遇，這叫希有心。「於此經中生導師想。」對於這部經裏頭所說的話，應當把它當作導師，要依止。「欲令無量眾生．速疾安住得不退轉。」如果說是大乘，就是你念念不忘眾生，來接受這個法門。無量億諸菩薩，都求這個微妙法門，尊重聽聞。「多有菩薩．欲聞此經而不能得．」還有很多菩薩想聽這個經，聽不到。「是故汝等．應求此法。」說會上的大眾，你們哪，應當好好求這個法呀。

**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：由於此法不聽聞故．有一億菩薩．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有衆生．於此經典．書寫．供養．受持．讀誦．於須臾頃爲他演說。勸令聽聞。不生憂惱。乃至晝夜思惟彼刹．及佛功德。於無上道．終不退轉。彼人臨終．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．亦能超過．生彼國土。是人已曾値過去佛．受菩提記。一切如來．同所稱讚。是故應當專心信受．持誦．說行。**

又說：有一億菩薩，這些都是大菩薩，就是由於這個法不聽聞，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就勸受，如果能夠信受，如法修行，好好的，這個人已經蒙過去佛給他受過記了，而且現在十方佛都在讚歎。所以勸大家要怎麼樣呢？「是故應當專心信受．」我們要信這個法門，接受這個法門，「持誦」念這個經，持佛號，「說行」。「說」，為別人解說；「行」，最主要是行，如說修行，你得行，所以信願行，你得念，盡你最大努力去念。這就是說這個經的重要。

末了再提一點。經是都要滅的，我們是很辯證的，他們說：「你們佛教將來也會消亡。」我說：「我們從來也沒有說過，我們是永遠常存的，我們不是賴在地球不走的。」將來佛法是要滅的，經是一點一點滅的。有一部經叫《法滅經》〔註：指《法滅盡經》〕，哪部經先滅都說了，第一部經先滅的就是《楞嚴》。現在已經有人著書說《楞嚴》是假的，佛早就懸記了，將來這個經要滅。他說是假的，慢慢後頭的人也都相信了他的話，那麼都說是假的，誰也不念了，這部經不就滅了嗎。可是沒有想到，這事佛早就告訴你將來要這樣，而這批人就按照了這條道 。

再有就是《涅槃》，都是極高深的道理。將來眾生根器不夠了，這個都要滅，滅了之後眾生怎麼能得度？佛所以出興於世，就是為了要惠眾生真實之利，就把這個最殊勝的法子，以佛的威力獨留此經。什麼法、經都滅完了，還把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留下來。留多久？不可能無限期，都有時節因緣、都要有根器。這根器在那變化，他不能接受啊。你有跟沒有不是一樣？所以「止住百歲」，只會留百年。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，從現在起一直到最後，這個時候《無量壽經》是剛剛在咱們中國興起，在日本是放光的，是早被重視的，在中國中間衰微了，現在又開始在抬頭。那麼一直到最後，法都滅完了，最後一百年，還要有這部經。所以如果我們對於此經能夠如說的信受、持誦、說行，我們就是佛的第一弟子。我們也就是為了如來護持這個法，到最後還有一百年，還能存在於世，利樂眾生。

這是今天向大家匯報的主要部分。另外我也知道我們有很多人都喜歡密宗，我這就把諾那祖師他的開示介紹幾句。他是在香港傳完法，在離開香港之時，最後說了點開示。這裏有關淨土的部分，我介紹幾句，我們就圓滿了。

**《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》：念彌陀者，臨終觀佛在頂，信心不疑，遂忘自身，而契彌陀法身。何況彌陀發願甚強，無論修證如何，只臨終憶念，決定接引。**

諾那祖師是紅教的法，也就是蓮花生祖師的教，是最古的教。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特點，和別的教派不大一樣，就是特別尊重阿彌陀佛。就是說，無論什麼根機，都是要教他學金剛薩埵，學阿彌陀佛的法，人人都得修。這是諾那祖師的話：最後往生，「念彌陀者」，念阿彌陀佛的人，你臨終就觀想佛在你頂上來接引你，「信心不疑」，你不要懷疑，你就把你自個兒忘了。自個兒忘了，你就跟彌陀的法身相契，彌陀在頂上，「心作心是」，你就跟彌陀的心相契了，這就可以往生。何況「彌陀發願甚強」，「無論修證如何」，不論你修證的水平怎麼樣，這跟蕅益大師的話完全是一樣的。我們好多人錯就錯在這兒，總覺得自己功夫不夠， 老去追求功夫去，你這功夫夠不了！不是那個功夫的問題。不管你修證到什麼程度，不論你這個。所以蕅益大師說只憑信願之有無，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沒有信願；你生了什麼品位，才是你念佛的深淺，那在你修證的程度。主要你要深信切願。他說臨終能夠憶念，有信願，就決定來接引。你修持差也不要緊，根器差也不要緊，只要你是念，你憶念，你臨終還想著阿彌陀佛。底下又比較。

**《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》：修他方佛，必三密具足乃度，此尊一律平等普引。**

修別的佛，「必三密具足乃度」，你修其他的本尊，修藥師佛修什麼什麼，你必須得三密都修才行。三密就是身密、口密、意密。密法的特點就是讓凡夫的三業：咱們身是造業的；嘴是造業的；意是造業的，讓我們這凡夫的三業，頓同如來的三密。你身結印了，結釋迦牟尼佛的印、阿彌陀佛的定印。你結印，這身就是身密；嘴念咒了，語密；心裏想著般若，比方《金剛經》、心裏想著種子字，憶佛也行，這是三密。別的修行，最後必須得三密都具足才得度。唯有阿彌陀佛這一尊，不管一密、兩密、三密，一律平等普度。不論你修持怎麼樣，只要你臨終在憶念，願意往生就可以。這是極殊勝。

**《諾那祖師離港前夕開示》：祝諸位不忘阿彌陀佛，常存一心不亂。**

最後，都完了，最後一行：「祝諸位」，祝在座的諸位，因為他在香港、澳門都灌了很多頂，最後要分別了，就臨別的開示。「祝諸位不忘」，不要忘記阿彌陀佛。所以我今天最後也是以祖師，我師父的師父，用我師父的師父這一句話，來結束我們今天，就是「祝諸位不忘阿彌陀佛。」謝謝大家。

註 ：指《無量壽經》經文裏頭沒有所引證的這一段，此段出自《觀佛三昧經》。

第六講 丙寅年五月八日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

今天咱們就從《無量壽經》中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來作討論。今天我們就是要共同來讚歎，來學習阿彌陀佛的大願。

上次說，一切法門中，淨土法門是最容易了，別的修行都是難行道，只有淨土法門是易行道，修行起來只有這個容易成功。淨土法門中以《無量壽經》是第一部經，就是因為這一部經裏頭講了阿彌陀佛是怎麼發願、怎麼成佛，願文是什麼。咱們唱讚偈，唱「阿彌陀大願王」，他發的願不是普通的願，是大願，而且是大願中的王啊！是最尊、最高、最殊勝。所以今天就是討論大願王是怎麼發的願，是什麼內容。淨土宗為什麼這麼殊勝，為什麼成為易行道，就是因為大願王他有殊勝的大願。

首先我們就介紹一下出家、發願這樣一個緣起。上次說了，阿難看到釋尊放殊勝的光明，多少年來他跟佛作侍者，參加過多少法會，見過多少殊勝的景象，而在這個時候佛現了這個光明，這個殊勝是他從來所沒有看見的。所以這個淨土法門之殊勝就在此。多少年了他沒有見過這個情況，阿難是傳佛心印的人，是集結經藏的人，智慧不同。他就想到，今天怎麼放這樣的光，是不是佛在念佛呀？就向佛提問：「今天怎麼這麼殊勝，這麼大的光明，你念什麼佛呀？」他提了這個問題，佛就回答，下面就是回答。這個問就很殊勝，這個回答底下就說了，因為阿難這一問，「當來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。」「當來」就是從阿難這一問以後，所有的含靈，所有的眾生，都是因為你這一問，而能夠得到度脫。所以這一問就是重要，因為有這一問題，佛才說這個因緣。有了這個因緣，眾生才能夠度脫。所以法門沒有一樣不是好的，但是我們對於淨土法門，要有足夠的重視。我在佛學院講：「諸位出家人，你們這兒五十人，我不敢希望你們這五十位都將來學淨土，但是我就希望任何一位不要輕視淨土、毀謗淨土。這也就是我給開這個淨土宗的課，最低的要求。」有很多人輕視，不知道，只有因為阿難這一問，佛這一說，當來的含靈都因為這個問，才能得到度脫。這個重要就在此。 底下就是回答了，我們今天是要著重談大願，時間很少，所以我們就講得精簡一點。

佛告阿難，過去無量不可思議，不可數、不可說的劫，有一尊佛在世，這個佛的名號叫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。這個佛的名號很有深義，所以我們這個淨土法門是世間自在，也最契合於我們現在這個機。佛法出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如果所有的佛教徒都說我去入深山、住山洞、不生產、不勞動、不學習，這樣一個教，那不能存在。但是我們這個法門是世間自在，而且是世間自在王，是最自在了。你幹什麼都行，做什麼工作都可以，當科學家、文學家、藝術家、甚至於當軍事家，沒有一件事情妨礙你修淨土法門的，因為你十念就可以成功，只要你信願。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，所以這佛的名號，就有很深的意思。

那時候「世間自在王如來」正在住世，正在說法，有大國王名號叫世饒王，國富民豐，很饒足。他聽見佛說法，就歡喜、就開解。開解就是開悟。就「發無上真正道意。」發了無上的菩提心，就棄國捐王，國位也不要了，王位也不要了，出家作沙門。作了沙門就得了一個法名叫做「法藏」。我們老看見「法藏比丘」，「法藏比丘」就是阿彌陀佛。在世間自在王如來那兒發了心，出了家。他「修菩薩道。高才勇哲．與世超異。」超乎世間，一切都第一。他這時候就發了大願，就願自個兒完全學習佛，願意得到佛的智慧、佛的戒定、佛的清淨，也能跟佛一樣去救度一切眾生。

願我自己能夠有一個廣大的處所，這也就像咱們古詩人的「願得廣廈千萬間」，當然法藏這個願就比這廣廈千萬間要大多了，他願得一個極樂國土，殊勝的國土，讓輪迴諸趣的眾生，不僅僅是含識得歡顏，六趣的一切苦惱眾生，都到我這裏來，都生我剎，受無上的安樂。在這個時候，法藏比丘在世間自在王如來前，已經發起了要如佛一樣的清淨成就，如佛一樣的度眾生，而且有一個殊勝的處所，要讓一切受苦難的眾生，都來到這兒受安樂，清淨修行成佛的大願。這個願跟後頭四十八願，完全是一致的。這個願我們可以用現代語言說，原則性的。到底你這個國土是怎麼樣的？眾生應該怎麼修啊？他這個願跟後頭的四十八願，沒有兩樣。

底下他就說，我就願意這樣，而且願意我這個佛國，他的殊勝，超過一切佛國，我可以不可以呀？所以他稱為「大願之王」，他願意超過一切佛國。當時世間自在王如來就把這二百一十億諸佛剎土，種種的佛國，有的純粹是淨土，有的像咱們娑婆世界差不多的，也算是穢土，因為裏頭有三惡道。把種種的國土都現給法藏比丘看，那麼這個時間就很長了，經過千億歲。法藏都看見了之後，這二百一十億都看了之後，他就去選擇、去總結，將來法藏比丘所成就的佛國是個什麼樣的佛國，這個經過了五個小劫。那麼他又到佛前說：現在我的願，用現代的話說，已經具體化了。這底下就是發大誓願。

首先這兒得談一個問題。大家都知道四十八願，這本經我剛剛從南方回來的時候，日本投降了，來接收。這時候就聽見有些老居士們說：「夏某人怎麼把這佛的四十八願改成了二十四願了？」這個梅老居士的序文裏頭也有解說（註）。怎麼把四十八改成二十四了？這種說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，誤解。這裏頭有兩個錯誤。

一個錯誤，夏老並沒有放棄了四十八，改成二十四。而且古人就有放棄四十八，改成二十四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部經有五種譯本，知道四十八的只是兩種譯本，知道二十四的另外還有兩種譯本，還有一部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也是二十四。所以淨土宗《無量壽經》的經典五種譯本，再加上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，這六部經裏頭，只說二十四願的有三種譯本。這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一聽說是二十四，有些時候就認為荒謬，而不知道說二十四的是多數，只是魏譯跟唐譯是四十八，而宋譯是三十六。我們不研究、不考證，就往往說些話沒有根據。就好像現在說的，沒有調查研究，沒有發言權。你沒有發言權就發言，那就要犯錯誤，所以他就犯了錯誤，他說不應該是二十四。而且這個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是「誓二十四章」，都是偈子。所以六種原來的這個經，有三種是二十四，兩種是四十八願，一種是三十六。

決定怎麼做的時候，是先師夏老居士、我先舅父梅老居士，這兩位稱為「南梅北夏」，加上他們兩位的師父，慧明老法師。慧明老法師，現在廣濟茅棚的人都推崇得很，說這老法師是開悟的，已經圓寂了。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研究到底應該怎麼辦。到底是二十四，還是四十八？三十六可以不取了。研究來之後，最後取得的結論是非常合適的。不是「誓二十四章」嗎？現在咱們這個經，「誓」是二十四章，然而具體的願還是保留了四十八願。就是二十四段，就是二十四章，這不就合了二十四了嗎？每一段裏頭可能有兩個願，可能有三個願，可能只是一個願，加起來正好最後是四十八願。所以既有二十四，又有四十八，跟各種古譯都合了。

從這裏頭也看出了這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是必要的。單在這個願上就有很大的差別，所差別的不是別的，就一個是二十四，這四十八可能是一個倍數，可這三十六又是怎麼出來的？差別很大哪！而且魏譯的四十八，實際不夠四十八，為什麼呢？他有的地方重覆了。而說二十四的也不僅僅是二十四，它一個裏頭可以包含一兩個。說四十八願的魏譯本呢，他這裏頭有重覆。比方魏譯本的第二十九願︰「設我得佛。國中菩薩。若受讀經法諷誦持說。而不得辯才智慧者。不取正覺。」諸菩薩在我國中，都得智慧辯才。底下跟著的三十願：「設我得佛。國中菩薩。智慧辯才若可限量者。不取正覺。」都是有「智慧辯才」，一個是說有智慧辯才，一個是智慧辯才無有限量。只是後者比前者稍微擴充一點而已，這就分成兩願了，所以四十八並不足四十八。除了它，這些個古譯裏頭，只有吳譯有「國無女人」，「蓮花化生」的願。都知道到了極樂世界沒有婦女，都變成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因為不需要婦女，所以都是蓮花化生，都是蓮花之身，「清虛之身，無極之體」。這個願出在哪？在五種譯本之中，只是吳譯裏頭有。所以會集的重要性，就從這些地方，舉一個例子我們就看出來了。要把各種精華都瞭解，就得把每種譯本都看過。那麼現在是既有二十四，又有四十八，又避免了重覆，把各譯本沒有的重要的願補進來，像國無婦女，蓮花化生。因此說，這會集稱為九種本中的善本，現在海外已經公認這是九種本中的善本，這就是因為這些原因，這些個具體的事實。這也就說明了二十四、四十八以及會集的必要。

至於說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種變化呢？各種譯本的出入之大，只有《無量壽經》最多，各種譯本都會有些出入，這個原因就是翻譯的人的譯筆不同，而且古本的印度文，都是貝葉文，都是一片一片零的，沒有裝訂。有可能這個本丟了一片，所根據的東西丟了一片；也可能這樹葉子殘掉了，破了一塊，這些原因都是存在的；而且輾轉的抄，這是其他的譯本出現不同的原因。但是不至於會差的這麼大，這個差得大的原因是《無量壽經》特殊的，就是釋迦牟尼佛說這部經不只一次。這次說，弟子作了記載，阿難集結，將它回憶起來。他第二次又說，阿難又把它回憶出來。每次說因為對象不同，這個出入就很大。

怎麼證明不是一次說的呢？就是唐譯《無量壽如來會》，就是在《大寶積經》的一段。這就證明在說《大寶積經》的時候，又說了《無量壽經》。在說《大寶積經》的時候，就把《無量壽經》裏頭咱們世界的「五惡、五痛、五燒」都沒有了。它是一個大的法會，這只是中間的一部分，所以就沒有這麼詳細。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土第一部經，佛是重視，多次說，我們多次翻譯，但是中間出現了很大的差別，所以要經過會集。這些個原因，我藉這個機會把它作一個說明。

底下一個問題，我們就正式來談四十八願了。那麼實際還是四十八願，因為它真正有四十八，但是四十八願分成了二十四段，所以又有了二十四，而且比任何一本都完整。今天這個時間就不大夠把四十八願一條一條一起研究。那麼我們就兩個想法，一個想法是我們要說明一個問題，因為在海外起了一種特別的說法，他反對帶業往生。他做了好些個事，他寫了好多文章，所以國外引起了很大的辯論。他說是：「經中沒有帶業往生這個字樣，帶業往生是錯誤的。」他覺得有人修了淨土了，就不跟他學了，他不是淨土宗，他就說：「為什麼大家修淨土呢？」有人說：「我們不要緊，我們可以帶業往生。」他就要破這個帶業往生，其目的就是這樣。他寫了很多文章，著了許多書，現在還在海外流傳。所以今天也把這個問題說一說。沒有帶業往生，那就沒有淨土法門了，而且根據這個願文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意思。所以今天我們在研究願文的時候，這是一個要談的問題。

第二，我們既然要談願，就把這四十八願中，挑出最殊勝的願來跟大家一起研究。根據善導大師，把四十八願中挑出五願：定成正覺願、光明無量願、壽命無量願、諸佛稱歎願、十念必生願。善導大師認為這五願是願中的精華，因此我們在談完了帶業往生以後，就談這五願。至於詳細的，經文中有，我的拙著《大經解》都做了解釋，就不在這個地方多佔時間了。

**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：我若證得無上菩提．成正覺已。所居佛剎．具足無量不可思議．功德莊嚴。無有地獄．餓鬼．禽獸．蜎飛蠕動之類。所有一切眾生．以及焰摩羅界．三惡道中．來生我剎。受我法化。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不復更墮惡趣。得是願．乃作佛。不得是願．不取無上正覺。一、國無惡道願．二、不墮惡趣願．**

那麼，怎麼證明可以帶業往生呢？這在第一條願就說明了這個問題。在夏老師會集的《無量壽經》裏頭，這個第一條第二條的國無惡道願、不墮惡趣願，阿彌陀佛——當時的法藏比丘，還沒成佛前，那是法藏比丘。他說：我如果成佛的時候，一切三惡道的眾生，他們到了我的剎土，受了我的教化，都成佛。「不復更墮惡趣」只要來了之後，他就不會再墮落到惡趣裏頭去了。那麼就是說，各種眾生都可以來，我的國土裏頭根本沒有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沒有三惡道，所以《阿彌陀經》裏說：我這國土裏頭尚無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。所以沒有！不像我們這個世界，蒼蠅、蚊子，餓鬼、地獄什麼什麼都有，極樂世界沒有。而且就是這樣的眾生，生到極樂世界之後，他們都不會再回到地獄裏頭去了。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不再回呀？佛要發個願，讓他不再回呀。他根本他就沒有業了，這句話也就用不著說了，他根本就是還有業，還有業啊。這裏頭可以引《觀經》這個例：罪惡極重，五逆十惡，臨終地獄都現了，就念十句阿彌陀佛，每一念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那麼就往生了。

那麼他這個往生，到底是消了業沒消了業？它沒有消完啊，是消了不少的業。這個蕅益大師講過，他說是每一句佛號，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你早上一個單元念，中午一個單元念，晚上一個單元念，你念一百年，你所消的罪，如爪上土，如手指甲上的這一點土。沒有消的，消不盡的，如大地土。怎麼能消？就是因為他在最後有這十念，這十念功德也極大，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感佛願力的加被，佛接引，他還有很多罪業帶著。所以按他的本來，這些罪業他還要入惡趣，但是由於佛的願力，就不復更墮惡趣。所以這句話它有根，所以他不會再墮。根本他罪都消完了，那根本沒有墮的這個可能性，佛何必還發這個願呢，說他不會再入惡趣了？他根本不入惡趣了。而且再加上蕅益大師的話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。

**【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．聞我名號。繫念我國。發菩提心．堅固不退。植眾德本．至心迴向。欲生極樂．無不遂者。若有宿惡．聞我名字．即自悔過。為道作善。便持經戒。願生我剎。命中不復更三惡道．即生我國。若不爾者．不取正覺。】二十一願、悔過得生願．**

再有第二十一願，這個更清楚。悔過得生願，他說如果一個人有宿惡，做了很多罪惡，「聞我名字，即自悔過」，聽到我的名字就悔過了，改悔了，就為道作善，持經持戒，願意生到我剎，所以這個「願」字很重要。你光持經、持戒，將來命終可以生天或生到別處，只有這「願生我剎」。底下怎麼樣呢，你就「命終不復更三惡道」。他命終了之後，他不需要再經過三惡道，也就是說明這樣的人做了很多的罪，他悔過了，他念佛了，願意生淨土了，他可以生到極樂世界，他不需要再經過三惡道了。因為他這個罪還可能要經過三惡道，但是由於佛的願力，就給他免了，到了極樂世界繼續修行，繼續做功德，繼續使他消宿業，所欠的債加倍的奉還了，所以就了了嘛，所以也就「命終不復更三惡道．」悔過之後就這麼做。這裏面有好多條件，「聞我名字．即自悔過。為道作善。便持經戒。願生我剎。命中不復更三惡道．即生我國。」 可是裏面並沒有說他必須修到把罪業都消了。所以這個娑婆世界的人要往生，就只有以這個法門最容易，我們是帶業往生，帶惑往生，罪業是帶著的，惑是帶著的。要斷了惑，把見惑、思惑都斷了，就證阿羅漢，那就是難行道了，那就不是生凡聖同居土了。要是斷了見惑、思惑的人，就證了阿羅漢，他發大心去往生的話，他是生到方便有餘土。我們現在一般的往生，是生到凡聖同居土。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們是帶業往生，帶惑往生，見惑思惑都還沒斷，所以稱為凡夫。蕅益大師說，是凡夫，可是他又不退。他是不退的阿鞞跋致，就跟大菩薩一樣，甚至等於一生補處了，可是他實際又是凡夫。十方世界沒有這種情況，這是特例，這種特例就是由於阿彌陀佛大願所形成的，這不可思議！這裏就順便把現在大家所爭論的問題，帶業往生，簡單的說一點，因為他寫了很多書反對帶業往生。

我們今天就正式向大家，跟大家一起來研究阿彌陀大願中核心的五願：

**【我作佛時。所有眾生．生我國者．遠離分別．諸根寂靜。若不決定成等正覺．證大涅槃者．不取正覺。】 十二、定成正覺願．**

第十二願是定成正覺願。「我作佛時。所有眾生．生我國者．遠離分別．諸根寂靜。若不決定成等正覺．證大涅槃者．不取正覺。」就是所有眾生，生到我的國之後，他就遠離分別了。「分別」，我們的分別都是虛妄的分別，咱們《資糧》裏頭作了例子，把金子打成了盆、碗、瓶子、寶塔等等，你就在那分別，這是寶塔、這是盆、這是碗，這個在爐子裏再一化，哪里有這些東西呀？它只是金，這些分別你是虛妄的分別。你生到極樂世界嘛，就離開這些分別了。人之所以成為眾生，就是在虛妄分別開始，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」。真如法是一，你不如實在真如法一上安住，你就有了分別。有了分別就成了眾生了，就迷了。底下要成佛，當然就要捨離這些分別。「諸根寂靜」，除了分別之後，諸根就寂靜。「諸根」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是六根。這一切根都寂靜了。「寂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離開了煩惱叫做寂，沒有煩惱；「靜」，沒有苦患叫做靜。這兩個字的含義，什麼叫「寂靜」啊？有的時候覺得挺清靜的，這不是「寂靜」，就環境沒有聲音叫「寂靜」啊？煩惱離開了才是「寂」；沒有了苦患叫做「靜」。這不生分別，諸根寂靜，這就決定成等正覺、證大涅槃，決定成佛，或者簡稱為「大涅槃」，這也是佛果的名字。因為涅槃有小乘的涅槃，有大乘的涅槃。大涅槃義翻為「圓寂」，圓寂的意義很深的。德無不備叫做圓，一切德，萬德具備叫做「圓」；寂者是障無不盡，一切障礙，事障、理障一切障，都消除了叫做「寂」。所以「圓寂」、「涅槃」的含義就是萬德具備，諸障俱空。

大涅槃者就分別於小乘，小乘也涅槃。小乘在三德裏頭，三德：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這是大乘的涅槃，小乘他只有一個解脫德，他解脫了，他也沒有證法身，他也沒有智慧，三德之中他只有一個德。涅槃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的四個含意，小乘有常、有樂、有淨，但是他沒有法身的真我，沒有恢復啊，他就寂滅了。

生死呢？兩個生死，有分段生死、有變易生死。得阿羅漢，只離開了分段生死，他也出生死。但是像咱們的生死一段一段的，有分段的，分段生死。菩薩還有變易生死，初地菩薩到二地菩薩也叫生死。初地菩薩死了就生入二地菩薩，那叫變易生死，當然跟咱們這個生死完全不一樣，小乘的涅槃就達不到這一步。所以我們說證大涅槃，大乘的涅槃，就是成佛了，這也是佛的一個本願。

生到極樂國土所有的人都在內，不管你帶多少業，帶多少惑，各個將來都能夠遠離分別，一步一步的，有程度的不同，一步步走上，最後都徹底的遠離分別，諸根都徹底的寂靜，最後都是證大涅槃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，無有一個例外。所以我們說四十八願，願願為眾生，頭一願就是願眾生都到我這兒，沒有三惡道，你們都不再入三惡道了，一開口就是為眾生。他這是念念為眾生成佛呀，不是為了得到一種安樂，得到一種享受，而是得到究竟的覺悟。念念是為正覺，為菩提，這就是法藏比丘的初發大願，它廣大殊勝的地方，徹底、究竟。讓眾生儘可能、最容易的能來，最苦的事情都避免，不入三惡道，再也不去了，有罪也不去了，而且來了個個成佛。所以這個願就是善導大師所挑出的五個核心願中之一。

**【我作佛時。光明無量．普照十方．絕勝諸佛．勝于日月之明．千萬億倍。】十三、光明無量願．**

底下一個是第十三願：光明無量願。法藏比丘發了願說：「我作佛時。光明無量．普照十方．絕勝諸佛．勝于日月之明．千萬億倍。」法藏比丘說我如果成了佛，我的光明是無量無邊的，普照十方，十方就是東南西北四方，加上四個角就八方，再加上有上有下就十方。這一切地方，我的光明要普照到一切處，沒有任何地方我的光明不能達到的。「絕勝諸佛」，我要勝過一切佛的光明。這個裏頭大家千萬要小心，不小心就要變成修羅了，我必須要勝過誰誰誰，這種逞能好勝就是修羅的特點。佛不是這個意思，佛是願意這個光明能夠做大饒益，能夠給眾生真實之利，要這個利益給得最大，所以願意要勝於諸佛，要給他們更多的利益。所以後頭這個佛光裏頭講：諸佛的光明有大有小、有遠有近，只有阿彌陀佛號無量光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佛跟佛都是平等的，佛佛也平等，法法也平等，為什麼會出現不同呢？就由於他作菩薩的時候，發願的大小不一樣，最後就成就他的所願，這就是願力的不同。所以阿彌陀佛稱為大願之王，阿彌陀佛成了佛之後，光明也就是無量。

日本人有一本書叫《甄解》，他說：這個光明無量、壽命無量，乃真正報身佛的功德。又說這兩個願是「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」是法身行方便，是大慈大悲的根本，光明無量、壽命無量，完全不同於修羅的好勝。因為無量壽是豎窮三際，底下我們要講的，常住啊，眾生有依靠；無量光就橫遍十方，照一切處，就沒有一個地方會被遺漏了。「德用遍周」，我的德、我的功用達到任何一個地方。我的妙德、我這救濟眾生的功用，我讓眾生當時就能離開苦惱，得到安樂、得到加持。我們之能有今天，我們今天能在這兒，都是在阿彌陀佛光明普照攝受之下，才能這樣。要是照不到咱們這兒來，我們今天這個法會肯定不會有。他要無量光，就要把無量無邊的世界，一切處都攝化無盡，所攝、所教化是無盡的。這個「攝」字跟「化」字我們要注意，在攝受我們，跟像吸鐵石在那吸鐵一樣，我們不要粗心忽略了。我們已經等於一塊鐵，吸鐵石在那吸取我們，在教化我們，我們還在愚癡，他就要把我們叫醒。無量光你才能夠去攝化無盡，德用普周。不然我們只覺得佛殊勝，光無量，而不知他的心。佛為什麼發這個願？我們體會了佛的心，我們才能知道感恩，佛是這麼的一個心，所以我們也要從心上用功，要學這樣的心。

**《無量壽經鈔》： 橫攝十方虛空無邊，故國土亦無邊。國土無邊，故眾生亦無邊。眾生無邊，故大悲亦無邊。大悲無邊，故光明亦無邊。光明無邊，故攝取益無邊。以要言之，欲益無邊，故光無邊。**

日本還有另外一位法師，他做了一個望西樓，他就自稱為望西，老望著西邊。他說：橫攝十方虛空無邊，你攝了虛空無邊，國土也就沒有邊了。國土沒有邊，你的眾生也就沒有邊了。眾生沒有邊，所以你的大悲就無有邊。大悲無有邊，所以你光明無邊。這個光明我們就體會成悲心了。這個體會我們就進了一步了。故攝取的益也無邊。佛在攝受我們，給我們利益也是無邊的。

近來我才接到一封信，常有這樣的來信說他怕，有一個人說：「我不信密教，這兒有好些黑教，不信他們就用降服的東西來降服我，怎麼辦？」你念佛的怕什麼？沒有什麼可怕。還有一個說他遇有外道，老要干擾，他問怎麼辦，怎麼去對治。這都是信心不足，你真正念佛，《十往生經》云：阿彌陀佛從極樂世界派二十五名菩薩，隨時隨地護持你。總有人想再念一個什麼什麼咒，他就想求個咒去對付那個黑教，所以天下的事情就是多事。

所以光明無邊，攝取無邊，總結起來說，為了要利益無邊，所以才光明無邊。這就說明了法藏這個願的根本，勝於諸佛千萬億倍，而且光中可以給種種的功德，大家去看經就知道了。這是光明無量無盡的這個願。我們這五個核心的願，講了兩個了。

**【我作佛時。壽命無量．國中聲聞天人無數．壽命亦皆無量。】十五、壽命無量願．**

第三是壽命無量。「我作佛時。壽命無量．」這個佛跟釋迦牟尼佛不一樣，這個佛不涅槃，壽命無量。「國中聲聞天人無數．」國中有無數的聲聞，已經斷了見思惑，到極樂世界稱為聲聞，不是真的聲聞。真的聲聞只是發了小乘心，不能往生極樂世界。這個《往生論註》正要印，將來大家看了就知道了，他說「小乘種不生」，小乘的種性生不了，所以極樂世界都是大乘。聲聞就是斷了見思惑的水平，天人也不是天，所謂天人者也就指的是凡人，就生到極樂世界，我們這樣的人就叫天人。「無數」，那數不清了，電子計算機也數不過來。這些人怎麼樣呢？「壽命亦皆無量。」每個人生了之後，他的壽命跟佛一樣，也是無量。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！佛的壽命無量，我們所依止的就老有了。現在我們只願意如有佛在世多好啊，而現在我們已經到了末法，像法都不是了，將來法還得滅呢，而極樂世界永遠是正法，佛老在世，所以第一個是佛壽無量，更要緊的呢，是人民壽命無量。我這裏頭引證了很多日本大德的話，日本現在有五千萬人信淨土宗。為什麼能有現在這個局面？他過去有很多大德都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，所以要作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就要從日本人那兒多找一些證明，也是人民外交嘛，是不是啊？我們引證一些日本人的書籍來做證明，共同來弘揚淨土。他總共有一億多人，就有五千萬人信淨土宗，不簡單。他（按：日本澄憲）說是：人民壽命無量，是淨土第一德。第一種德，這個德是第一了。你去了之後，壽命無量，就沒有什麼叫做還在那兒死，只有證大涅槃，就沒有死了，就是壽命第一德。他說是：修行佛道者，就是死魔討厭，生死間隔，是退緣的根本。今生很好，但來生就退了，那個三車和尚的例子多清楚。

三車和尚跟玄奘約好了出家的，等他當了富貴人家去之後，他不幹了，玄奘讓皇帝下命令逼著他出家。出家了之後，他還跟玄奘提條件說：「皇上有聖旨我不能不出家，可是你能允許我嗎？我要離開了我這些女人，離開我的廚房，我是天天燕窩、魚翅，我就不能活。你讓我能吃這些東西，還帶著我這些女的嗎？」你看看他，他不都退了嗎？他一轉世，他以前就是要跟玄奘學，約好：「你到皇宮城裏等我。」他全忘了。玄奘就答應了他：「好，你就這麼來。」所以稱為「三車和尚」，一車是廚房、一車是婦女，再一車是經書。後來他碰見了文殊菩薩，文殊菩薩教化他：「你這不大像樣哪。」他那兩車才不要了。中間還經過了這個挫折。他已經得到很大的定了，很有定力了，他能自在的轉世，來生還如此，所以一般這個退緣，有的人說：「我今生是修來生。」但來生你很不保險哪。大家都想想文化大革命，有時候問你好些問題，你全忘了。這個事什麼什麼的，現在叫你證明，你全忘了。這一輩子的事你還記不清楚，連自個兒的事有時都忘了，你還想在下輩子能記得這輩子的想法？很困難。這是退緣根本。

你現在到了極樂世界，如果又見佛、又聞法、又有聖眾、又有善友、又快樂、又沒有眾苦，得的很多，如果你壽命很短促，那就好像一個玉的杯子沒有底兒。往生極樂世界，也見佛、也聞法、也種種的殊勝，就是你得死，就好像一個杯子沒有底兒。沒有底的杯子有什麼用啊，因此有了底了，壽命無量了，是淨土的第一德。所以壽命無量，我們就一定成就了。一個是沒有退緣，沒有什麼為了生活，為了什麼問題使你退，而是處處都叫你精進。而且是佛的壽命無量，你自個兒的壽命也無量，結果是什麼呢，只有自個兒成佛嘛。沒有退緣，只是叫你進步，佛的壽命也無量，老有，你自個兒也老活著，這總有一天成佛嘛，不成佛不可能。他這個願都是相配的。這是第三條了，壽命無量。底下一條就是第十七願。

**【我作佛時。十方世界無量剎中．無數諸佛。若不共稱嘆我名．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者．不取正覺。】十七、諸佛稱嘆願．**

十方佛讚。十方世界無量剎中，無數的佛，「若不共稱嘆我名．」不都在那稱嘆阿彌陀佛的名號，不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者，不稱讚阿彌陀佛的功德，不稱讚阿彌陀佛的國土，如果十方佛國的佛不這麼辦的話，我就不成佛了。也就是說我要成佛的話，十方一切佛都一定會在那稱讚阿彌陀佛，稱讚極樂世界，稱讚功德莊嚴，所以要十方讚嘆。日本的望西說：「六八願中」，「六八願」就是四十八願，「此願至要。」這個願最重要。為什麼說這個願最重要？要是沒有這個願，我們今兒個就不知道。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願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講《阿彌陀經》、講《無量壽經》了嘛，不然十萬億國土的事情，我們怎麼能知道，阿羅漢也不可能知道，只有佛說。佛之為什麼會說，就是因為法藏當年發了這個願。所以《阿彌陀經》也說，六方佛都讚，都於他的國土出廣長舌相，說誠實言，讚歎這個極樂世界，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，也讚歎釋迦牟尼佛。說的是六方佛讚，其實是十方佛讚，這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時候簡化了一點。玄奘大師翻譯的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，裏頭是十方。六方跟十方都一樣，也都包括了，大家都知道這個意思了，不過就是佛號更多一些，都在稱讚，這就是由於第十七願。我們之所以能得聞這個淨土法門，今天我們能夠知道這個《無量壽經》，就是這個願的效果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上一次說，再次說，多次說這個《無量壽經》。是千經萬論共指，有一些經我們還很生，也都提到阿彌陀佛。

**《會疏》：稱我名者，此有三義：（一）諸佛稱揚彼佛德號。（二）諸佛咨嗟稱名之人。如彼小經，誠證護念稱名之人。（三）諸佛亦咨嗟，亦自稱彼佛名。**

再有就是這「稱嘆我名」，日本的《會疏》，一本《無量壽經》的根本著作，他說稱我名者有三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是十方的諸佛各個都在稱讚阿彌陀佛的名號功德，萬德莊嚴。第二個意思是十方的佛也稱讚念佛的人，就連咱們也是被稱讚的。就是不容易，大家要知道。咱們現在十億人口，信佛的人有多少？而肯信淨土法門的人又有多少？信了淨土法門，而真正落實的有多少？你說是信淨土，他是有名無實，不怎麼持名嘛，真正在那持名的人有多少？你真正地持名，十方佛就讚歎你，十方共讚，十方都護持你，都共同護念，十方諸佛都護念你，不但阿彌陀佛護念，釋迦牟尼佛也護念。第三，這個意思很有意思。就是十方諸佛稱讚我佛名，十方諸佛也在那念阿彌陀佛，也在那持名，所以十方是稱讚。這三個意思很好，所以是稱歎佛名。

為什麼要十方都稱歎呢？就是要十方的眾生都能得度。而且這裏頭我們也看出佛之大公，各個佛都是在讚歎阿彌陀佛，勸他那兒的眾生你們到阿彌陀佛那兒去。這就跟其他的教不一樣，別的教就「你別的地方不要去，你到我這兒來，那都不好，就我這兒好。」那就是眾生嘛，佛就不是這樣的說法。這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國土，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們都好好的跟我待著，當我的教徒，老老實實地給我磕頭、禮拜、燒香。」不是這樣吧，他是說：「你們到極樂世界那兒去。」從這兒也看到了，而且十方諸佛都是共同的。這一點也就是說我們對於淨土宗，不管信不信，應當有一個正確的對待。我們不能和這個經論的東西不一致，經典很多，我們信這本經沒有信那本經，這都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去違反。十方佛都在讚歎淨土法門，我不信淨土，我信禪宗，可以；信密宗，可以。真正要信了我們紅教，那你就得要信淨土，這是紅教的特殊。但你不能夠輕視，甚至於跟這個經的意思不合，違反佛的意旨，這就不如法。

**【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．聞我名號．至心信樂。所有善根．心心回向．願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．若不生者．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．誹謗正法。】十八、十念必生願．**

那麼到了最後這條願，就是第十八願：十念必生願。「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．聞我名號．」十方的眾生聽到了阿彌陀佛這一句名號，「至心信樂**。**」以至誠的心在那相信，在那樂，歡喜，「所有善根．心心回向．願生我國。」他所做的一切善根，都是一心的，很純的心，相續地在那回向，願意生到極樂世界，「乃至十念」，乃至你只是念了十句南無阿彌陀佛，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」如果不能生極樂世界，那法藏就不成佛了。而法藏成了佛了，那就是說能生。但是有個例外，「唯除五逆．誹謗正法。」五逆十惡，「五逆」是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，那就是罪業之果大了。五逆還加上誹謗正法，這就不行。這是這一條文粗的解釋。

如果說得再稍微細緻一點呢，「至心」，「至」就是最真誠、最真實；「心」，就是咱們的本心，我們心的種種、識。「信」就是真正地相信；「樂」是歡喜。所以「至心信樂」擱在一塊，就是拿一個真實的、誠懇的、圓滿的心，是一個願意的、喜歡的、慶幸的心，拿這樣的心，來信這個極樂世界，而歡喜願意去。「所有善根」，「善根」就是身、口、意三業所做的善，這個善是很堅固不可拔。你做了這個善，它就有它的力量，並且又能產生很好的果實。這有兩點，你做這一切善的事，這個善就不能動搖了，而且它能出生善果，就像是一個根，有根就不容易動了，有根就能長果子，所以稱為「善根」，它也生出別的善來了。所有的善根，就「心心回向」，「心心」就是純一的心，兩個心擱在一起就是非常純一，沒有別的心，也是淨念相繼，心心相繼，一心接一心的這個心。「回向」，「回」是回轉；「向」是趨向。像《往生論註》，現在正預備印，這是一個佚書，曇鸞大師作的，中國有一段時間沒有了，現在又有了。《往生論註》裏頭說：「回向者，回己功德，普施眾生，共見阿彌陀如來，生安樂國。」回向是把自個兒的功德，普施給眾生，回向給眾生，願意大家跟我一塊兒同生極樂世界，往生極樂國土。這就叫回向，這就是這兒的意思。拿自個兒的功德，回到眾生那兒去，回到極樂世界，和自己一齊往生極樂世界。「乃至十念」，「十念」就是念十句阿彌陀佛。《箋註》說，十遍稱名叫做十念。日本的望西說，十念就是專稱佛名，所謂念的是什麼呢，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六個字念完了叫做一念。所以《箋註》和望西的解釋都是如此。

 大家可能懷疑這樣的解釋有根據嗎，這個我們可以引佛經來證明，這個十念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在宋譯本說得很清楚：「所有眾生，求生我剎，念吾名號**……**。」所以他念的就是名字，就念我的名號。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：「爾時，阿彌陀佛語是菩薩言，欲來生我國者，常念我名」，要老念我的名字，「莫有休息，如是得來生我國土。」所以這也是稱名。《觀經》說：下品在那個時候地獄相現，叫他觀想就觀不成了，這個時候就叫他「至心，令聲不絕」，至心的念佛聲音不絕，「具足十念」，十念要念足，「稱南無阿彌陀佛。」所以這《觀經》裏頭說得更清楚了，你就是要念十句阿彌陀佛，每一念「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。」所以從這三個經：《無量壽經》宋譯本、《般舟經》、《觀經》，都說稱佛名字，《觀經》更說稱南無阿彌陀佛，這樣十念。所以這個十念解釋為完全念佛名號，完全是有根據的。

前頭《觀經》也是說：「如是至心，令聲不絕，具足十念」，咱們《無量壽經》也是說「至心信樂」，那我們怎麼念才算至心念呢？這裏頭有個最好的譬喻，這是鳩摩羅什大師打的譬喻，這一點咱們要好好的，細心的參究一下。十念是很容易了，可是上頭說要至心，我們怎麼念才算是至心念十句呢？鳩摩羅什大師的譬喻說：譬如一個人在曠野裏頭碰見強盜了，他拿著槍刀要來殺，這個人趕緊跑，看到前頭有一條河。如果不過這一條河，腦袋就保不住了。這個時候跑的人心裏想什麼呢？就想怎麼過這個河。我到了江邊上我是穿著衣服過呢，還是脫著衣裳過呢？我要穿著衣服，浮水不方便，我要是脫了衣裳，他追上了怎麼辦？所以這時候這個跑的人心裏沒有功夫想別的了，就想著要怎麼過河：「我是穿著衣服過？脫著衣裳過？怎麼過呀？」這時再也不會去想那部彩色電視人家叫我買，我是買不買？

這個例子很簡單、很親切，要能體會這個就夠了。我們這個念佛就是這麼念，你這個時候沒有那些事。這個人後頭強盜追來了，我這時候所想的就是如何過河，就這一個問題，我這念佛就是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**……**，沒有別的念頭，這樣念十念，就是十念。這個譬喻很好、很恰當、很生動，實際我們也真是這樣，萬緣放下，一念單提，到了這時候，萬緣都放下了，你就要過河，還想到功名富貴？還想到什麼這個那個？還想到誰是在諷刺我、誰要陷害我？什麼這些人我是非，什麼這些個都沒有了，這就萬緣放下了。萬緣放下就包括一切緣，就好像這個要過河的人，沒有別的了，就是要過河。一念單提，這是個比方，咱們現在不是說要過河，不是「我就要生極樂世界，我就要生極樂世界」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這一念單提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。我們說怎麼才能夠萬緣放下呢？那就須要真正如《金剛經》所言，看成是夢幻泡影，把這一切放下。不能夠只是等到臨終的時候，才一切放下，要養之於平時，才能用之於臨時。平時就應當多多的看破，多多的想這個譬喻。很簡單，所謂至心的念十句，怎麼叫至心？這就是至心，很親切、很具體。

底下還有兩個說是不行的。一個是五逆：殺父、殺母、出佛身血、殺阿羅漢、破和合僧，這樣的人再加上誹謗正法。單是五逆不誹謗正法，可以往生，這《觀經》裏有；單是誹謗正法而不五逆，不能往生，這在《往生論註》裏頭有這話。但是底下我再說一點，就是善導大師的話，這個不同一點，他說五逆十惡加上謗法，如果他在臨終之前，真的懺悔了，真的好好念，佛還是攝受。其實這兩個也不矛盾。曇鸞大師的話，就是這個人又五逆十惡，還又謗法，在臨終的時候，你儘在那謗法，一點兒也不信，還在那反對，你還會懺悔嗎？他這是根據事實的情況說，這種人就很難懺悔了。但是善導大師說如果有人真能懺悔的話呢，還行！所以這兩個不矛盾，都對。這才知道佛的大慈大悲，為什麼這麼說，因為這個罪太大了，告誡說你這樣就不行了。真的你做了之後，真能改悔，佛還是慈悲救度。這是善導大師的話。

**《甄解》：四十八願雖廣，悉歸第十八願。……謂由此願故，使眾生生無三惡趣之土，不更惡趣。具相好，現神通，而得滅度，入光壽海故。是以此願，特為最勝矣！**

善導大師，日本人尊崇極了，說阿彌陀佛是淨土第一代祖師，善導大師就是第二代，第三代就他們日本人了，他們接過去了。善導大師專弘《無量壽經》，而且特別贊成這第十八願。他說：「一一願言，引第十八願。」一切的願，都是以第十八願為根本。日本人的《甄解》也說：「四十八願雖廣，悉歸第十八願。**……**由有此願故」，就是因為有這個願故，眾生才能生到沒有三惡趣的國土，才能不再墮入惡趣。你帶著罪了，但也不用再到惡趣去了。「具相好」，你就相好，具三十二相，就有種種神通了，就可以一直成佛，而入無量光無量壽的智慧海中。這都是由於什麼？就是因為有第十八願。

丁福保的《箋註》也說：「故知四十八願之中，以此念佛往生之願，而為本願中之王也。」為什麼念佛能有這麼大的功效，這麼大的力量？也就是密宗的一句話：名號就是萬德所成的。因為萬德的成就，才成就了這個名號，所以名號裏頭就有萬德。同時根據密教的道理，也就是大圓滿的道理，「聲字皆實相」，聲音跟字種都是實相。密教裏就說，一個咒和種子字你得老記著，至少你記住一樣，不能有任何一個時候把它忘掉。這就合了淨土法門，我們這一句佛號，只要能念的時候，咱們就應該念，不要把它主動的忘掉。每一句你所念的是佛號，念的也即是萬德。你同時具了萬德，同時也念的就是實相。

再把蕅益大師的兩句話來結束今天的講題。他《要解》的兩句話正好是一副對子，就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隨時隨地老念就是事上持名，從事上持名這兒開始，就可以達到理持，理持就叫一心不亂。不但事一心不亂、理一心不亂，一切大智慧都出生了，就叫理持，從事持就達到理持。「即凡心成佛心。」就你現在這個凡夫的心，這個凡心，由於你念佛故，你就成佛的心了。所以是最頓、最直捷，沒有什麼彎曲，也不須經歷什麼次第，完全是超情離見、殊勝而不可思議的法門。發了這樣的大願，四十八願，大家還可以繼續看書，今天就以這五願，把我一點體會向大家請教。我正在忙第三種拙著，秋天以後要交稿，所以跟大家來匯報，今天這上半年就圓滿了，等秋涼了我們有機會再來向大家請教。今天謝謝大家，就到這兒為止。

註 ：梅光羲居士《重印無量壽經五種原譯會集序》 【或者又曰，古本全為四十八願，今竟改為二十四者何耶？余啞然笑曰：聞子此言，知子不但於今本未嘗展閱，即於五種原譯亦未曾寓目也。漢吳兩譯願文皆為二十四。魏唐兩譯四十八，宋譯三十六，】

第七講 丙寅年冬月一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

諸位大德、諸位大居士，很殊勝的這個因緣，幾個月之後又在這裏和諸位大德相會。從去年起我們就在談這樣一個題目：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今天就是兩年了，這年終了。把今天這一次的匯報作為這個題目的結束。我們最後要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因此今天咱們就來談《無量壽經》，到了《無量壽經》了。那麼這個小題目我們可以叫做什麼呢，叫做《無量壽經》宗要，它的宗旨和要領。

《無量壽經》是淨土宗的經典，而淨土法門有什麼殊勝呢？在我的《大乘無量壽經解》第一卷開頭有這幾句話，就介紹了淨土法門的殊勝。第一，淨土法門是個什麼法門？是「一乘了義」，是一乘法，是了義法。佛說的法許多都是三乘法，讓大家證阿羅漢、證緣覺、修菩薩道，所以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這三個乘的法稱為三乘法。等到最後佛說《法華》的時候，就會三歸一了，就不說三乘了。說這三乘是我的權說，我權巧的說，因為那時候你們的水平不夠，不能把真實的法跟你們和盤托出，所以給你們講的是三乘，說到究竟，只有一乘法。通通都要成佛，這也就稱為一乘法。一乘法是佛法，佛最究竟的法，佛真實的法，不是權巧將就咱們的根器，對咱們說的法，是佛的境界的法。而《無量壽經》正是一乘法，因為極樂世界啊，《往生論》裏有這個話：「二乘種不生」。如果你就是二乘的種性，只是發了一個只是自覺這樣的一個發心，你不能往生啊。到了極樂世界，純粹都是阿鞞跋致、諸上善人，都是發心的大菩薩。大家讀經時見到經裏頭也說有聲聞，那個聲聞不是從他的發心說，是從他的斷惑說，他斷惑的水平相當於聲聞，實際都是發大乘心的，是一乘法。因此我們的淨土法門和《法華》說的一乘法是一回事。是最殊勝的法，佛的最圓滿的法，究竟的法，真實的法。

「一乘了義」，佛的教，有了義教和不了義教。了義就是徹底了；不了義就是不徹底。那麼怎麼叫了義，怎麼叫不了義呢？談諸法實相的這些經典，是了義經典；沒有談到諸法實相的經典，那就是不了義的經典。因為水平不同，佛說的法也就不同，所以常常就會覺得這部經和那部經有衝突不一樣，按現在的語言說，就是發現矛盾。那麼這兩本經有了矛盾怎麼辦呢？都是佛說的。佛早就告訴你了，這個情形之下，你要依止那個了義的教，不依止那個不了義的教。那這矛盾就解決了。這本經和那本經，哪本經是了義，了義的你就聽。那個不了義的經，跟這個了義經不同的，那你就依這個了義的教。

淨土法門是了義教，所以你看《阿彌陀經》十方諸佛同讚，不只是一個釋迦牟尼佛讚歎，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是六方，而玄奘大師翻譯的就是十方，把東南方、西北方等等這四個犄角都加上去就成了十方，十方就代表一切方，一切方的佛都讚歎，就是因為它是指一乘了義，是萬善同歸。永明大師有一部《萬善同歸集》，說一切善最後所得的果，都是要匯到阿彌陀佛的這個大願海中，就好像一切水要流到大海之中一樣，一切善行最後的歸趣，你要能得到善果，都需要流到彌陀的願海，是萬善最後的一個歸宿。它是三根普被、凡聖齊收。

有許多法，只是上根修起來合適，下根就很困難了，像參禪，很多人就不相信，不相信這個頓悟，甚至於禪宗的和尚，現在也有人不相信頓悟，那就不好辦了。這就是根器問題，不是人人都能夠接受的，學密法也是如此。我的師兄弟，我所知道的，直接的間接的，學密之後發神經病的人，那就不只一個兩個。這不是法有毛病，他的根器不夠，他就生出障礙，引起魔障，下場很慘，自害害他，耽誤了很多人的慧命。只有這個淨土法門它是三根普被。最沒有水平的，像我《淨土資糧》三版裏頭，就把那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往生之後的相片登出來了。她八十幾歲往生了，連著念了十幾天的佛，坐在那兒。最後死了之後還是搭著衣，安祥極了，活人都沒有那麼安祥，她慈祥極了，死後的照片，她見佛見光。她不識字，那這個人水平很低呀，但她往生的時候很好，佛來迎接。往上呢，上根者不但永明大師、智者大師，這些個上根，就文殊、普賢都求往生極樂世界，所以它三根普被。就是說有的法你叫上根人修，他也不耐煩哪，他就不願意去修。我就是這麼一個狂妄的人。有些這個說法，當初我聽了之後，我就覺得不入耳，後來是聽見《金剛經》了，這就是把我降服了，不然也是個魔頭啊！所以這是個人根器不一樣，它就不是這麼普被，唯獨淨土法門，最上的也不屈才，最下的也可以入門，凡聖齊收，而且它的好處是橫超三界。

這三界是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要離開欲界，按普通的修行好難哪，欲界包括欲界天，大家知道有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，這是道教的說法，佛教叫帝釋。既然還有王母娘娘，那他就是欲界，他還是有夫婦、有兒女，有多少公主、有多少天皇的太子，是欲界，到天界還都是欲界，天界以下都是欲界，都有欲，這是最低了，三惡道也在欲界裏頭。再上面就是色界，色界稱為梵天。梵行、清淨行，要是按普通的法門來說，一個人在一生之中，只要有一次男女的行動，就不能再生梵天了，就已經不清淨了。生這個天這麼難哪，他上頭還有無色界天。所以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要豎出這三界，就要把見惑思惑完全斷得乾乾淨淨。不光是咱們人類的見惑思惑，欲界天的見惑思惑，色界天的見惑思惑，無色界天的見惑思惑，通通要斷乾淨。咱們不說那麼高的，就咱們人類思惑的貪瞋癡慢這四個字裏頭，誰敢說能斷乾淨？能斷一個字我看就不見得有啊，能斷四個字的誰敢說？何況還有色界、無色界的貪瞋癡慢，所以豎出三界是很難。而現在這個淨土法門，是橫超三界，仗佛的願力，就好像一個竹子竿，裏面有個蟲子，它要是沿著這個竹子一節一節地咬出去，那就很困難了，不知要咬多少節，很長的一根竹竿。如果它是橫著咬呢，只要咬一個窟窿就出來了，所以只要你這一生勤苦，老老實實地修持，咬通了，你就出三界了。這叫橫出三界，這個比方很形象。這個竹竿直的這麼出來，是豎出三界；橫著咬出來是橫出三界，這一生就可以成辦。

而且我曾經問過貢噶上師：「咱們密宗都說即身成就，也就是即身成佛，修密的人修到往生淨土，算不算是即身成就？」他反問了我一句：「你說的是哪個淨土啊？」我說：「我問的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。」他說：「啊，那是，那就算。」所以你要現在這一生中得到大成就，這個法門是易行道，最容易。所謂「逕登四土」，到了極樂世界，到了凡聖同居土，這又不可思議者，凡聖同居土它跟方便有餘土、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土，這四土也等同啊。你生一土，就是生四土，所以這個是不可思議的事。這個同居，逕登四土、極圓極頓，這不但是個圓頓教，而且是極圓極頓之教。

天台判教，判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最高是圓教。一開始的藏教是小乘；通教是通於小乘、大乘；別教是單是大乘；圓教是最高，稱為圓教。有的是漸法，有的是頓法，所以稱為漸教、頓教。華嚴宗就分為五教：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。淨土宗不但是圓是頓，而且是極圓極頓。這個我在我的《大經解》裏頭引證了很多了，中國人、外國人都證明這是極圓極頓之法。蕅益大師的話，《法華》和《華嚴》的精髓都在《阿彌陀經》裏頭。這《法華》和《華嚴》是最圓最頓的經典，它的精髓都在《阿彌陀經》裏頭，那不就是圓極頓極了嗎？是不可思議嘛，《阿彌陀經》的經名就叫做不可思議。 這名字很重要啊。是這麼一個微妙法門哪，淨土法門。

我們修什麼法門沒有不好的，但是今天特別要提醒一句，千萬不要輕視淨土。你願意修什麼，接著修，我最不喜歡勸人：「你修這個修的不好，你換換樣。」我從來不做這個事。你有法門你去修，但是最好你也求生淨土。你不能求生淨土，你千萬不要誹謗淨土，你要誹謗淨土，就是誹謗如來大法輪，你變成謗法，謗法那個罪比五逆十惡還大。有的人不知道，他以為我還是很好，很精進，他不知道他已經在謗法裏頭名單上有了他啊。所以這一點今天我作為供養，希望大家千萬在言談舉止之中，不要流露出輕視淨土的言論。

淨土宗是如此的殊勝，別的法門都是難行道，淨土法門是易行道。我們要重視這個經典，去研究這個經典，要依止這個法門。那麼這經典中哪個最重要呢？古人早替我們作了選擇，《無量壽經》稱為淨土第一經。淨土三經、淨土四經、淨土五經，《無量壽經》是其中之一，然後大家念的《阿彌陀經》是其中之一，還有《觀無量壽經》又是其中之一，所以這淨土三經是根本，有的加上《普賢行願品》，還有的加上《大勢至圓通章》，各有選擇不一，就稱為四經或五經。還有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，淨土的經典不少，而且很多經典帶著說極樂世界的也不少，所以千經萬論。但這許多經典之中，其中第一部經是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這麼重要，在中國就沒有很受重視，在日本是極受重視。大家念《無量壽經》的很少，而中國註解《無量壽經》的書，從古到今只有兩部，一部是隋朝有個慧遠，不是淨土宗初祖的那個慧遠，他寫了一部註解；另外就是三論宗的祖師，嘉祥大師，唐朝人，寫了一部註解。除此，從此以前、從此以後，沒有註解《無量壽經》的了。後來有的註解，就註解其他的節會本，有兩本是外國人註的，是高麗人。還有兩本，一個是丁福保，註的是彭二林的節本；王耕心註的是魏默深的會本，所以真正註古譯的就這兩本。沒有註解，大家讀起來就困難。

再有，為什麼大家不註解呢，就是因為《無量壽經》翻譯本子很多，這裏頭沒有找著一本是最理想的本子，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塵封《大藏》，在《大藏》中塵土落的很多，因為它缺乏一個善本，所以出入很大。重視是很重視，從漢朝一開始，大家都知道《高僧傳》裏頭的安士高，他是個大德，他就翻譯了《無量壽經》，可惜這個書沒有留傳下來。而另外漢朝有一本留傳下來，所以有一本漢譯，漢朝兩本留下來一本。到了三國，曹操那兒翻譯了兩本，留傳了一本，就是大家最常念的，康僧鎧翻譯的，這一本留傳下來了。孫權那邊也翻譯了一本，叫吳譯，這也留傳下來了。然後在東晉、西晉都翻譯了很多，但全沒留傳下來，翻譯了十二次。唐朝的菩提流志翻譯的這本留傳下來了。最後是宋譯。所以我們把漢譯、魏譯加上吳譯，加上唐譯、宋譯，就五本，現在《無量壽經》有五本。這五本的出入很大，出入之大比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金剛經》不同譯本的出入大得多。咱們居士林把唐朝玄奘所翻譯的及鳩摩羅什翻譯的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金剛經》都一併印出來了，比對之下可看出這出入不很大，但這五種《無量壽經》的出入很大。我們就拿一個例子來說。

這一個經最重要的是發願，這五種譯本裏頭，四十八願的是兩本，是魏譯和唐譯；三十六願的是一本，是宋譯；最古的譯本，漢譯和吳譯，是二十四。你看看，二十四、三十六、四十八，大家都知道四十八願，不知道還有三十六、二十四之說。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是「誓二十四章」，阿彌陀佛發的誓願是二十四章，也是二十四，漢譯裏頭也說發了二十四章願，見於經文，不是一條一條數下來是二十四而已，所以這個出入很大。所以沒有善本，大家就覺得是不知讀哪一本好。後來經過作《龍舒淨土文》的王龍舒作了會集；清初的彭二林大居士作了刪節，稱為《節本》；清朝咸豐年間的魏默深又會集了一本，這一共就有八本了。但是它們還都是存在缺陷，就是會集了之後，好些文句是自己寫的，不是經文中原有的，因此先師才又會集了一本，就是現在夏居士印的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。這一本是日本投降之後才定稿，是最新的，到現在為止，佛教界已經公認，這個《無量壽經》出現了善本。過去一直缺少善本，現在我們有了善本了，我註解的也正是這一本。

有的時候這種法運到某一個時候，某一方面的經典他就特別應運而生了。因為法運的關係，這個時候這個善本出現了。所以有時往往後人的因緣比古人強的地方也有，像智者大師聽說有《楞嚴經》，他成天向西頂禮，希望能讀到《楞嚴經》，但他一輩子沒能看見。他是隋朝人，而這部經唐朝才來，武則天的時候才來。好困難哪，是擱在肉裏頭，回來之後動手術，從肉裏頭把經拿出來。今天我們讀《楞嚴經》，讀得很方便，不知道來之不易！所以有時候後人的福報就有些勝於古人的地方。今天這《無量壽經》善本的出現，確確實實是我們當代人一種很殊勝的因緣。因此淨土法門是個殊勝的法門，淨土宗經典，第一部經是《無量壽經》，但《無量壽經》由於翻譯的緣故，中國過去缺乏善本，而現在出現了善本，這個事情是一個很重要的，關係到今後眾生得度的一件大事。我們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當然就要談這個善本了，所以我的註解也就根據這個善本。

我們要研究這個經，首先應當要研究經的玄義，而不是一來就看這經的正文。真要深入研究，就要研究這個經有幾重玄義。天台就分為五重玄義：

第一，這部經是什麼名字，為什麼叫這個名字，這個名字有什麼含義。

第二，這個經以什麼為體。我們知道談實相的才是了義教，不談實相的不是了義教。它這是以什麼為體，它這裏是不是談的是實相，是不是以實相為體。《阿彌陀經》，蕅益大師不就說了嗎，它的體就是實相。

這知道了名，知道了體之後，就應該知道宗。

第三，這個經的宗是什麼。宗就是重要的意思，所以什麼什麼宗，就是他所遵崇的，也就是說什麼宗旨。這個宗我們可以用幾句話來說，宗，就是修行的要徑，這是根據蕅益大師的話。修行你怎麼走啊，你什麼路啊？宗就告訴你修行的路，是會體的機樞。你不是要體會這個本體嗎，經就給你宣說本體。你怎麼能契會這個本體，這是關鍵，而且是萬行的綱領，六度萬行種種善行它有一個總綱。所以一個經的宗有三方面的意思：是修行的要徑，重要的途徑；是契會本體，契會實相，契會真如的關鍵；是六度萬行的綱領。因此我們要知道宗的重要性。

第四，是力用，它有什麼作用。

第五，它屬於哪一教。

在《淨土資糧》裏頭我也就單談了《阿彌陀經》的宗。《淨土資糧》現在已經三版了，去年印了一萬五，已經都分配完了，今年我裏頭改了一改，又印了兩萬。《阿彌陀經》的宗是信願持名。《阿彌陀經》稱為小經，《無量壽經》稱為大經。大經以什麼為宗呢？大經就以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為宗。大經、小經其實是一部經，有的古德稱為大本、小本。《阿彌陀經》叫小本，或叫小經；《無量壽經》叫大本，或叫大經，說明這是一種經。跟《華嚴經》說起來，《華嚴》就是大經；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中經；《阿彌陀經》就是小經，屬於《華嚴》的同類。

既然如此，這部經的宗旨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，那我們首先就要說明一下什麼是菩提心，底下就要說為什麼須要發菩提心。菩提可以翻譯為道，那菩提心就是道心，也可以說是正覺，就是佛。這個事情是因果關係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種菩提就得菩提。佛法是心地法門，不是別的，完全是你心地上的事情，你發了菩提心，必定成就菩提的果，所以這菩提心就是如此。通俗說來，菩提心是什麼心呢？就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三種圓融一致的心。這三種不是一個拼盤，一會兒這，一會兒那，根本它就是一體的，一之中你可以分說它有三，而三即是一。深入一點說呢，《往生要集》裏頭講了什麼是菩提心。底下詳細一點，我們看朝鮮大德對這個的解釋，他把菩提心分成兩種：一種叫做「隨事發心」，一種叫做「順理發心」，順這個實際的理體發心。這兩種發心正好跟密教相合：這個「隨事發心」，密教稱為「行願菩提心」，就發的是廣度眾生種種的大願，是隨著事而發的心，叫做「行願菩提心」。第二種「順理發心」，密宗就稱為「第一義諦菩提心」或「勝義諦菩提心」。名詞不一樣，但實質上顯密圓融起來，這兩種說法是一致的。我兩方面都研究，發現了密宗有好多不好懂的事情，都能從咱們這個顯教的大乘經典裏找著根據，就是當時沒有隨時記下來。

 **海東元曉師《宗要》：言隨事者。煩惱無數。願悉斷之。善法無量。願悉修之。眾生無邊。願悉度之。於此三事。決定期願。初是如來斷德正因。次是如來智德正因。第三心者。恩德正因。三德合為無上菩提之果。即是三心。總為無上菩提之因。因果雖異。廣長量齊。等無所遺。無不苞故。如經言。發心畢竟二無別。如是二心前心難。自未得度先度他。是故我禮初發心。此心果報雖是菩提。而其華報。在於淨土。所以然者。菩提心量。廣大無邊。長遠無限。故能感得廣大無際依報淨土。長遠無量正報壽命。除菩提心。無能當彼。**

「言隨事者」，就是煩惱無邊悉願斷之，無邊的煩惱都要斷；善法無量我悉願意學；眾生無邊我都願意度。這樣的發心都合在一起，就成了一個無上菩提的因。這個因果是不可思議的，所以經上說：「發心畢竟二無別」，初發心跟那個畢竟成佛，這兩個本來無分別，一切平等。雖然一切平等，「如是二心先心難。」但這兩個心裏頭，你最後成佛的那個心跟最初發心的那個心，這兩個心，先的那個心難哪。為什麼？因為眾生都在迷惑顛倒之中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你能起了一念清淨的正信，是極不容易啊，所以「如是二心先心難。」「自未得度先度他」，不是為了救自己，「是故我禮初發心。」所以我要頂禮初發心。所以咱們大家不要輕視自己，真正發了這個心，我們就叫他初發心菩薩，就稱菩薩。你要學般若，就稱為學般若菩薩。你應受頂禮，這頂禮的人，都是菩薩來給你頂禮。真實如是。這心的果報當然是成佛，種菩提得菩提，但花報是生淨土，先生淨土然後成佛。為什麼呢，因為這個菩提心的心量是廣大無邊、長遠無際，所以能夠感到廣大無邊、長遠無際的這個淨土、長遠無量的這個壽命。這樣的一個果報，除開菩提心，沒有別的能當得起的。這是隨事發菩提心的心相，也就是我們的四弘誓願，密宗叫「行願菩提心」，這是一個還是比較容易發得起來的，頭一種。

**海東元曉師《宗要》：所言順理而發心者。信解諸法皆如幻夢。非有非無。離言絕慮。依此信解。發廣大心。雖不見有煩惱善法。而不撥無可斷可修。是故雖願悉斷悉修。而不違於無願三昧。雖願皆度無量有情。而不存能度所度。故能隨順於空無相。如經言。如是滅度無量眾生。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乃至廣說故。如是發心。不可思議。是明順理心相也。隨事發心。有可退義。不定性人。亦得能發。順理發心。即無退轉。菩薩性人。乃能得發。如是發心。功德無邊。設使諸佛窮劫演說彼諸功德。猶不能盡。**

第二種的「順理發心」，就是信解「諸法皆如幻夢」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的話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你要真發心之後，就真正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如夢如幻、如泡如影，就不會對一切事情那麼執著、那麼認真了。我常常給大家比方，見到這一切的功名富貴、一切一切的妻兒子女只是個肥皂泡。這個體會有深有淺，大家聽到是個肥皂泡，因為它是要滅掉的，所以就說不可貴了，而不知道它沒有滅的時候，就是虛妄的，那個球沒有一個球啊，就它存在的時候就是虛妄的，當體就是虛妄的。不是等過去它沒有了，才證明它是虛妄的，這一切都如夢幻。「諸法」，不光是世間的這些事情，這個法包括出世間的這些事情。有人入了定了，得了些境界了，出現了些奇異功能了，就自己很覺得得了點真實受用了，這個可就耽誤大事了。皆如夢幻哪，這都在法之中。

「非有非無」，大家總是想，要嘛就是有，要嘛就是無；要有就不能是無，無就不能是有，這種形式邏輯它不能辯證，只有當它離開了有無。佛法難懂就在這兒，它離開了有無。經上一說無，大家就以為什麼都沒有，壓根兒就沒有，色即是空，那現在擺的這些東西怎麼不空呢？經上的意思是有無都離開了，非有非無，是「離言絕慮」的。離開了言語，言語表達不出來的。就電視來說，它是把一個景像分成很多很多小格，送到你這兒來，你自個兒的機器又把它拼成一塊兒，整個這幅圖像是沒法子給你送過來的。世間的東西還沒法這麼給你送，這殊勝的佛法能夠用言語整個給你擺出來？這不可能的。也等於給你分成了一個小格一個小格，你自己能把它還原，通過你的同步。所以為什麼開悟？開悟了你跟佛這個同步了，這零零碎碎的小格到你這兒來成了圖像了。

「絕慮」，不是思慮所能達到的。在那兒研究，就是用腦袋想，那是意識，意識是分別識，都是錯誤。我們要修法，就是要成就，就是要轉識，把這個識轉成智慧才成就。現在都是在這意識之中，所以《四十二章經》說：「慎勿信汝意」，千萬不要信你那個思想，這一點很重要，「汝意不可信。」它是離言絕慮的東西，非思慮所能及呀。

「依此信解」，從這個地方信，從這個地方理解，「發廣大心。」不見有煩惱可斷，不見有善法可修，善法同煩惱都平等，然而它不是沒有可修、可斷。雖然知道要度無量無邊的有情，它也沒有誰是能度、誰是所度，它能隨順於空、無相、隨順於無願，就好像經裏說的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那麼這麼說這個發心就不可思議，這就是順理發菩提心的心相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的境界。

「隨事發心，有可退義。」上頭說發頭一種心的，有時候會退。「不定性人，亦得能發」，沒有定性的，還沒準的，忽升忽降的，這樣的人也能發得起來。而「順理發心」就沒有退轉，是菩薩性的人才能發起，已經決定是修大乘心性，菩薩為性，這個發心功德無邊哪。所以什麼是菩提心，我們按元曉大師，唐朝高麗國的大德，他作了好幾本書，我們就給大家做個介紹。那麼發了這個心有多大的殊勝呢，他底下有兩句話，大家可以看看：「設使諸佛窮劫演說彼諸功德，猶不能盡。」一個人發了心了，諸佛拿多少劫來給你講說他的功德，也說不完。所以這個發菩提心的重要就是如此。再有省庵大師的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說：「此菩提心，諸善中王。」一切善，我們常說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，都要善，什麼是善中之王？發菩提心就是善中之王。

**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：是知菩提心者。諸佛之本源。眾生之慧命。纔發此心。已成佛道。**

彭二林的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說：「是知菩提心者。諸佛之本源」，諸佛都以菩提心為本。是眾生的慧命。你發了菩提心，你就有了智慧的生命。咱們知道有個壽命，你還不知道自個兒，你真正修持，你發心之後，就有了慧命。「纔發此心。已成佛道。」就經上說的：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」所以咱們這個圓教是個最圓頓的教，不立階梯，直下成佛。發了這個心，已成佛道。《無量壽經》裏頭的三輩往生，不論上輩、中輩、下輩，都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。

 **《菩提心論》︰此菩提心。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。若修證出現。則為一切導師。若歸本則是密嚴國土。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。**

至於很多人對於密宗感覺興趣，其實密宗最重要的還就是因為他強調了菩提心。所以密宗之所以成佛快、得果大，就是由於菩提心的關係。我們現在引兩段密宗的經典來看看。密宗的《菩提心論》說：此菩提心，能包括一切諸佛功德故。一切諸佛的所有功德，你這發菩提心就全包括了。現在科學界最新的發現，一個細胞包括了一切細胞的信息，它不是那麼割裂的，一跟一切都是貫通的。所以你發菩提心，這裏頭你就包藏了一切諸佛功德故。「若修證出現。」但現在沒有出現，你沒有發，如果在修證之中出現了，「則為一切導師。」就為一切有情的導師。「若歸本」，談到這菩提心的本，「則是密嚴國土。」密宗大日如來的國土稱為「密嚴國土」，在《華嚴經》毗盧遮那稱為華藏世界，也即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就是密嚴國土。「不起于座」，發了這個心，你不用下座，不用離開你的座，你就能成一切佛事。一切佛所做的度生的事業，都圓滿成就。所以這個是極讚發心的功德。

**《菩提心義》：菩提之心。成佛之本。發起之相。具在眾經。大事因緣莫過於此。欲正修覺不可不知。**

另一部密宗經論叫《菩提心義》：菩提之心是成佛之本，大事因緣莫過於是。菩提心是成佛的根本。問到大事因緣，《法華》說佛為什麼出世，因為有大事因緣。大事因緣中沒有比這個發菩提心更大的了，所以咱們在座中誰發起菩提心哪，這是了不起的事情。經上常常說：有多少多少人發菩提心，證明就是難得，要記載一筆，在這個法會中有若干人發了菩提心了。

底下就是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。我們根據這個《彌陀要解》以及我的《資糧》，知道信、願、持名是一致的。今天我們再說一說，為什麼只提倡要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這有很多原因。

**《彌陀要解》：然于一切方便之中，求其至直捷、至圓頓者，則莫若念佛求生淨土。又於一切念佛法門之中，求其至簡易、至穩當者，則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。**

第一，這是蕅益大師的話：在一切方便之中，求其最直捷、最圓頓的，莫若念佛。最直接的，張口就來，而且是最圓頓，這一句佛號功德無量，莫過於念佛求生淨土了。「又於一切念佛法門之中，求其至簡易、至穩當者，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。」所以這個就是比較來比較去，最簡單、最圓頓、最直捷、最穩當。這個最穩當大家要重視，我們的修持，不要搞得很冒風險。現在有很多學密的人得了神經病，發狂昏亂，不是一個兩個，還不止三個四個，它這個裏頭不穩當，「莫若信願專持名號。」

**《彌陀要解》：阿彌陀佛，是萬德洪名，以名召德，罄無不盡。故即以執持名號為正行，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。至簡易、至直捷。**

又說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，它是由於萬德成就，才出了阿彌陀嘛。為什麼成佛呢？因為他種種功德都成就了，種種誓願都成就了，那麼這個「阿彌陀佛」的名號就出來了。這個名號是萬德所產生出來的，我們念這個名號，那麼這個名號就把德都給帶來了。比方說我這一串念珠，是種種的寶所成的，那麼這念珠中當然就包含了種種的寶。裏頭有珍珠、有瑪瑙什麼什麼所成的，當然這念珠就包含了珍珠、瑪瑙。這句佛號是萬德所成的，所以它裏頭就包括了萬德。既然這名字「召德」，就能把這個德叫來。我常常打比方像咱們修房，房上有個師傅，底下有個徒弟。師傅說：「瓦刀！」徒弟就把瓦刀送上去；「漿！」就把漿送上去了；「沙土！」沙土上去了。名字嘛，你叫什麼來什麼，你若要瓦刀，他把畚箕送上去了，這徒弟就要解雇了，哈哈。這要什麼給什麼，就是什麼。「以名召德」，所以阿彌陀佛這個名號來的就是阿彌陀佛的萬德嘛。 所以持名不必再需要觀想、參究，參究就是參禪，等等。至簡易、至直捷。

**《圓中鈔》：今經所示，初心凡夫，但是有口能稱，有心能念，皆可修之。故知此經所示，乃至簡至易之法門也。**

《圓中鈔》說，「初心凡夫」，初發心的凡夫，你只要有嘴能夠念，有心能夠念，都可以修。人人都有嘴、有心，所以執持名號，不論你是閒、是忙，也不管你是動、是靜，是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可以修。它方便啊，尤其是現在，大家都是很忙，讓大家一天上三座，每座三個小時，你的生活就沒法照顧了。而你現在就可以在生活之中、在勞動之中、在排隊之中、等車之中，都可以念。我常常說，咱們就是要化廢時為有用的時，而且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是智慧是愚癡，是有地位是貧賤，都可以修。元曉大師《遊心安樂道》的話：咱們這個惡業，是從妄想生的。你做惡業，是妄想生的，它沒有真實的根，「妄想」就是虛妄。無明是沒有無明啊，咱們之為什麼成為眾生，是因為無明，但《心經》不告訴我們「無無明」嗎？《涅槃經》，佛就在涅槃之前，入了種種的禪定，入了種種的世界，給大家找「無明」，最後告訴大家，找無明不可得呀。沒有無明，所以這一切惡業，都是從妄心生，妄是虛妄的。念佛的功德是從真心起，從妙明真心起來的。真心就像太陽，妄心就像黑暗，不管多少千年的黑暗，只要光明一現，黑暗就消了。所以念佛破妄，這是很直接的，是不是。

還有《觀佛三昧經》裏頭講，佛去度父親，教父親念佛。父親就說：「諸佛的果德、真如、實相、第一義諦，為什麼不讓弟子修呢？」佛的父親跟佛前也稱弟子。佛說：「那個不是不好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」凡夫做不到，勸他行念佛三昧，如有一個很大的臭樹林子裏頭，大家聞著都生病，裏頭只要長出一棵旃檀，整個一百多里的林子都變成香的了。這個念佛法門就是如此。你種種的煩惱妄想就像在一個大臭林子，但你只要念佛，它就轉變了。剛才我們說了那個太陽破黑暗，這裏釋迦牟尼佛跟父親說，又舉了一個例子，所以咱們就是以譬喻得解。

 **《彌陀要解》：阿彌陀。正翻無量。本不可說。本師以光壽二義。收盡一切無量。光則橫遍十方。壽則豎窮三際。橫豎交徹。即法界體。舉此體作彌陀身土。亦即舉此體作彌陀名號。即眾生本覺理性。持名即始覺合本。始本不二。生佛不二。故一念相應一念佛。念念相應念念佛也。**

再深入一步的話，就是念佛的功德。因為能念、所念都是實相，《彌陀要解》蕅益大師說：一切能所都是實相所印。下面這個《彌陀要解》說：無量光橫遍十方，阿彌陀佛稱為無量光佛，無量光十方遍滿哪，就遍滿了空間。無量壽，壽命無量就是時間無量，三際：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無量壽那永遠有，豎窮三際。這個宇宙不就是一個空間、一個時間嗎，所以橫跟豎，一個阿彌陀既是無量光，又是無量壽，橫跟豎都交徹。橫豎交徹這是什麼哪，這無量光壽，就是法界的本體。遍滿虛空，而且三際一如，這是法界的本體啊。那麼把這個本體作為阿彌陀的身、阿彌陀的國土，也就是拿這個本體作成阿彌陀佛的名號，所以阿彌陀佛的名號是法界的本體，就是眾生咱們本來的理性，也就是咱們本來的妙明真心。所以夏老師說：「一聲佛號一聲心。」你念一聲佛號的時候，就是你的妙明真心的顯現。持名就是始覺合本。你念佛是始覺，眾生在不覺之中，無明妄動你不覺了，你開始念佛，你就開始覺悟了。念的是什麼呢？念的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無量光、無量壽是咱們的本體、咱們的本覺。始覺一念就念了本覺，始覺跟本覺就合了。始覺很重要，始覺要合本，它最直捷了。咱們念佛就是始覺合本，始本就不二了。始本不二之後，當下雖是眾生你也就是佛了，眾生跟佛也就不二了。所以「一念相應一念佛。」你念阿彌陀佛，一念相應，離開了能所，清清淨淨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當下，你這個時候，你就是佛呀。「念念相應念念佛。」你就這麼念下去，一念一念都相應，你就念念之間都是佛啊。這就是殊勝了。

再引證密教。密宗是很殊勝的，也就我們有許多人，看見有用葷的供佛等等，對於密宗就懷疑，不大好懂啊，但是密宗也是很殊勝的，我們也不能隨便就加以批評。日本人把教判為十個心，把密宗判為「第十住心」，在「華嚴」之上。當時華嚴宗不服氣，到天皇那兒告狀，天皇只好把大家都請來。日本的大德說：「你說立這個十住心，我們華嚴宗不同意，沒有根據。」他就說：「我反正從中國學了這個法來，我這個修持就如此。」他就放大光明，把整個的皇宮都照亮了。這個時候反對的人都頂禮了，不反對了，皇后起來獻袈裟。所以他這個十住心就成立了。

日本是唐密，是龍樹那一支。龍樹跟蓮花生大士是一致的，互為師徒。龍樹親見金剛薩埵得了法，蓮花生大士是從阿難那兒得到釋迦牟尼佛預備下來的法，又從空行母得了法。這兩個人都是了不起的祖師，而且彼此之間交流。中國唐密是從龍樹那一支傳下來的，所以對蓮花生大士知道的比較少，到西藏則主要是蓮花生大士的法。

**興教大師：自「阿」字出一切陀羅尼，自一切陀羅尼生一切佛。……阿字真言，十方佛心。諸佛法身同所加持。……毗盧遮那，以此阿字名為秘藏。……三身唯說阿字一法，諸經廣讚此法功德。聞名觸耳，諸罪冰消；唱聲見字，萬德雲集。淺觀但信，直遊淨土；深修圓智，現證佛道。**

這是日本的法，日本的興教大師說：「自『阿』字出一切陀羅尼。」日本密宗最高的法就是「阿」字觀。越高的法越簡單，大家總喜歡繁瑣，以為繁瑣的法是高深的法。他不知道，諾那祖師有這個話：「愈高深的法、愈殊勝的法，愈簡單。」所以東密中最高的法就是觀一個「阿」字。「自阿字出一切陀羅尼。」一切陀羅尼從「阿」字出生，「自一切陀羅尼生一切佛。」所以這一切佛就從「阿」字出來的。又說：「阿字真言，十方佛心。諸佛法身同所加持。」又說「毗盧遮那，以此阿字名為秘藏。」又說「三身唯說阿字一法」，這三身的佛：法身佛、報身佛、化身佛，只說了阿字這一個法。「諸經廣讚此法功德。聞名觸耳，諸罪冰消；」聞到了這個阿字，就眾罪冰消。「唱聲見字」，見了這個字，「萬德雲集。」一切德都匯聚了。淺淺地觀想一下，你只要能這麼信，都可以生淨土。你要深修有圓的智慧，現身證佛道。極讚這阿字的功德。興教大師說：念佛號的功德之好，就由於裏頭包括了這個阿字。所以說我們這個淨土法門是密教顯說。有許多位，一種是對於密宗有懷疑的，咱們就別誹謗；一種是對密法有興趣的，也要相信淨土宗就是密教的顯說。這「阿彌陀佛」的「阿」字是如此殊勝，就在我們這一句佛號裏頭，你去念就好了。

**《彌陀疏鈔》：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恆。非濁非清。無背無向。大哉真體，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唯自性歟。澄濁而清。返背而向。越三祇於一念。齊諸聖於片言。至哉妙用，亦不可得而思議者，其唯佛說阿彌陀經歟。**

最後我們就用蓮池大師的話。所以這一句是妙用，蓮池大師在《彌陀疏鈔》一上來就談體。「大哉真體」，是什麼呀？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恒。」極明，不但是明，而且是「靈明」，明至極，光明至極。「徹」，透徹，不但是透徹，而且是洞徹，徹到極點。是「湛寂常恒。」這個寂淨，是湛然的寂淨，是常恒的，無生無滅。這是什麼，是我們離開了一切向背、一切染淨，就是我們當人的自性。怎麼能恢復我們的自性？「大哉妙用」是什麼呢？就是這一句佛號。這一句佛號就能夠把濁的變成清，把背覺變成向覺。它是齊諸聖於片言，越三祇於一念。十方諸聖，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是諸聖，我這一句話，就和他們看齊，所以稱為「齊諸聖於片言。」「片言」就是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你當下就和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看齊，所以要有這樣的信心。相信你也能是這樣，相信你念的是這樣，你的功德就是這樣。你不能相信，說「我哪有這麼大的功德，我這念就是念念，而我這就是種種善根。」那麼你也就是種種善根！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的心是這樣，你的心跟佛的心是一個本體，佛也不能勉強你。「越三祇於一念」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在一念就超越了。所以是頓法，大家要知道，這是極圓極頓之法。

那麼這就是最後一次作為供養。咱們從《金剛經》談到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的宗就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。發菩提心是如此殊勝的功德，念阿彌陀佛又是如此殊勝的功德。而且這麼方便。願意大家以遵循這個宗，我們去修持。如果覺得這個深了一點，不是那麼好體會，大家就按小經即《阿彌陀經》的信、願、持名，完全是一樣的。小經有《彌陀要解》、有《資糧》可以作為參考，那完全是一致的。謝謝大家，耽誤大家很寶貴的時間。